

現代創作文庫

張資平選集

上海萬象書屋印行

現代創作文庫

• 第八輯 •

張資平選集

徐沉洲  
葉忘憂  
編選

全書精裝五冊定價大洋三十元 概不零售

現代創作文庫

· 第八輯 ·

張資平選集

定價 大洋一元五角

實價 大洋一元五角

編選者 徐訏·葉忘憂

出版者 上海萬象書屋

總經售處 上海四馬路 中央書店

現代創作文庫

· 第十二輯 ·

- |     |       |      |       |
|-----|-------|------|-------|
| 第一輯 | 魯迅選集  | 第十一輯 | 鄭振鐸選集 |
| 第二輯 | 郭沫若選集 | 第十二輯 | 王統照選集 |
| 第三輯 | 郁達夫選集 | 第十三輯 | 田漢選集  |
| 第四輯 | 周作人選集 | 第十四輯 | 老舍選集  |
| 第五輯 | 葉紹鈞選集 | 第十五輯 | 沈從文選集 |
| 第六輯 | 孫志應選集 | 第十六輯 | 茅盾選集  |
| 第七輯 | 王獨清選集 | 第十七輯 | 魯彥選集  |
| 第八輯 | 張資平選集 | 第十八輯 | 巴金選集  |
| 第九輯 | 冰心選集  | 第十九輯 | 丁玲選集  |
| 第十輯 | 廬隱選集  | 第二十輯 | 張天翼選集 |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四月初版

## 現代創作文庫序

有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自從「五四」以來，「新文學」的創作雖已奠定了它的基礎，但它的讀者至今還被限制在所謂小智識份子羣裏。一般遺老遺少固然不屑看它，一般店員，學徒，小市民，工人以及農民等等，却也「不能」看到它。

這一個事實，遂使新文學創作物的發行可憐到平均每種印不過三千，而封神榜、三國志却印行不衰，江湖奇俠傳、啼笑姻緣也都賣到若干萬部！——我們大多數讀者就沉醉在這裏面！

把文學送到整個大衆的腦子裏去，這是大衆文學的整個問題。把已經讀封神、三國以及「奇俠」姻緣之類的讀者奪取過來，這問題的一半固然還在文學的內容與形式上，而那一半，却未始不是出版上的問題了。前邊說：一般店員，學徒，小市民，工人以及農民等等之「不能」看到新文學的創作者，也就有一半是他們根本接受它不到手。

舉例說：一個內地小城市的店員，可以在賣百家姓的書店裏買到趙五娘琵琶記，也許可以買到江湖奇俠傳，但買不到吶喊，彷徨。——即使書店放出一本來罷，但一見那看不慣的封面，裝訂，也就駭住了，不知是一部什麼天書。——再一個「即使」罷，即使他想買了一看定價：六角，一元，一元半，嚇，琵琶記賣八個子兒一本，這，買不起！

所以，一本書的推銷方法，印刷外形，定價高低對於發行上都有那麼大的影響！站在文學的社會作用上說，忽視這個問題，是不應該的。——一般遺老遺少不管它，那些店員，學徒，小市民，工人以及農民中的讀者不該奪取過來麼？

說到這里，我頗贊成一折書籍的印行方法了。我們不管發行者主觀上的作用如何，但它的結果是：第一，推銷的市場擴大而且深入；第二，印刷形式比較接近大眾；第三，價格降低到適合一般購買力。因此之故，有若干翻版的一折書的銷路會超過了原版。這，從街頭巷尾的書攤上可以看出。

也就因此之故，我認為新文學創作物要奪取大部份落後的讀者，用一折書的方法來印行，是目前一個最好的手段。

剛巧，書店里也正有這末樣一個需要，為了實驗這一個理想，便答應下這個文庫的編選工作。因為是基於這一理想而出發，編選的方法就不得不以這特殊的讀者——我們所應奪取的讀者做對象而稍有不同於一般的方法了。

讀者之多寡來取決的。因為本文庫的最大目的是如上所說在於奪取大多數的讀者——儘管如此，這二十位作家依然還可以概括了整個中國文壇的。

第二，每一作家的作品並非按其各個創作時代比例選出，而是以其作品對於讀者的利害為標準。如此中所選張資平之作品，偏重於初期，就是為了初期作品比較地少有毒害。魯迅氏的散文偏於近作，也就是為了更有利於讀者。

第三，針對着這特殊的讀者的鑑賞能力，選稿標準就不同於一般。如魯迅集中不選狂人日記及在酒樓上等篇，而選阿Q正傳及祝福之類。

第四，因為這不是代表作選，故各家所選偏重短篇，而少截取長篇。好讓讀者多看些整篇的東西。第五，每集附有作者的自序或創作經驗之類及編者的題記，這是為了讀者進一步對於該一家其他作品閱讀上參攷的。

第六，為使讀者明瞭一某作家最近的傾向，故作品目錄的編次是以最近的放在前面，倒編上去。而於各家最近諸作亦儘多採選。

計劃是這末計劃了，但編下來的結果，其缺點可更多了：

第一，書店所給的編選時間，前後只有三個月。收集材料就去了一個半月。以後兩個月是每三天一

冊，這樣急就編選，是自己不能安心的。

第二，本想借這機會多選些最有利於讀者的作品的。但如丁玲氏之某一部份作品，都買不到手。又以同一原因，蔣光慈的集子也就編不出來。

第三，這二十位作家的名單，也不是完全出於編者的意思。

第四，有些作品寫作時代不清，一時又查不明白，編排上就難免有些顛倒。

第五，因為時間急促，選稿不能有長時間的斟酌，連自己的標準有時都難合了。

第六，有許多在再版或其他原因一時買不到的書，未能收齊，致有許多已經選定的作品臨時抽去，更是無可奈何的事。

但因為這不過是個實驗，一切都待諸將來補救了。

編者 一九三六，三，一八。

## 題記

被稱為現代戀愛小說典型作家的張資平氏，原也是創造社的中堅之一。其早期創作如冲積期、化石、愛之焦點、不平衡的偶力、雪的除夕等等本也獲得相當好評。但自寫飛絮以後，將其整個創作圈子搬進青年戀愛問題裏去了。——不搬進一些庸俗的，千篇一律的多角的男女糾紛故事中了。自此以後，其創作態度亦日為前進青年所不滿。

我們這里所選的完全是他初期作品。全部自雪的除夕、不平衡的偶力、愛之焦點、三集中選來。后期之長短篇一律不取。

但我們開列一個作品單在下面：

長篇：

冲積期、化石、飛絮、最後的幸福、苔莉、青春、石榴花、歡喜陀與馬桶、糜爛、長途、愛力圈外、愛之渦流、跳躍着的人們、天孫之女、紅霧明珠與黑炭上帝的兒女們、羣星亂飛、北極圈裏的王



短篇：國，脫了軌道的星球。  
梅嶺之春，愛之焦點，植樹節，素描，種種雪的除夕，不平衡的偶力。  
張氏為廣東梅縣人，日本帝國大學畢業，為地質學學者。

編者

現代創作文庫 · 第八輯 ·

張資平選集目次

題記·····

☆

☆

☆

☆

我的創作經過·····

☆

☆

☆

☆

小說：

雪的除夕·····

小兄妹·····

約伯之淚·····

不平衡的偶力·····

梅嶺之春·····

愛之焦點·····

木馬·····	一五五
約檀河之水·····	一七三

## 我的創作經過

假如寫小說也是有遺傳性的說話，那末我從小就喜歡塗塗寫寫，也算得是一種遺傳性吧。

我的祖父遺著很多，他寫了不少的故事，如像閣薇草堂筆記那類的作品。可惜我在海外求學時，衆中堂兄弟們不知先人遺墨之可貴，不善保管，終於散失無存了。

我的父親雖然沒有什麼著作遺留下來，但他對於中國舊有的小說，大體都讀過。我從小時對於小說有興趣，也是由我的父親所啓發的吧。當我在七八歲的時候，我的父親講了許多故事給我聽。至於出自何書，我此時不復能記憶了。不過印象最深，至三十年後的今日尚留有些影兒在腦裏的，有：

(1) 述一個善人，家事很窮，家中只存有黃豆三升。但有比他更窮的鄰人向他告貸，他便把三升黃豆分一半給他的隣人了……

(2) 有一婦人，對於兒媳們之愛有所偏頗，愛次媳而惡長媳。長媳至孝，但終於不能忍受為姑

者的虐待，抑鬱而死，死後為鬼，仍繼續她的孝行。當她的婆婆誕辰，仍為製新鞋送來……

(3) 是子不語萊面的殞屍的故事。

(4) 是聊齋裏面的夜叉國。

以上都是在我的腦裏發生了很深的印象。在這時候，(七八歲兩年間)聽見堂兄弟們講三國演義。於是我，便半懂不懂地會翻讀三國演義了，因為我祖父藏有一部木板的三國演義 (共二十冊)。我一翻三國演義，我的兩位堂兄便來和我爭。我的祖母妙想天開地，把二十冊書分作三份，每人分五六冊。(因為有幾冊給人借了去，不全了，只存有十五六冊。)我所得的部分是從火燒新野至張飛取瓦口關的一段。我的父親也特別為我講釋了許多。於是我更覺津津有味。

「話分兩頭，怎樣講？」

我的父親故意指出「話分兩頭」四個字來問我的確，我在那時候實在還沒有唸三國演義的程度。

一方面，我的父親還講許多故事給我聽，大部分是從聊齋裏面摘選出來的。例如曾友于，張誠，細柳……等等。

我把從父親聽來的故事，向堂兄弟們販賣，於是比我大兩歲的堂兄弟便要求老祖父要講故事給他聽。祖父問了問我，才知道我記得許多子不語和聊齋裏面的故事。祖父也就講了阿英一篇給

我們聽由『閒階桃花取次開』一直到『著得鳳頭鞋子即當來』的一首詞，我雖不認得字，但背誦得很熟了。

到了九歲那年，父親赴南洋去了，祖父也出省城赴科去了。祖父走時，我們要求他要買一部封神傳回來。祖父便答應了。

自離開父親後，我的日常生活是十分痛苦的。祖母老了，不能常常看顧我，受伯母的壓迫，受堂兄弟們的欺凌不少。我之開始做筆記也就在這個時候。我的筆記，用紙是用那時代的彩票本子反折過來，在紙背後寫，再把它裝訂成冊。（當時我們族中長輩，多是閒暇無業，都愛賭彩票。）當然，我的筆記都是用土白寫的。（像今日的粵語，用了許多不可解的白字。）雖然不通，總算是我的創作。

那年冬，祖父果然買了一部封神傳回來了，是木板的，沒有圖像，我頗失望。祖父由省城回來後，不久就死了，祖父一死，家裏人人不安，所以我九歲的下半年，也沒有注意到小說了。

到十歲那年，我會念傳子（小說）的聲音真是洋溢乎全村了。堂兄弟們對我也有了信用，肯借小說給我看了。我在十歲那年，借讀過的小說有中東大戰，七劍十三俠，西遊說岳，薛仁貴征東，征西，羅通，掃北，粉粧樓等等。

到了十一歲，借得了一部再生緣彈詞，覺得是空前的一部好小說。為了這部彈詞，可以說我差不多是寢食俱廢。

嗣後便繼續讀天雨花、小五義、紅樓夢、花月痕、今古奇觀、品花寶鑑、水滸等。我還記得當我十二三歲時，喜歡模倣寫小說。讀三國水滸時，模倣「交馬不三合，一鎗刺某某於馬下」的章回體小說。讀了再生緣、天雨花、紅樓夢後，便模倣着寫些「遺帕遺扇惹相思」一類的章回體小說。這是我第二次的模倣的表現吧。

從十二歲起，因為努力於學作「義」和「論」，減殺了我的創作力不少。一直到十七八歲的性的煩悶期，都沒有什麼創作的表現，只是無日不在鑽研「義」和「論」的作法——新股。

十七歲那年，在省城，從東方雜誌讀了碎琴樓，覺得這真是百讀不厭的作品。同時對於商務印書館的小說月報也發生了興趣，時常裝出冬烘的樣子，在不住地吟哦「春草碧色春水綠波」一類的文章。受了這類小說的影響很深，於是又模倣那些文章，寫了一些「鶯聲燕語」式的小說，但却是以之自娛，并不想發表，也不敢希望發表。後來有一位同鄉看見我喜歡讀小說，便來對我說：

「你所讀的小說都是無聊的舊小說，有什麼讀頭。我介紹一種新的哀情小說給你讀吧。」

我心裏不輸服，因為我當時是正在耽讀花月痕、品花寶鑑、紅樓夢及碎琴樓。

「還有什麼好的新小說呢？」

「冷紅生譯的巴黎茶花女士遺事。」

「有得賣沒有？」

「在廣州恐怕買不出。不過我有一本，送給你吧。」

過了兩天，那位朋友果然送了一本石印本的茶花女來給我。我立即翻來讀。但因為前面是敘述拍賣的事，無論如何讀不入神，擱而復讀者兩三次。到後來讀到茶花女給亞猛的信的第一句。

『得書感君念我，知蒼上尚有靈也……』

我才感着興趣，在那時候的鑑賞力，是那樣的貧弱的。

讀完了茶花女後，如痴如醉者數日。讀到馬克在鄉間別亞猛時，也不知流了多少可寶貴的青年之淚。每天放課回來，也專翻開這一段來復習，一面讀，一面流淚。同時假想自己如果有像馬克這樣的情人，就為她死也是情願的。

我把我讀茶花女後的感想告訴了一個同級友。他說，冷紅生即是林琴南。他譯有不少的小說。他的迦茵小傳也和茶花女遺事相髣髴，叫我買來讀。可憐我在那時候，僅三角錢的購書力也沒有。費了千辛萬苦之力，才間接地借了一部上下二冊的迦茵小傳來讀。讀後的感動和茶花女給與我的影響相似。讀到迦茵發熱病時的一段及迦茵對老侯爵夫人表示不和亨利結婚的一段，亦流了不少的眼淚。

自讀了這兩部言情小說後，我對於文學的鑑賞也自然轉了方向。恰恰在這期間內，我忙於留學考試，不單無暇模倣寫那些鶯聲燕語的文章，也全無心緒去讀小說了。



我之出國，便是舊式的章回小說和我絕了緣。

到了日本後不久，就買了『不如歸』原本來讀，但不大了了，因再購林譯本參看，讀後不發生何等興趣。

在日本又因為忙於準備日文及一切普通學科，無暇再讀小說了。其實在這數年間，正是日本自然主義文學最盛的時期，而我對之却一點沒有感覺。即證明我對於文學尚無認識。

在大學預科期內，英法文的教師才介紹了許多歐美名著給我們讀，並講述歐洲文學思潮給我們聽。我有真正的文學的認識還是在廿四五歲前後數年間的日本高等學校時代。在青年期的聲譽、智識、和情慾的混合點上面的產物，即是我們的文學的創作。我在日本鄉間（高等學校）的四年間，寫了不少的小品，做了不少的雜感，同時也集了許許多多的文藝的材料。我稱我的日記簿為『藝術的泉源』裏面所寫的，有英文，有德文，有日文，有中文，並且塗改得一塌糊塗，而所寫的文章也多是斷頭滅節，縱有人翻讀，也不容易念下去的。尤其是關於自己之追求異性的經過或感想，則多用羅馬字記載。這個時代可以說是我的創作慾最初發展的時期。

在日本鄉間，居然認識了一個平凡的日本姑娘。她是有女子中學的程度了，在女子中學畢業之前，即改習產科，對於性的智識比我們大學預科還要高深。受了她的刺激頗深，大概是因為民族性的差異吧——或許也是她看見我太窮吧——她終於和我脫離了。

這個經過即是我的約檀河之水的一部分題材，但猶未寫成功。我在那時代，真是十分努力於文藝的創作，推敲之上再加推敲，對於 Plot 也十二分的重視。只是一篇短篇小說，竟寫了三年的時日，改稿至七八次之多。在高等學校三年間功課實在忙，因為要畢業了，又把未完成的創作擱下，趕到東京去考大學。進了大學後，無一天不在性的苦悶中。但迫於功課之繁忙，加以經濟之壓迫，不能有所發展。（大東書局出版的現代學生裏面有一篇『日本大學學生生活漫談』談日本國立大學可以不上課，自由聽講，期滿之後，即得學位。這是證明著者未深知日本國立大學學生生活的。若是理工醫各科，無日不需出席聽講及實驗，並且要行野外實習，即在年暑假，亦不得空閒，辛苦異常。）有一次春假，乘野外實習之便，到京都去訪幾個同鄉。在一朋友的寓裏，替他的居停的女公子拍了一張相，回到東京晒好了後寄給她。她便寫了一封信來道謝，並說了許多藝術的情話。我因為看顯微鏡忙，沒有回她的信。過了一星期，她又來了一封信，責備我不近人情，接了她的信，也不回一封信。至少也該寄張明信片給她，並要求我替她再晒兩張相片來。她的信是直寄到大學的研究室裏來的，信封面的筆跡一看就知道是女性的。日本同學都來譏笑我說：

『看不出你竟有這種的暗中飛躍，以後當另眼相看了。』

這才使我叫冤枉。所以第二信來後，我就不客氣的把它公開了，並說明只是要求和相片來的。但是他們讀她的信，裏面有這樣的一段？

『……你如不答應我的要求，我是要惱的。否，你如不答應我，我是要哭的！……』  
他們讀了後，開笑起來，同聲說：

『真好！真好！藝術的……！』

參考者從前在日本鄉間那個平凡的女學生給我的幾封信，在大學的第一年級最後的三天內，把我的約檀河之水寫成功了。但是我因為這篇作品犧牲了我的地史學一門必修科，結果只好留待第三年級補習。寫完了那篇約檀河之水後，便感着一種尋常的疲勞。我睡在六疊一間的房子裏，對着那篇頭一胎的產兒流了不少的眼淚。因為我在那時候的生活，在物質和精神雙方都是十二分痛苦的。父親的逝世給了我一個最大的打擊，真是達到了每讀到『祭而豐不如養之薄也』，便會法然流淚。那樣的悲哀，因此便起了一種發奮讀書努力向上的思想。但在另一方面，因為性的苦悶和經濟的壓迫，又起了一種自暴自棄的思想。這兩種思想無時無刻不在胸中交戰，結果在我的生活看見許多的矛盾。

(1) 在日本人商店裏，教學生們習英文。

(2) 進教會做禱告，更進一步，還到上級的主教處，領了堅信禮。

(3) 差不多每天晚上都到咖啡店裏去喝洋酒，和侍女說笑。

(4) 有時候到秘密的魔窟裏面去探險。

我從這些矛盾裏面，雖然獲得了許多創作的材料。但是我終於墮落了。換句話說，即是發奮讀書努力向上的計劃完全失敗了。

冲積期化石在高等學校第三年級時，略寫了一點。父親之死，更促進我的決心，要於最短時期內把它寫成功。但因為生活失了重心，終於把原稿擱在箱裏了。在大學第一年級時，寫成了五分之一。第二年級修完了後到山口縣格福嶺山中實習，兩個月間，分出一部分的時間來寫，寫成了二分之一了。在這一年中我的生活也異常的複雜。我的多數短篇小說都是以這時期所受的刺激，及直觀的延長寫成的。當然模倣日本作品的也不少。

我進第三年級了。日間在學校裏研究學位論文的材料。夜間回來專讀文學作品，並且努力的寫了許多雜感和短篇。這時候郭沫若兄寫信來催討論為創造叢書第四種的冲積期化石的全稿了。從九月（1921）中旬起至十一月杪止，兩個半月間，我把冲積期化石匆匆地脫了稿。我也在這時候認識了一個真心誠意的，熱烈地愛我的日本女性。但我已經受了日本女性的幾次的騙了，不甚理解她，以為她亦不過如是。但到後來，她終於向我表白了，她從很久以前就對於我的近乎兇狂的男性的態度，發生了興趣。我問她：

『那末，你是喜歡瘋人了？』

『否。我是愛你的怪脾氣——對女性完全無理解的怪脾氣。』

給她這樣說了後，我才稍稍留意於女性的性質了。我也才知道從前女性之不滿意於我的原因了。

我雖然在文藝上使這位日本女性獲得了永生，但因為種種的原因，不能愛她。她給了許多信給我。但我一點不為她所感動。事實上她只給了我許多創作上的材料。本來在我的行囊中，保存着有五個女性給我的長短不一的情書（？）因為我在這時候已經受夠了女性的欺騙，而歲數又近三十了，變為一個冷酷的生物解剖學者了，決不會再像摩登青年那樣，一面揩眼淚一面讀女子給他的情書了。

在大學第三年級，一年間，除寫成了『沖積期化石』之外，尚寫有『愛之焦點』、『一般冗員的生活』，及時事新報副刊上的幾篇小品。

大學畢業了，要回國和未婚妻同棲了。無可奈何，只好把行囊中所貯蓄的寶貴的材料，像黛玉焚稿般地，付了火然後和現在的妻舉行婚禮。

## 雪的除夕

「那麼明年再見了。」

「是的，要明年才得見面了。是的，代我問候問候B君，我明天不來拜年了。」

雪片下得愈大了，V和Y由學校出來，冒着雪跑到街口的三叉路口來了。各都懷着一束破票子——每張值一吊錢的官票——想趕快點回家去。他們就在這路口分手了。

一早就下雪，到了下午的四五點鐘時分下得更大了。V今早出來時沒有帶傘，他穿的由舊衣服店買來的那件黑呢馬褂滿被着棉花了。

今年陰曆十二月沒有「三十」那一天的。今天是二十九，明天就是乙丑年的正月初一日了。昨天晚上他一晚上沒有睡，翻來覆去的很耽心着學校的代表失敗，向政府要不到款，那麼他的一家五口

漫說過新年，就連明天一天的三頓飯都怕不能全吃了。他聽見十二點，一點，二點響過去。他雖然閉着眼睛，但總睡不着。他再籌思，如果明天不到那幾十塊錢，不能不向那一位朋友借點錢。把這年關度過去。但想到朋友，他有些喪膽了，因為現代的朋友是講交情的，談不得金錢的。學校的錢不能分，朋友處又借不到錢時，那祇好把身上穿的一件爛舊的皮袍子拿到當店裏去了。這末舊而且爛的袍子又能當得多少錢呢？但除當皮袍子外又有什麼方法呢？是的，明天一早到代表那邊去問問，看校款的交涉成功了沒有。若沒有希望，就快把皮袍子脫下送到當店裏去。過了正午，當店是要關門不做生意的。那麼明天起來就穿那件棉長褂子吧。不要穿皮的了。穿上了後又要脫下來，雖不是說怕受寒，但心裏總有點不舒服。他翻來覆去的把這幾件事循環不息的考慮了一個通宵。剛要天亮的時分，他的腦殼疲倦極了，待要睡了，他的男孩子——生下來一週年又五個月的小孩子——又醒來哭起來了。續兒（V的小孩子的名）近這兩天來像受了點寒，微微的發熱，他的左眼不時的流了點眼淚出來——並不是哭的時候流的眼淚，祇左眼睛會流眼淚。每從夢中醒來就要痛哭一陣。待要睡下去的V聽見續兒的哭聲再不能睡了。他把微微地發着熱的頭從被窩裏伸出來。幾束灰白的光線從破壞了的窗扉上的間隙射進來。他感着今晨的空氣特別的冷。

『植庭！植庭！』植庭是V的舅父的兒子，V的外祖父託給他帶到W城來進學的。他今年十六歲了。V因生活困難——學校領不到薪水——沒有餘錢送他進學——V不想久住W城也是不送他

進學校的一個理由，——祇把他當個聽差用了。V發窮氣的時候還要打他幾掌或罵他幾句。V帶他的表弟植庭來W城後，可以說是沒有一點好處給他——除打罵之外沒有好處給他。祇有這一點——每晚上和他的表弟同一床睡的一點，V或可以對得住他的表弟罷。『植庭！植庭！』V連叫了他的表弟兩聲，把睡在他身傍的一個又小又黑的童子推醒。植庭的歲數說是十六，聽說他的母親不足月數的把他生下來，從小就不善發育，看來不過是個十二三歲的人。

『冷！』植庭爬起來，把衣服穿上。

『快把窗門打開，放光進來。』阿續兒看見黑又要哭的。『V夫人抱着續兒坐在內首的一張床裏，催着植庭開窗。

植庭下了床爬上靠面南的窗下的書案上站着，先把兩扉玻璃窗扉向裏面開，再把兩扉破爛了的洋鐵窗扉向外推。強烈的白光和一陣寒風同時由窗口衝進來。

『×哥！下雪了喲！滿地都是白的！』嶺南生長的植庭是初回看見雪，禁不住歡呼起來。

『大驚小怪的幹什麼！今天沒飯吃呢！』V還是睡着很煩憂的不願意起來。

植庭給V罵了後，知道他的表兄因為沒有錢過年又在發窮氣了，他忙跑到火廚下去向火，和老媽子說笑去了。

『你過來看看續兒的左眼又滿眼淚了，並且比昨天流得多些。我看還是引他到醫院去看看罷。』



「V夫人很傷心的說了後歎了口氣。」

「爸爸爸爸爸爸！」續兒坐在母親的懷裏喊他的父親。他雖然不很會說話，但他很會聽，他知道他媽媽是在向他爸爸說話，他也跟着催V起床。

V起床了。他真的把皮袍推在一邊，把棉長褂子穿上，跑到內首的一張床的面前揭開帳口，把穿着一件紅色的毛織衣的續兒抱在胸前，由外面的雪反射進來的強烈的白光射到續兒的臉上來了，續兒把雙目睜了一睜，由左眼睛裏滾出幾顆淚珠來。

「不是有點發熱麼？你看，沒有目糞，也不見化膿，決不是眼病。把點解熱藥給他服下去，大便一通就會好的。不要白花錢叫醫生看。叫醫生看還不是用硼酸水洗麼？自己不會洗麼？」

「大鯽鯽！」續兒看見V不即抱他到樓上去看大鯽鯽，祇顧說話，一邊呼着「大鯽鯽」，一邊握着他的手，向V的左頰上連搥了兩搥。續兒叫魚叫鯽鯽，看見重七八斤的大魚就叫大鯽鯽。前個月鄰近住的有錢人的家門首都晒着鹹肉和熏魚，陳媽（V家裏僱用的老媽）抱着續兒到外面去時，續兒看見家家門首掛着的大熏魚便很羨慕的歡呼起來，歡呼了一陣後便哭着要。看見賣魚的走過門首時也哭着要，指着魚籃哭呼大鯽鯽。論V的近來的經濟狀況是吃不起魚，他每天吃兩頓飯，所買的菜都是蔬菜和豆腐。月前C書店寄了五十塊錢稿費給他，他才買了一尾八斤重的大魚，用鹽醃了四天取出來掛在樓上的窗口。自V買了這尾大魚後，續兒說不盡的歡喜，睡的時候呼「大鯽鯽」。

醒來時也呀『大鯽鯽。』

……『V夫人雖沒有再說話，但她的臉上表現着一種不納意的表情。她不贊成V的話，她當V是圖省錢，不管兒子的疾病。』

V抱着續兒才踏出房門，就看見兩個商人坐在廳前等他，一個是煤炭商人，一個是賣青菜的。V看見兩個都不算是重要的債權者，稍為安心點，約了他們下午來取錢，把他們辭退了後急急的跑到學校去打聽消息，打聽催款代表向政府交涉的款有領到沒有。

## 二

V懷着一束破爛的官票回到家時，已是黃昏時分了。氣溫愈低降，雪也下得愈大了。V夫人站在門首很焦急地盼望着他回來。

『款領到了麼？怎樣走了一天不回來？午飯也不回來吃。米店的夥伴來要錢，來了三次了。等你不回來咕嚕了一陣走了。我在房裏聽見真難過。植庭竟對他哭了。』

『快叫陳媽送錢到米店去，並叫他送兩斗米來。』V一面解除滿被着雪花的馬褂一面說。

『有了錢麼？何不早點回來？』

『開會去了——開緊急會議！昨晚不是送了封校長的信說開會麼？』V除下了馬褂交給植庭拂心，隨又從衣袋裏取出一束破票子交給V夫人。

「有什麼重要的事，今天還開緊急會議？」V夫人把票子接了過來，取了十多張交給站在房門首的陳媽，叫她上街到米店去。

「W先生接了一個嘴巴，政府方面才把款送過來。W教授是我們教職員公推的索薪代表，他因為我們沒有錢過來，接了一個嘴巴。我們為這件事開會的，我今早到學校才曉得。我們真對不起W教授，他不接這個嘴巴，我們沒有年過了。真對不住他了。」

「政府不該給我們的校款麼？怎麼不把款還要打人呢？」

「論理該把款給我們，但論力是不該給我們，他們用力剝削來的，怎肯講理給我們呢？」

「開會的情形怎麼樣？」

「許多教職員在磨拳擦掌，說非向政府強硬交涉不可。」

「能夠強硬到底麼？」

「校長怕以後難向政府要款，當然強硬不來。教職員聽見有錢分，都麻麻糊糊，決議了兩件議案。舉了兩個代表就急急地開分款了。款分了後就烏獸散了。吃虧的是W先生一個人，所以中國的團體事情是熱心不得的，是當前陣不得的。」

「你們太真率了！原始人類的特性太真率地表現出來了！分了錢就烏獸散，不理W教授的事了。你們太自利了。」

「明天是正月初一了，還沒有準備米的人，怪不得他急麼？」V苦笑起來了。

「……」V夫人凝視着掌裏的一束破票子，歎了口氣。

「……」

「你還是快點改行罷！我情願回嶺南山裏吃稀飯！一天吃兩頓稀飯還怕餓死麼？教員是當不得的，教育飯是吃不得的。像乞丐般的向政府討欠薪，已經夠慘了，還要受他們的辱打麼？」

「不當教員當什麼？」

「不會耕田，不會做生意？」

「真的想做農夫，沒有田耕，想做生意，沒有資本！」

「那末，拉車子去！」V夫人也苦笑了。說了後又歎口氣。「你就專門做小說去不好麼？」

「一年賣得兩三篇小說，養得活你們麼？」

「你要算是世界第一個可憐人了！日間一天在學校講義，夜間坐到十二點，一點還不得睡，說要做小說。看你每日的休息時間還不足四小時！你這樣的勞苦還養不活你的妻子，你不可憐麼？一個兒子夠累死你了，第二個又說來了。」V夫人說了後再歎了一口氣。神經過敏的V看見他夫人的態度，懷疑她在後悔不該嫁給他。

V夫人這時候已經有了八個月的身孕了。

V 早就厭倦了他的教員生活了，祇兩個月的粉筆生涯他就厭倦了。他很想能夠靠他的作品維持他的生活，但他還沒有這種自信。他近來聽見外面有人批評他的作品，說他的作品太多浪漫的藝術的分子，把現在的很旺盛的時代思潮來衝他的作品，他的作品可以說是舊式的了。他聽見他的作品受了這種殘酷的批評，他更不敢自信他的作品能維持他一家的生活了。

不錯，V 每天由學校回來吃過晚飯後，什麼都不理也不幹，就伏着案從抽屜裏取出原稿紙來開始寫他的小說。他用的原稿紙是由日本定購回來的專寫鋼筆的稿紙——每頁五十行，每行二十五字的稿紙。他雖然窮，但他不惜這種原稿紙的購買費——每千頁五元的價，遠託住在日本的朋友買了寄回來，因為他用慣了這種原稿紙，換用了別的原稿紙，他的小說就寫不下了。他每晚非到十二點，一點是不就寢的。有時有興趣的時候還要徹夜。但他每寫了一千頁的裏面，沒有三百頁成功的！不能說成功，沒有三百頁完成的。但他並不因此而失望，他每晚上還是披着紅毛氈，蜷屈着身體，臉色蒼黑的繼續着寫。

三

『中國現代的文藝還不算發達，讀者也很少。想專靠作品維持生活，還不是個時期。』

『那末你還熱心着做小說幹什麼？不是白費精神！』

『你們女人知道什麼！因為想吃飯才做小說，那是你想錯了！你織好了一條圍巾，織成了一雙襪

子，你不是很喜歡麼？你說，你小的時候做了一雙小鞋給你的弟弟，望着你弟弟穿着那雙小鞋喜歡得很。你何曾想把你織成的東西去賣錢呢？我們做小說也是像你們女人織圍巾，織襪子，做鞋子一樣的心理。自己的作品發表了後，變成一種印刷品後，自有一種特殊的快感！想自己的作品發表是一般作家共有的希望。說不想發表，不想出版，都是不近人情的話。」

「你那篇短篇創作集想作單行本發表麼？」

「是的，我不客氣的說『想發表』。我不像一部分的作家假意的說什麼『不敢發表』，什麼『經友人某的贊許和勸告才敢出版』。其實他們還不是和我一樣的想法，或者比我還想得急些呢。」

「爸爸！爸爸！嫩肉肉！」續兒每天下午三點多鐘是要睡的。現在他醒來了，他聽見他的父母在說話，不像平日醒來的哭了。他平日醒來不見他的父母在床前要哭一場的。V忙走前去，續兒雙頰緋紅的流轉着他的小小的圓黑的一對眸子望着他的爸爸。「嫩肉肉！」續兒自稱是爸爸媽媽的嫩肉肉。他此刻是告訴他的父親，「嫩肉肉醒來了」的意思。

V望見續兒的左眸子還是沒浴在一泡清淚裏，他心上像疼疼的受了一刺。

「你看他的眼睛，比昨天更兇了。」V夫人也走了過來。

「說是眼病，怎末不會化膿也不紅腫呢？」

「化膿了，紅腫了，還了得麼！你還是快點引他到同仁醫院去叫西醫看看罷！我身重走不動，不然……」  
「呃！你看續兒的鼻孔，出鼻血呢！」

「大鯽鯽！」續兒還沒說完，不住的咳嗽。

三個人沉默了片刻，聽得見室外的狂號着寒風。窗外的雪下得更大了，一片一片斜斜地由玻璃窗前捲過去。

續兒的晚飯吃不下，他再昏昏沉沉地睡下去了。看睡下去後又醒來，睡下去又醒來。每次醒來祇有咳嗽和痛哭。V 夫婦一晚上沒有睡，通夜的聽着室外或近或遠的爆竹。

「牛寧寧！牛寧寧！」續兒幾次醒來像喉乾，哭呼事要牛奶吃。

第二天起來，風也息了，雪也停了；但續兒的左眼睛的眼淚還在流着。

吃過了早飯，V 用他夫人的圍巾覆在續兒的頭上，抱他到教會辦的同仁醫院去。他在途中遇見不少穿新衣服的小孩子，祇有他抱中的續兒在元旦還穿着一件舊棉長衫到病院去。他想到這一點，他異常的傷感，幾乎掉下淚來了。

「今天不看病！」同仁醫院的號房今天也驕起人來了。

「有急病也不看麼？」

「要一塊錢的掛號費！」

V 把了三張破票子給號房，號房把一枝竹簽子並三百文的找頭給他。他把竹簽子到掛號處換了一張診察券，然後抱續兒向小兒科的診察室來。

一個年輕的看護婦笑容可掬的在門首招待他。他吃了一驚，當她是認識他的，因為他望見她手裏的一本小說。這本小說就是他三年前發表的長篇處女作！他看見她讀他的小說，心裏雖感着一種快感，但他又很耽心她們會認識他是那篇小說的作者——其實是他的杞憂——因為他曾聽一個同學對他說。W市的教會中人很不喜歡他，因為他的作品描寫教會的裏面寫得過刻了。他今天神經過敏的很怕她們對他的這種誤解累及他的續兒的眼睛——這更是他的杞憂了。

V 抱着續兒在小兒科診察室坐了一刻，來了兩個藍眼睛黃頭髮的西洋女醫士。續兒望見她們就震哭起來，那女醫生問了病狀和日常的生理狀態有沒有變化，然後過來檢過續兒的眼睛。

『爸爸！爸爸！』女醫的兩指按在續兒的眼上時，續兒便掙扎着狂哭起來。

『你這小孩子的脾氣太壞了！』叫個人來抱他罷。』站在旁邊的西洋女醫跑出去叫了個中國看護婦來。

進來的看護婦謹守着女醫的命令，從V的腕上把續兒奪了去，續兒更狂哭得厲害。他的臉頰通紅的，滿額都是汗珠了。

『爸爸！爸爸！』續兒倒在看護婦的腕上動彈不得，翻着他的淚眼向V哀哭，他像在一——他的眼



睛告訴V——哀求着父親的援助，又像在恨父親的無能！

女醫的一個把雙手按着續兒的左眼的上下皮，把眼睛扯開，他的一個女醫提着一個尖嘴玻璃瓶，瓶內滿盛着藥水，她把這藥水注倒在續兒的眼裏去。

續兒的哭聲與其說是痛苦的，寧說是恐怖的；但他的一陣一陣的哭聲像鋒利的刃向着V的心窩一刀一刀的刺去。

爸爸！爸爸！由V聽來，續兒像在爲他，又像在哀求他，像在說：『爸爸！你也忍心看着我任外人磨滅麼？爸爸！你怎末不快把我抱着，抱着我離開這樣可怕的地方！』

爸爸在這裏！續兒！從未經驗的強烈的父性之愛在V的心頭上激烈地震動。『算了！算了！不洗吧！改天再洗吧！』他終流下淚來了。他伸出雙手，想把續兒抱回來。

『你不要看不洗如何會好？你站開些！』女醫怒叱着V，繼續把瓶裏的藥水注進續兒的眼裏去。在這瞬間兩個慈善的女醫在V眼中完全是個殘酷的惡魔了。她們像在謀殺續兒，替給V惡寫過了的教會復讐。

眼睛洗完了，續兒終無恙的回到他的腕上來了。續兒伏在他的肩上還在哀哀的哭。

『爸爸！』續兒像在怨恨着哭。

『是的爸爸害續兒！』V把續兒負在肩上出了同仁醫院。續兒還伏在他肩上嗚咽着喊『爸爸！』

他在途中想，今天的印象又是小說材料了。  
再過了三四天，續兒的身上，臉上和四肢滿發着針口大的紅疹。每晚上哀哭着睡不着。檢他的體溫，四十度！

一九二五，二十五夜一時於武昌。

· 選自雪的除夕 ·

## 小兄妹

一

寂寞的寒夜，J一個人低着頭在黑暗的街路上急急的走。路上不見一個行人，祇有一名巡警站靠在一家的牆面打盹，聽見他的足音忙睜開眼睛來。他一面走一面聽見那位巡警在他後面打呵欠。銅圓局的汽笛在暗空裏悲鳴，他知道夜已深了——中夜的十二點鐘了。J想在這樣深夜的時分，還冒着寒風在街路上跑，禁不住發生一種悲感。他並不是因為到十二點鐘還不得歇息而生悲感的，他的悲感之發生還有別種的原因。過了十二點鐘還不得睡，在他本算不得一件稀奇的事。

他每晚把第二天的功課準備好了後不響十二點鐘也快要響十二點鐘的了。他準備好功課後，定要打開抽屜來望望裏面的時錶——玻璃罩給小孩子打破了還沒有餘錢修整的錶，所以沒有帶在身上。他看了錶後不久就要聽見銅圓局的汽笛的悲鳴——引起他無窮的哀愁的悲鳴。

有時候功課容易些，他的準備時間也短些，這時候他癡坐在書案前可以聽得見過江小汽輪的汽笛和叫賣燒餅油條的哀音，此外聽得見的是在抽屜裏的嗒的嗒的時錶的音響了。

墨水瓶打開着，原稿紙也在他面前擺好了，祇有那枝鋼筆終是懶懶地倒在書案上不情願起來。照例至遲十二點鐘他是要就寢的，因為他近來每一提起筆來就覺得頭腦是異常的疲勞，他

曾跑過江去問他的友人——一個醫生——有什麼方法能夠醫治他的頭腦。若頭腦壞了，他一家四五口就怕沒有飯吃的了。他的友人勸他要早睡早起，最好十二點鐘以前能夠就寢。所以他近幾個星期勉力守着他的友人的忠告，過了十點鐘，不管想睡不想睡，他要就寢的。但今晚又上又不能照他友人的忠告履行了。不單今晚，近來好幾晚都過了十二點鐘纔睡。

因為生活問題，每晚準備了功課後，他總想寫點東西去換稿費。在中國政府辦的學校當教員是不能完全維持生活的。薪額上說來很好聽，二百元三百元；但每月所能領的祇有十分之一二。他既不能決絕地辭職，所以每天對功課不能不稍事敷衍。他最以為痛苦的也是這種敷衍。他早就想辭職，但再想一回，辭了職後半年半月是很難找相當的職業的，所以也就忍氣吞聲的受學生們的揶揄，決意再挨半年苦。

他每晚總想寫點東西，但什麼也寫不出來。他近來很抱悲觀，他覺得他的頭腦一天壞一天了。看了一兩頁書，寫了三五百字，他就覺得頭痛了。

他的腦病的重大原因是沒有充分的睡眠時間。教員生活是要早起牀的，每天七點鐘以前就要起來。他的妻身體太弱了，並且不久就要做第二個小孩子的母親了。大的兒子又還沒有滿兩歲，時時刻刻還要人看護，加以廚房的瑣務，所以她勉強支持兩天，到第三天就要倒下去的。妻的神經和他的身體同樣的衰弱，常通宵不睡，早晨四五點鐘聽見窗外街路上的車聲就醒了起來。妻起來了不久，小

孩子也哭着要起來，他到這時候就睡也不能再睡了，祇好陪他們起來看小孩子讓她到廚房裏去。

有一天晚上天氣特別的冷，她的臉色蒼白得可怕，這是她病前的預兆——纔把碗筷收拾起就往牀上倒下去了。她雖然倒下去了，但還忍着痛苦抱着小孩子要哄他睡，她是怕小孩子妨害了他的功課——寫講義或寫點東西——想把小孩子快點哄睡了後讓他舒暢地做點文章。可是小孩子像故意和她為難般的，拚命向他媽媽抵抗，不肯睡，要起來。

「爸爸！爸爸！」小孩子看見母親睡下去了和他頑，他帶天音的要他父親抱他到書案上玩去。「乖乖，睡罷！明天起來爸爸再抱你。」妻哄着小孩子，說了後又連連歎氣。小孩子不懂事，看見母親禁止着他起來，爸爸又不過來抱他，便拚命的掙扎，狂哭起來了。

「我敵不住了，你可以過來抱下他麼？」妻再嘆了口氣哀懇他。明天有兩點鐘的課，結晶學一點鐘，結晶光學一點鐘，都是很要花時間準備的。打開抽屜來看看，快要響九點鐘了，他有點不願意再為小孩子損蝕他的貴重的兩三個時間，因為他不單要準備明天兩點鐘功課，他還想到作幾頁原稿。

「真的就病到這個樣子了麼？不能坐起來抱？」兒了麼？他是個病的利己主義者，他懷疑妻是裝病不願起來抱小孩子。他想妻的身體或者有點不舒服，但他不信她就不能坐起來抱小孩子了。

「我可以坐起來，還來哀求你！」妻像怨恨他對她全沒有諒解，也沒有同情起了一種反抗心。「這樣的不中用，又跟了我來幹什麼？」

『誰跟你來的？你不帶我們母子來這裏，誰願意到這個人地生疎的地方來？』

他語塞了。他是沒有家的，他的家庭就這個樣子，三個人四條生命！在他的原鄉實無家可以安頓妻子的，他就做乞丐，做流氓，也要帶着妻子跑來跑去的。

『在鄉下你有一畝田一間房安置我們的麼？誰肯願跟了你出來受苦？！你怕我們累了你，就不該娶了我過來！』妻的歇斯的里症發作了，在嗚咽着哭起來了。小孩子看見他媽媽哭了，也狂哭起來。

『……』  
妻愈哭愈傷心，哭音也愈高了。他怕妻的哭音給外面來往的人聽見，尤其是怕學校的學生聽見，忙變了口調。

『算了，算了！給外面的人聽見了纔好看啊！』他想再罵或再和她爭論決不是適當的方法了。但他又不能馬上變過臉孔來向妻說好話，他說了後，心裏也感着一種慚愧，因為他既怕外面的行人聽見他和妻的嘴角傷了他的無意義的虛榮心，又不能低聲下氣的向妻謝過以保持他做丈夫的不值半個銅子的威嚴。

妻的哭聲越發高了。他急得沒有法子。

『還哭麼？真不知一點羞恥！』

『我知道羞恥，今晚上還向你哭！』妻愈哭愈傷心。『你就送我回去罷！就送我回嶺南去罷！你送』

我回母家去，決不再累你，決不再要你一文錢！送我們回去後，我們母子有飯吃沒有飯吃你莫管！送我們回去後，看我要累你一分一釐的就不是個人！」

「你這個女人完全不講道理的！完全是一個……」他想說她「完全是個潑婦」，但終不忍說出口。他自己心裏也覺得對妻的態度前後太矛盾了。初結婚時，她祇十八歲，完全是個小女孩兒，她這種態度並不算是初演，他曾戲呼她做「Three Misses」，每看見她哭着發脾氣時，便撲着她勸慰她莫哭。他自己也不明白自小孩子生下來後，對妻的態度會變成這個樣子。

## 二

他的妻雖不算是個美人，但初結婚時在他的眼睛裏是很嬌小可愛的，自生小孩子後，她的美漸次消失了，他對她的愛也無可諱言的一天一天薄減了。

她近這半個月來稍為勞働些到晚上就說周身酸痛，所有骨節都像碎解了般的。大概她快要做第二個小孩子的母親了。

「除上課外，你不要跑遠了，怕胎動起來時不知道到什麼地方去找你。萬一……」他的妻眼眶裏滿裝着清淚沒有說下去。過了一會，她轉了一轉話頭，「S兒到那時候誰看他呢！她的清淚終於掉下來了。」

「我不走遠就是了。」他也覺得妻實在可憐。「後面的單眼婆婆和她的孫女兒，你和她們說好

了沒有？」

「我把一吊錢給她們了。她的外孫女兒答應每早晨，晚間回去，在這裏代我們看廚房的事。要洗的東西都交給她。不過他們要求的工錢太貴了些。」

「……」他祇在籌思要如何籌借五六十元纔得把這難關度過去。頂要緊的就是教會辦的慈善病院的接生費，要二十塊大洋。他想無論如何窮這種支出是省不掉的。

「幸得臨時僱她們，祇一個月！過了一個月我的身體恢復了原狀，可以不用她們了。」她說了後又歎口氣。

他因為生活困難，家裏沒有僱用老媽子，家事一切都由他的妻和他一個表弟T料理。他的表弟T今年纔滿十五歲，在他家裏完全是個廚司了。

妻因為快要臨月了，關於廚房的事，看S兒的事和洗衣裳的事預先的愛慮了不少。他家裏雖然窮，但還有人比他更窮的。他住的房子後面兩列木造的矮房子是個貧民窟——其實他住的房子也和貧民窟的房子差不多。不過稍為乾淨一點。單眼婆婆就住在這貧民窟裏。

今晚上吃了晚飯他到學校裏去出席教授會，開完了會回到家時快要響十點鐘了。妻和S兒都睡熟了，他想趁這個好機會做點工夫。他從書堆裏取了一冊 *Mamice Baring* 的 *An Outline of Russian Literature* 來讀。剛剛把書翻開就聽見他的妻在帳裏面呻吟。



「你的身體怎麼樣？」他頂怕的就是妻要在夜間臨盆，他最以為辛苦的，就是夜間要他到醫院去叫產婆。

「沒有什麼。」妻呻吟了一會不再呻吟了。

「胎動了麼？」

「微微地有點腹痛。不是胎動罷。」

他稍為安心了些，再繼續翻他的書。他纔念得三五行，妻又在呻吟了。

「今晚上的腹痛雖然不很痛，但回數來得密些。」

「怕是間歇痛罷。」他忙打開抽屜來看時錶，九點五十一分。等到妻第二次呻吟時是九點五十九分。他知道間歇痛的時距是八分間。

「照前例看來——S兒出生時——當在天亮時候，到天亮去叫產婆不遲吧。目前最重要的事還是借債！快借債去！明天嬰兒產下來時，沒有錢如何得了呢！」他想了一會，知道借債這件事，無論如何躊躇都是按不掉的。

加上。『去罷！快去！他們睡了時就不妙了。要借債還是快點去。』他站了起來，把纜脫下了的外衣重新加上。

『向人借錢——開口向人要錢是何等難堪的事！向人借錢——向人說好話借錢比挨嘴巴還

要痛苦！他走出來在寒風裏一面走一面想。街道上有好幾家店門早關上了。還有幾家沒有關店門的是小飲食店和青菜店。擱面的寒風一陣陣地吹捲了不少的塵沙到他的口鼻裏來。街路上沒有幾個行人了。他在途中遇見了幾個雙頰給風吹紅腫了的童子，緊張着氣管發出一種淒音在叫賣他們的油餅和油條。

「快點走去找四個同鄉去快點走！時間不早了！零星借款一個人向他借十塊八塊，那就夠這這次的用費了。」他一面想一面急急的走。

他前幾天也曾伸出掌來向他的幾個同事的朋友們告貸。這幾個好朋友都向着他的掌心打了一掌，祇是一笑，一個錢也不借給他。及今想起來他的雙頰還在發熱，像繞給朋友們辣辣地打了幾個嘴巴。

他覺得智識愈高的人的良心愈麻木，所以他決意向幾個做生意的同鄉告貸了。

由十點鐘起奔走了兩個鐘頭，拜訪十幾家商店，零零星星共借到了二十八塊錢。他雖然窮，但他們的同鄉們還相信他，相信他是個讀書人，相信他是個糊大學的窮教授。他想到他自身的價值祇能向他們借二十八塊錢，他心裏覺得異常的悲哀，幾乎掉下淚來。

「不必再作無聊的悲感了！借得二十八元到手還算你的幸運呢！快點走！跑回去罷！妻在蜷卧着悲鳴呢！」

他趕回家來時，抽屜裏的沒有玻璃罩的時錶告訴他已經是一點二十分了。

他跑到妻的牀前報告他今晚上的成績——零星借款共借得二十八塊錢——叫她不要為接生費耽心。他的話還沒有說完，妻又呻吟着呼痛了。呻吟期間繼續了兩分鐘。等到妻第二次呻吟時，他檢視時錶知道間歇期由八分間減至五分間了。

『媽媽！媽媽！媽媽！』S兒給母親的呻吟驚醒來了。他還沒有斷奶，每晚上醒來要找母親的奶吃，含着母親的乳纜再睡下去。他每次醒來摸不着母親時是要痛哭的。他驚醒來了，看見母親背着他睡着就哭起來。他從被窩裏鑽出來，按着母親的肩膀想站起來。纜站起來又跌下去，纜站起來又跌下去，最後他狂哭起來了。

『S兒乖！爸爸抱！來爸爸抱！』

『不爸爸抱！』S兒愈哭得厲害了。

開了半點多鐘，S兒知道絕望了——知道母親再沒有把奶給他吃了。或者是他哭倦了。最後看見父親手裏拿着一顆柑子，便呼着要爸爸抱了。

『爸爸爸爸抱！』

S兒在父親懷裏雖然止了哭，但還抽咽得厲害。他抱着S兒搖拍了半點多鐘再睡下去了。他把S兒放進被窩裏去，替他蓋上了被。小孩像哭累了，呼呼的睡下去了。他忙跑到後面開了廚房的後門，

去搥蔡家的後門，把那個單眼婆婆叫了起來，叫她過來替他生火燒開水。

『老爺，我的孫女兒要五吊錢！這個月要五吊錢！她明天不再到炭店裏捏炭團了，一早她就來替你抱少爺……』那單眼婆婆遲遲的不肯到他廚房裏來，在要挾他，提出比日本的二十一條還要苛刻的條件。他知道那個單眼婆婆有惹乘人之危，要求過分的工價，恨得想一脚踢下去。但聽見妻在房裏很痛苦的呻吟着，祇好忍下去了。

『好的，好的，你快過來替我燒開水。我即刻要到醫院請醫生去。』

『……』那老媽子一手扶着滿塗了黃油垢的門門，一手提着一個小洋燈盞，睜着她的獨一無二的眼睛——含蓄着一種慾望的眼睛——望他。

『你快點過來吧！』他心裏恨極了。今天下午妻才和她新訂了約，這一個月給她六吊錢，給她的孫女兒三吊錢。怎麼又變卦了呢？

『今天我和你家太太說過了，我要雙工。』單眼婆婆說了後，她臉上現出一種卑鄙的苦笑。

『雙工?!』

『是的，十二吊!』

『可以可以!』

『先把一二吊錢給他們買米好不好?』

他聽見她這種要求真恨極了，很想把她謝絕。但他一轉想，這個單眼婆婆也很可憐。她曾把她的身世告訴過他的妻。她二十多歲就因為一個兒子守寡。現在這個兒子也四十多歲了，生了一個女兒和一個男兒了。她的兒子從來就在銅圓局裏做工，做了二十多年。大概是中了煤毒和銅毒罷，前年冬由銅圓局趕了出來。他患了一種風癱病，雙腳不會走動，雙手也抬不起來。每個月包伙食費的工資共八吊錢，終害他成了個廢人了。他還想把這殘疾醫好再進銅圓局去站在爐門首上煤炭，他把祖先遺給他的木造的房子裏的前頭兩間賣給了一個做青菜生意的人。他得了這兩間房子的代價二百吊錢，進了教會辦的慈善病院。他住在每天向病人苛抽三吊錢的慈善病院裏滿兩個月了，兩間木造房子的代價也用完了，但他的病還是和沒有進病院前一樣。雙足不會踏地，雙手抬不起來。他自得了殘病之後，不單沒有能力養活妻子，就連他的一口也要他的母親做來給他吃了，他的母親，他的妻和女兒每天到炭店裏去拉炭團，辛辛苦苦的支持了半年，他的妻再挨不得苦，終逃走了。愛兒子的還是母親，這兩年來兒子和孫兒的一天兩頓稀飯，還是這個六十多歲的單眼婆婆做來給他們吃的。

「她的乖僻的性質，她的不道德的不正當的嗜利慾，大概是受了社會的虐待的結果。你自己還不是因為生活困難，天天在嫉妒富豪，在痛罵剝地皮的官僚和軍人麼？在這個單眼婆婆的眼中你是一個她所嫉妬的富豪十二吊錢！答應她罷，十二吊錢！」他因為想利用這個單眼婆婆了，便想出了這種淺薄無聊的人道主義來欺騙他自己的良心。他心裏何常情願出這十二吊錢。但他不能不對單眼婆

婆為城下之盟。妻在呻吟着，陣痛更蜜了些。他忙跑進去拿了兩吊錢出來交給那個單眼婆婆。

三

三點鐘又過五分了。下弦月還高高的吊在銅圓局的煙囪上，天色很清朗的，祇有幾片像薄紗般的浮雲點綴着拂面的晨風，異常冰冷的，但他像沒有感覺，急急地跑向D醫院來。

行過了C學校的門首，斜進了一條狹小的街路。出了這條狹小的街路是高等檢察廳和高等審判廳前頭的大街道上。過了這條大街道就是D醫院。

D醫院門首的街道上還不見有一個行人。門首的鐵欄上面吊着一個白磁單電燈，電火異常幽暗。他跑近前去，一手抓着鐵欄，一手伸進鐵欄裏去拚命搥裏面的鑲着鐵皮的門板，搥了一會，手也搥痛了，還不見裏面有人答應。他住了手，把拳縮回來，他左手揉摸着右拳，一面仰起頭來望望天空。黑藍色的天空漸漸轉成灰白色了，天像快要亮了，他心裏愈急，忙着再攀抓着鐵欄，開始第二次的敲門。又敲了五六分鐘，右拳痛極了，他忙向地面檢了一塊碎片拚命的敲了幾下，才聽見裏面號房裏打呵欠的聲音。

門開了。鐵欄裏面站着一個四十多歲的男子，隻手在揉眼睛，隻手在結他的鈕。

『是那一個有甚事？』

『來叫產婆的！』

『住什麼地方！』

『N街第七號！』

『你在這裏等一忽。』那位號房並不把鐵欄打開放他進去，祇揉着眼睛向裏面去了。

約摸又過了二十多分鐘，剛才那個號房才跑出來把鐵欄打開。後面跟着來的是一個面目猙獰的壯漢。

『你從那裏來的？』那個猙獰的壯漢也揉着眼睛問他。

『你沒有報告醫生去麼？』他看見這個猙獰的壯漢的態度討厭極了，祇翻過來問那個號房。

『我告訴他了。由他進去報告給女醫生的，我們不能進去。』號房指着那個惡漢介紹給他。

『就請你快點進去報告醫生！』他祇得又翻過來向那惡漢說好話。

『忙什麼！問你住在什麼地方！』

『他不是告訴了你麼？』他指着站在傍邊的號房答應那個惡漢。

『我知道了！N街，是不是？你要知道，要我們這邊的醫生到外邊去接生，要收二十元的接生費的。車費在外車費，你要多把些的。』那個惡漢睜圓一雙兇眼，咬着下唇說。這種猙獰的表象完全是對他提出一種要挾，像在說，『你若不答應我的要求，我便遲些進去報告。』

他到了此刻才知道那個惡漢是D醫院專僱用的車夫。他答應了給一吊錢的車費後，那車夫才

慢慢的進去了。

像這樣一個猶惡的車夫竟有特權在女醫生們的睡房裏自由行動，他禁不住思及楊太與安 | 山 | 的故事來了。

他在D醫院的庭園裏守候了一會，才見那猶惡的車夫出來。

『她們快起來了，請你略等一刻。』

『已經等了好幾刻了！還要等到什麼時候？』

『那有什麼法子！她們姑娘小姐們起來了後，要抹臉，要漱口，要搽粉……沒有那末快的！』那車夫一面說一面把雙掌向他的黑灰色的雙頰上摩擦，裝女人搽脂粉的樣子，說了後一個人在傻笑。

又過了二十多分鐘才見一個頭戴白巾，身穿素服的看護婦跑了出來。

『醫生問你，什麼時候開始胎動的？痛的回數密不密？』

『昨天晚上九點多鐘就說腹痛，我來的時候間歇期祇有三分間！此刻怕要產下來了，望你們快點去！』

『是初胎還是第二胎？』

『是第二胎。』

那看護婦像飛鳥般的再跑進去了。再過了十分多鐘走出來的一個是全身穿白的高瘦的女人，



大概是產婆了；一個是穿淺藍色的——D醫院的隨着護婦的制服的胖矮的姑娘，大概是助手了。後頭還跟了兩個看護婦各抬着一個大洋鐵箱子出來。

D醫院祇有一架包車。他又忙跑到街口叫了兩把車子，因為助手要坐一把，自己也要坐一把，在前頭走。

車夫把他拖至街口時，天已亮了，幾個賣小菜的鄉人挑着菜籃在他面前走過去。他望見菜籃裏的豆芽白菜和小紅蘿菔，他連想到這次的借款除了接生費二十元外剩下來八塊大洋的用途來了。坐在車上在幾分鐘間，他起了腹稿，作了不少的預算案出來。

照原鄉的習慣，產婦在產後一個月間要吃一二十隻雞的。S兒出生時他還在礦山裏做工，故鄉的生活程度也比這W市低些，所以那時候產婦產後的滋養料的供給算沒有缺乏，現在呢！怕無能力了。

自己是不消說得，娠妊中的妻和還沒滿兩週年的S兒，近三四個月來不知肉味了——大概是陰歷新年買過了兩斤牛肉兩斤豬肉和一尾魚之後，他們便不肉食了。他祇對人說天氣漸漸熱起來了，吃肉是很不衛生的，最好是吃豆腐和菜蔬。他在吃飯時遇見有友人來，便這樣的向他們辯解。他過後也覺得這種自欺欺人的辯解無聊。但他還像鄉間的土老紳士一樣，抱着一種擺空架的虛榮心。

他又追想到處打還沒有滿二週年的兒子的事實來了。三月間的一天——星期日——吃了早

飯，他打算抱S兒到屋外的湖堤一路去走走，藉吸新鮮空氣。他抱着兒S兒才跑出門，就碰見一個挑着魚籃的老人。那老人發出一種悲澀之音叫賣到他的門前來了。

「爸！大鯽鯽……」S兒指着魚籃裏的魚在歡呼，他欣美極了，口裏還流了好些涎沫出來。

「那魚太小了，不要牠！下午爸爸上街去買大的把你。」J抱着S兒要向前走，但S兒執意不肯，挺着胸把身體扭翻向魚籃邊去。

「阿爸！琢子（角子）！」S兒圓睜着他的美麗的眼睛看他的父親，在熱望着他的父親買一尾魚給他。

「媽媽！媽媽！鯽鯽！琢子！」S兒知道父親沒有意思買魚給他了，他轉求母親去。媽媽果然給他叫出來了。

「買幾斤魚嗎，太太？」賣魚的老人看見J的夫人出來時，便慫恿她買。

「多少錢一斤？」她說了後微笑着望他，想徵求他的同意。到後來她有見她的丈夫一言不發的臉色像霜般的白，她忙斂了笑容低下頭去，不敢再說話了。

「三百二十錢一斤。」賣魚的說。

「媽媽！阿媽……」S兒向他的媽媽哀懇着說。

「你還多少呢？」賣魚的當J的夫人嫌價錢太貴了。

『大鯽鯽媽媽！』S兒終伸出他的白嫩的小掌來。

他不得窮至買三兩斤魚的錢都沒有，但他想學校的薪水拿不到手時，他的財源就算竭了，買魚一斤的錢若拿來買豆腐和小菜儘夠一天的用費。妻子都在想魚吃，但他無論如何是不能答應這種浪費的。

『快挑去走，快挑去走！我們不要魚。』他揮着手叫那賣魚的快點走開。

賣魚的老人老有經驗了，他碰見這種吝嗇的老爺們不少了，知道和這位老爺的交易再做不成功。他挑起魚籃叫了兩聲『賣魚！賣魚！』慢慢的走了。

『啊！大鯽鯽！大鯽鯽！爸爸！大鯽鯽！』S兒伸出兩手來要跟那賣魚的去。賣魚的走遠了，S兒哭了，把他的小身體亂扭，拚命向他的父親抵抗不願回家來。

『不哭！不哭！明天買！』母親也含着清淚伸手過來接抱S兒。其實快要臨月的J夫人是不便抱小孩子的了。S兒不要他的母親抱，他怕母親抱他回房裏去。他隻手按在父親的肩，隻手伸向賣魚的走的方向，彎着腰表示要追那賣魚的回來，不住的狂哭。

J看見歇斯的利的妻在垂淚，兒子在狂哭，門首來往的行人走過時都要望望他們。他又氣又急，恨極了，伸出掌向S兒的白嫩的頰上打了一個嘴巴。

『快進去！站着幹什麼？！』

S兒的左頰有點紅腫，倒外在母親的巨腹上嗚嗚咽咽的啜泣，一對小雙肩抽縮得厲害。到後來像哭倦了，就在母親的懷裏睡下去了。

『這樣小的孩子敵得住你打嘴巴麼？看你以後要如何的磨滅他。你已這樣的討厭我們，就早點送我們回去罷，省得在這裏惹你的討厭，千不是萬不是都是我母子不是，我母子累了你，對不起你了！』妻說了也哭出聲來了。S兒還沒睡熟，聽見母親的哭音再醒轉過來陪着母親哭。

殘忍的J也有受妻兒的眼淚的感化的一天，到此時他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了。兩行清淚禁不住撲撲簌簌的掉下來。

J到這時候纔發見自己是個殘忍無良心的人。他曾聽過一個友人說，無論物質生活如何的不滿，妻總是情願跟着丈夫吃苦的。若在長期間內不得和丈夫同棲就是女人的精神上的制命傷，所以妻除非敵不住丈夫的虐待，決不願意和丈夫離開的。當J聽見友人說時，覺得自己的妻也有此種弱點。以後便利用妻的這個弱點，每次和妻爭論時便說要送他們母子回鄉下去去威嚇她。

她終敵不住J的虐待和威嚇了，她自動的提出和丈夫離開的話來了。形式上雖說是要求帶兒子回鄉下去，實質上就是妻向他宣告離婚了。不過中國的女人——不祇J夫人——沒有充分的膽識和勇氣用『離婚』的名詞罷了。

S兒在母親懷中睡了半點多鐘，醒過來時，父親不知跑到什麼地方去了。他再哭着找他的父親，他像忘記了半點鐘前的一切，他並不因此記恨，睜視他的父親。傍晚時分，J纔回來，S兒望見他的父親忙伸出兩隻小手來歡呼，要J抱他，J也忙跑前去，但J夫人還是一聲不響的。

「啊！爸爸！爸爸！爸爸！抱！」

J不忙抱他的兒子，忙從衣袋裏取出一個紙包來。S兒看見紙包又歡呼起來。J夫人望着J打開那個紙包來，裏面有三個熟鹽蛋。這是J特別買來給S兒送稀飯的，向S兒賠罪的一種禮物。

妻太可憐了！妻太可憐了！你看她近來多瘦弱，雙頰上完全沒有肉了。臉色也異常蒼白！產後無論如何窮，都得買二三隻雞給她吃！不買點滋養料給她吃，她的身體怕支持不住了，產後要看顧兩個小孩子了！

——野蔬充膳甘長菴，落葉添薪仰古槐。——J坐在車上無意中念出這兩句詩來了。

——萬一妻因難產而死了，又怎麼了呢！他愈想心裏愈覺得難過。

——棺木——埋葬費——乳母——這些事件像串珠般的一顆顆湧上他的腦裏來。

但他同時又起了一種殘酷的思想。若有錢買棺木，有殯斂費，有埋葬費，有錢僱乳母來看護小孩兒，那末妻就死了也不要緊——像冰冷的石像般的，對自己完全沒有愛了的妻就死了也不要緊。死了後再娶一個，學校裏花般的女學生多着呢，再做一篇 *romance* 罷。

妻真的完全對自己無愛了麼？他又發生了一個疑問。不是把性命託給自己的了，她在熱烈的愛着自己。自己之所以感不着妻的愛，完全是自己把妻的愛拒絕了。

「J 追憶及和妻訂婚約的那一晚——妻對他說的話來了。」

J 三年前繞從法國得了博士回來，就做了故鄉教會辦的中學校的教席。這時候妻也在教會的女中學畢了業。由宣教師夫人的介紹，J 纔認識她。不消說宣教師夫人是希望他和她成婚約的。

秋的一晚上，J 和他的妻（還沒有訂婚）浴着月色，同由宣教師的洋房裏走出來。一個要回中學校去，一個要回女子寄宿舍去。行到要分手的地點——一叢綠竹之下，兩個都停了足，覺得就這樣子分手是很可惜的。J 無意中握着她的手了。

「聽說這學期聘來的幾個教員都是學問很好的，你都認識麼？」

「都是一路回來的，沒有什麼大不了的學問。祇在外國住三五年，外國的語言文字都還沒有學懂，有什麼學問。都和我差不多吧。」

「但是都在大學畢了業的吧。」

「大抵都說有自己的專門學問的……」

「那就很好了。你看內地的大學生畢了業什麼也不懂，又驕做得很。」

「外國畢業回來的也很多壞的。」

『他們都結了婚吧！你們該娶外面的有學識的女子。像我們鄉下的女學生說是念過書，其實什麼也不懂。』

——不錯，妻那時候說的話並不錯。妻說的學識是指女人的活潑的社交的才力。妻祇能做賢妻良母，不能做活潑的善於交際的主婦。這就是我近來拒絕妻的愛的唯一的理由。——他一天一天的覺得妻太凡庸了。他真的有點後悔不該早和妻結婚，不該和妻生小孩兒了。尤其是花般的女學生坐在他面前時，他更後悔太早和妻結婚了。

想來想去，Y坐在車上最後還是想到今後八塊錢的用途來了。無論如何妻產後吃的雞非買二三隻不可，大概要兩塊錢罷。再買三塊錢的米，一塊錢的炭，還剩下兩元作每日的菜錢和雜費。按過一二星期去後，學校總怕有十分之一九分之一的薪水發下來救濟一班教授的生命吧。

Y又回憶到兩年前在礦山裏的生活來了。他在礦山裏兩年間也賺了一兩千塊錢。但朋友、親戚、族人都當他是個富翁，逼着他要和他共產，所以他在礦山裏苦工了兩年，祇把一妻一子和自己的生命養活了以外，一個銅錢的積蓄也沒有。

他也曾編了一部教科書，想藉那部書的稿費補助他的生活費。出版後半年，書店寄來的版稅結單，給了他一個大大的打擊，因為他知道他的教科書是陷於『拙著萬年一版』的命運了。

他還在大學預科的時代，有一個心理學教授Y著了一部『軌近心理學之進步』。這位心理學

教員每遇學生問他介紹參考書時，他定在黑板上寫十個大字『拙著輓近心理學之進步』。這位Y教授雖說是專門心理學，但對物理學和生理學的智識一點都沒有，學生也就為此一點很懷疑他，因為心理學要參考物理學和生理學的地方很多。Y教授的心理學既不高明，所以『輓近心理學之進步』也很不容易銷售。但他的講義多出自這部書裏，所以學生不能不各買一冊，過了學年考試就把書賣到舊書店裏去。第二年的新生又從舊書店買回來，念完了後同樣的賣給舊書店或新進的同學。因有這種情形，Y先生的『拙著輓近心理學之進步』十餘年間還沒有第二版出來。有一次Y教授向新進學生提起粉條在黑板上纔寫了『拙著……』兩個字，就有一個學生站了起來，

『先生那部大著再版幾次了？』

『嘻嘻，還是一版！』Y先生翻着一對白眼望了望那個學生，後紅着臉笑了。他們的一問一答引起了全堂的鬨笑。

『拙著萬年一版』是這末一個典故。

J每晚上癡坐在書檯前總想寫點什麼東西，但J夫人卻要他抱小孩子。

『你做的文章都是『拙著萬年一版』的，莫白費了精神！做什麼書？』

J坐在車上想完了一件，第二件又湧上腦裏來。想來想去都是這些無聊的事。車早在自己家前停住了。纔跑進大門就聽見妻在裏面很悲慘的哭着呼痛。





結局S兒還是睡在J夫人的身邊了。她雖然閉着眼睛，但分娩後的二十四時間內完全沒有一

睡。最初哭的是小哥哥，媽媽忙翻轉身來撲着他，引他睡。小哥哥纔睡下去，小妹妹又哭起來了，媽媽又忙翻轉身去看小妹妹，喂奶給她吃。小妹妹吃奶吃睡了後，小哥哥醒來撲不着母親的胸懷又哭起來。哥哥的哭聲把妹妹驚醒了，於是兄妹一同哭起來。在產褥中的母親到這時候真是左右做人難了。最可憐的就是S兒的斷奶沒有斷成功。在妊娠期內沒有奶的時候，他每晚上要含着母親的乳纔睡下去。現在有小妹妹了，母親有了點奶了，他便和妹妹爭着吃，平時就營養不足，並且在產後很衰弱的J夫人的身體終敵不過他們小兄妹的剝削了。

因為妻的分娩，J向學校請了一星期的假。在這一星期中日間看護S兒由他完全負責。一星期的假期滿了，要到學校上課去了。他上課去後，小兄妹兩個的看顧責任完全要由J夫人一手兼理了。J夫人也知道這星期非起來勞動不可，所以兩三天前她就離開了產褥。

星期二的下午四點多鐘，J由學校回來，還沒有進門就聽見裏面小兄妹一同在合唱般的痛哭着。平日他回來一定看見T抱出S來迎他的，今天也不見了T的影子。他纔踏進門，小腳的單眼婆婆抱着S兒慢慢的迎出來。S兒在她腕中拚命的掙扎，哭着呼媽媽。

『T呢？』

「老爺沒碰着他麼？太太有點不好，他到學校叫老爺去了。」  
「太太怎麼樣？」  
「不等單眼婆婆的回答，忙跑向裏面的房裏去。」  
「兒看見父親不理他，更狂哭起來。」

小妹妹倒在母親的身傍不住的哀啼。  
「夫人閉着眼，張開口，呼吸很急般的，她像很耽心睡在身邊哭着的小女兒，但無餘力去看她了。」

「你怎麼樣？身子不好麼？」

「頭痛發熱！」  
「夫人歎了口氣，眼睛也睜不開！」

「把掌心按在妻的額上，就像按在盛着熱湯的碗背上一樣。」

「這還了得！產褥期內的體溫高到這個樣子是很危險的！這非快些請醫生來診不可！但共醫藥費呢？」  
「站在牀前，思想了一會，這種危險的病狀告訴妻不得，沒有醫藥費的苦衷也告訴妻不

得。他聽着他們小兄妹的哭聲和妻的病狀，雙行清淚不斷的滾下來。幸得「夫人閉着眼睛沒有看見。

營養分缺少，睡眠不足，產後的思慮和勞働過度的「夫人終惹起產褥炎這種危險的病症來了。

「跑到書案前把書堆裏的『家庭醫藥常識』那部書抽了出來，翻開婦人產科那篇來看。默念了兩三回覺得妻的病狀有些像產褥炎，有點不像產褥炎。他愈查看醫書愈不得要領。他祇注意到這一段……若體溫過高為預防腦膜炎及心臟麻痺起見須置冰袋於病者之額部及胸部……」

——莫說我們家裏沒有這種時髦的東西，作算有時，在這地方這時候也買不出冰來。——J想了一會，拿了兩方手帕浸溼了冷水，把一方貼在妻的額上，一方貼在妻的胸口。冷溼的手中貼在胸口時，妻的呼吸更急激了些。

他在瞬間決意請醫生去了，——不能再吝惜那五塊錢的診察費了。他忍着眼淚打開衣箱，他檢了幾件見得人的衣裳——妻的唯一的藍湖縐棉衣（她的嫁妝）和文華縐裙，S兒的一件銀灰色湖縐小棉袍和自己的一件舊皮袍，用一個大黑包袱把這幾件衣裳包好了就急急的出去。

他本想把妻手指上的定婚戒指取下來，但又怕她傷心，所以終沒有取，把這幾件衣裳來替代了。幸得妻和S兒是很少外出的，她自知命鄙，很自重的不到外面去，也沒有人來看她，所以她這件比較好一點的衣裳也祇鎖在箱裏沒有穿的機會。

J出去的時候，小妹妹像哭倦了，睡下去了。祇有小哥哥還抱在單眼婆婆的腕中，看見父親不理他就出去了，又悲哭着追了出來。

醫生來了，診察的結果，說是急性肺炎——產後睡眠不足，受了寒氣生出來的毛病——不進病院是很危險的。

『進院要多少使費，先生？』

『分三等，三元，二元，一元。三等病室恐怕住不得，因為病人是產後的人，要看護週全些，不能進』

等病室也要進二等病室。」

「小孩兒怎麼樣？跟母親進院麼？」

「僱個奶媽吧！」

「……」

單眼婆婆到這時候竟流出眼淚來了。

J 送妻進了院後，買了一罐「鷹牌的煉乳」和一個喂牛奶的玻璃瓶子回來。小妹妹像餓得厲害了，不再專揀母親的奶了。他抱着小妹妹喂牛乳給她吃時，小哥哥在傍邊也哭着說要吃。J 忍着眼淚把小妹妹交給 T 抱着，他隻手抱着 S 兒坐在他膝上隻手拿着玻璃瓶喂奶給小妹妹吃。

「冒失的單眼婆婆重重地把房門推開，跑了進來，轟的一聲把小妹妹嚇哭了。」

「什麼事？」

「老爺，房主人說，這個月的期限又過了四五天了，至少前個月的租錢要清算給他。」

J 低着头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了。妻進院的錢還不知向什麼地方籌措呢。

小妹妹還在不住的悲啼，大概她找不着她的媽媽哭的罷。爸爸和哥哥的眼淚都給她引誘出來了。

一九二五，五，二九夜十二時脫稿於武昌長湖堤南巷旅寓。

## 約伯之淚

Coix Laeryma-jobi

(1)

自聽見你和高教授定了婚約以來，直至寫這封信的前一瞬間，我沒有一天——不，沒有一時一刻不恨你，也沒有一時一刻不呼喊你的名字。有時咒咀你的名，有時喊着你的名流淚。及今想來——開始寫這封信的瞬間——我祇能說是我的靈魂還在依戀着你，因為我並不覺得對你還有這樣深刻的戀！

現在，開始寫這封信的瞬間，我雖然一樣的呼喊你的名字，但呼喊時的感情完全和從前大不相同了，我的態度是很泰然的了。

T君今早來病院看我。他說你和高先生將於下月中旬舉行婚禮。珊珊，讓我替你們倆獻幾句祝詞嗎！但我想，我向你們頌幾句不切實際的祝詞時，你定會懷疑，說我是因嫉妬而寫的惡意的諷刺吧。所以我把這幾行虛飾的文句塗抹掉了，諒你能體察我，不會怪我全無友情吧。

珊珊好友——這個稱呼，諒你總可以答應我對你呼喊吧——我不能不感謝你，因為你替我裝飾了我的青春期的歷史的前幾頁，我的青春期不至於完全無意義的度過去，可以說是出你之賜！我的青春期的結束得這樣快，不至流於凡俗，也可以說是出你之賜，這是仍常感謝你的。不過我不再致謝

詞了。我若再致謝詞，你又定會懷疑我的謝詞是惡意的譏刺吧。

璉珊好友，我們都是研究生物學的人，對人類的本能是有相當的了解的。我是向青春快要告最後的訣別的人，對過去的青春常懷眷戀，常痛惜青春逝去之速。想你定會笑我不善解脫，尚迷戀着我們的過去。但璉珊，你要知道，我的心是和我的身軀一樣，不喜歡外飾的，這是我對你的不偽的自白，我對我所懷戀的青春不能無淚的匆匆別去！

我的青春之歷史已經念到最後的幾頁來了。

愛我的，憐我的，友朋們都說，我的病突然的增劇，完全是璉珊害的。換句話說，縮短我的青春期的就是璉珊！但我不能怨璉珊，也無勇氣再怨璉珊了。我從前曾向你頌我的讚詞——你是我的青春期中太陽！你是我的青春期中光！你是標有我的生死權的天帝！你是我的生命之神！我的近狀完全是神對我的一種刑罰，又何敢怨！

明知我的青春不久就要幻滅了，但我仍不能不衷心的感謝璉珊——我的上帝！自認識璉珊以後的數年間可以說是在我一生中最早最光輝燦爛的時期。每想及璉珊，禁不住要肉躍血湧！每想及璉珊，暗夜亦覺光明，糞土亦呈薰香！近日的病中生活雖然苦楚，但我並不覺得生涯悲哀而寂寞！我得認識璉珊，我可以說不虛生了！因認識璉珊，我纔有過去的燦爛美麗的青春，因認識璉珊，我的心上纔印有永生不滅的可懷戀的追憶！我的生涯中有這一段的精華，我是滿足了的，死無怨言的了！我的病院

中生活，在一般人看來，是何等痛苦，何等悲哀，何等孤寂的喲！但我——曾在你的幻影中呼吸過來的，我覺得這些微微的痛苦，悲哀，孤寂，實算不得什麼；我的一生已經是很有意義了。

不能得你的永久之愛，不能長跪在你的裙下的我，聽見你和高教授的婚約成立了以來，數個月間對你不能無怨。但現在我對你祇有感謝而無怨了。璉，望你了解我，了解我這封信之來，第一是表示我對你的謝忱，第二是報告你，我的生涯因璉而增加不少的光輝和色彩；我的生涯因璉而變為極有意義的了！

我這個有意義的燦爛的青春歷史，不忍聽其自然湮沒。我想你也定和我同情，不忍聽其湮沒吧！璉，望你再忍耐些，我們再把過去的我們的歷史翻過來從頭再背念一回吧！

### (二)

我初次認識你並不是在進校以後。我們的初次認識是在入學試驗之前。我還記得，你也怕記得吧，我們初次認識是天氣炎酷的立秋日的晚上——x年前的立秋日晚上。

那年的暑假期間，你我都由鄉間出來投考W大學。你是A縣女子師範第一名的畢業生。我是B縣中學第一名的畢業生。都是代表母校的 *Champion*。這個共通點或許是聯結我們的感情的一個因子。

立秋日距考試期還差三天，我還有x年前的日記可以查考。考期迫近目前了，一千多的投考生



都流着臭汗在旅舍裏埋首書中做溫習的工夫，祇有你我很脫落——或者很多和我們一樣脫落的投考生，不過我們不認識吧——還跑到公園裏去乘涼。我們同由公園出來同搭電車時，約有九點多鐘了。這時候電車裏沒有幾個搭客，空席很多。你恰坐在我的對面。我那晚上在朋友家裏喝了點酒，還不很清醒，坐在電車裏祇閉着眼睛打盹。引你注視我的就是我這樣的醜態——頭腦跟着電車一起一伏的搖動，滿臉通紅的在瞌睡的醜態。你終笑出聲來了。我聽見你的笑聲，忙睜着醉眼來向周圍張望。我這種茫然不得要領的態度更引你笑個不住。到後來我纔發見笑我的就是你，坐在我的對席的你的笑聲是為我而發的。你看我注視你，你忙側過臉去，用手中掩着嘴，還在忍笑。

『你這個女子真失禮！有什麼好笑！』我當時這樣的想着望了你一眼。祇一望，我的微憤登時消失，我的靈魂登時給你的有 *Clara* 的圓黑的腫子攝取去了。

『有生以來初次看見的美人！初次看見的天仙！』我當起了這樣的感想。你的斷了髮的姿態更覺動人。

發見了你這個美人坐在我對面時，我的酒意也清醒了！

電車過了幾個小停留所，停止了後再行駛，停止了後再行駛，在這個短期間內，我不能不時偷看你。但我看你時，你也在看我，我倆的視線有幾次碰着了。你的無邪的笑顏終再演給我看了。你對我笑了後，我也笑了。我們這次的相視一笑，完全是放電時的兩極的火花！最初一二次的望你，還覺得有

點不好意思，經這次的相視而笑之後，我的膽大起來了，我再不客氣了，不轉瞬的癡望着你繼續了十分鐘以上。你看見我這樣的癡望你，你纔紅着臉低下頭去。

電車到了P門內，你站了起來。我知道你要下車了。P門離我住的旅舍還差三四個小停留站，我決意步行回去，跟你下了車。

你向大街左手的橫街進去。近十點多鐘了，街上很少行人，我也跟着你進了那條橫街。你幾次翻過頭來看我，看了我後就急急的跑。你後來不是說，怕我是個不良少年，對你有什麼意外的舉動，所以急急的逃避。在一個小胡同口，我追及你了，我用我的肩頭向你的肩膀擦過去。你忙翻過來怒視我——電柱上的電燈照着你的怒容給我看——你終向我發言了。

『跟我來做什麼事！』你的 *coquettish* 的聲音在暗空中振動。你說了後，急急的走進那條單口小胡同裏去了。我望着你的倩影在胡同裏的一家小洋房子中消失了後，纔步行回自己的旅舍來。

(三)

到了考試的那一天了，W大學校庭裏擁擠着千多的投考生，他們都不情願悶坐在黑暗而狹小的休憩室裏面。

我——恐怕不止我一個人，所有男投考生都和我一樣吧——走過女生休憩室前，發見你端端正正的坐在一個椅子上，手裏拿一本書，大概在溫習今天要考的功課吧。我望見你時，初覺得不好意思。

恩，卻又感着一種驚喜。我免不得要停着足望你一望，我倆間像連絡着有無線電波，你像知道在休憩室門首望你的是我，你也翻過臉兒來。當我們倆的四條視線碰着時，我知道你心裏也感着一種意外的驚異。

事有湊巧，我們的坐席不但編在同一個試場裏，並且座席還相毗連着。你還記得吧，試場裏的座席不是每行二十人麼？我的坐位是第四行的六十八號，你的坐位是第三行的八十八號。若不是那幾個監考員——面貌像閻羅王吃着辣子般的可怕的監考員在高聲的警戒着我們，我定偷看你的試卷的內容了。但有一次我比你先繳卷，你的字寫得異常的娟秀，我已知道了。

我們正式的初次交談在什麼時候你還記得麼？考數學那一天，你比我先繳卷。你站起來收拾鋼筆和墨水瓶時，我正在計算最後的一個三角題。我看見你先站了起來，心裏煩亂起來，想跟你出去，就把最後的一題擱下了。揭曉時，你的名列在我的前面，也怕是這個緣故。我跟着你把試卷送到繳卷處了。你翻轉頭來望着我一笑。我當時想，我這回考不入選也算了，我的勞苦已經得了高價的報酬了。這一個高價的報酬，就是你那天交卷時的對我一笑！

『今天的數學試題太難了！』我捉着了機會向你說了這一句。你竟賞了我個臉子。

『今天的題不算頂難，就是第四的幾何題有點難。其餘的幾題都算普通，適合我們的程度。』

『是的，不比N大學故意唱高調，專出艱深的問題難為我們中學生。』

你再不說什麼了，祇點了點頭就向外面去了。及今想來，我太膽怯了，我當時該跟着你出去。我想我跟你去，你總不至於拒絕我不許伴你同走一程吧。但當時的我——在無邪的時代，也是在性的煩惱的時代的我——總覺跟着你去是一種可恥的不道德的行為，終把這樣好的機會失掉了。

我那晚上回到寓裏來祇幻想着你的倩影，教科書雖然打開着擺在我的面前，但何曾寫日——祇顧着幻想你。那裏有心思溫習！

幸得沒有下第。若下了第時，我定怨你，說是你害了我的。

第三天的考試科目為地理博物。有一個監考員穿着很漂亮西裝，年紀也還輕，大約不過三十多歲吧。他常跑到你的座席去看你的答案。以你的美貌，引起了一班監考員的騷動，本不算什麼奇事。全場約有十多個監考員，沒有一個不在你座席旁邊多走幾回罷。但那位穿西裝的監考員到你座席邊來的回數特別的多。嗚呼，我為你所受的損失不少了；因為監考員多在我們座席的附近徘徊，我的思索力因之陷於混亂的狀態了。不然我的入學試驗的成績不會這樣壞吧——不會由榜末數上去的第十名那樣壞吧。

不用我說了，我們進了學後，纔知道那個穿漂亮的西裝的監考員就是高教授！當你把博物的試題解答完了後，站了起來收拾你的筆墨，高教授忙跑過來，要你手中的博物卷子看，你不是微笑着說。

『我都要繳卷了，還看末事？』

啊！你的 *conclusion* 的聲音又波動進我的耳朵裏來了，我的博物的答案再寫不下去了。博物是我頂得意的學科，但都失敗了！

我們進了校後，以你為中心不絕地圍集了許多年輕的男性。第一是高教授——生理學兼解剖實習的教授。跟在高教授後面的有音樂教師 G，本系的你的同鄉 H，工科大學生 M，醫科大學生 F，教育系的二年生 N 和我七個人，算是包圍你的第一圈——最內圈的人物。以外的人都曉得對你絕望了，漸次的紛散了，祇剩下我們七個做你的盲目的俘虜！不得志的同學們就替我們造了一個名詞——七星伴月！

在 W 大學校的你的確做了青年男性的禮讚的對象！

(四)

你沒有住校，你做了個走讀生，每天由你的伯父家裏來學校上課。七個人中要算我和高教授接近你的機會最多，因為我和你同系兼同級，高教授每天教我們的功課。按理我對你比高教授有優先權，對你表示愛的機會也比高教授多。我的失敗的原因，說出來或許你不願意聽下去，是為我沒有高教授那樣的學問，沒有高教授那樣的美貌，不像高教授那樣的有錢，不像高教授那樣的有膽量進行戀愛！論我的學問，祇會念高教授的講義；論我的資格，不過是個大學預科生；論錢財，家裏並沒有充分的求學費寄來；並且我是個瘦弱身軀的所有者，沒有能得女性愛顧的風采；我也是個一和女性接近

就會臉紅紅的怯懦者！

我還算是個在戀愛生活上由你得了一部分的裝飾的人。C音樂教師因為你去了職。你的同鄉H君因為你發狂了。工科學生M因為你犯了神經衰弱症，自殺了。醫科學生N因為你連年留了級，退了學。教育系的二年生N和我同病，犯了咯血症中途退學回家去。終至……啊！不說吧，說出來何等的傷心呢！

瓊珊！我寫到這裏，不住地咳嗽，終咯了幾口血！看護婦進來看見我的病狀，禁止我執筆！當看護婦禁止我寫字時，我便聯想起 The Lady with the Camellias 來了。我和她倏同運命，所差異的我是男性，她是女性罷了！

但我的有恣義的青春歷史何能讓牠湮沒呢！前半部是歡愛的歷史，後半部是慘傷的歷史，我都不能讓牠湮沒！看護婦去後，我還是繼續寫下去。

以你為中心，包圍着你的幾個男性，或因為你受了制命傷，或因為你成為社會上的落伍者。你聽見我這樣的說，你定會疑我把他們所蒙受的禍害的責任都移到你頭上去。你如果這樣想，那你就誤解我了。他們之為社會上的落伍者，他們之受制命傷，完全是他們咎由自取，當然無要你負責的理由。因為我深知你初在學的一二年中還沒有對異性發生戀愛的意識。勉強的說，要你負責任的就是你那對深黑的腫子，有曲線美的紅脣太把青年男性的情熱煽動起來了。我們的學校寄宿舍生活像

在沙漠上一樣的枯燥，你的有曲線美的紅脣能潤濕我們的枯燥的生活。我們在性的煩悶期內的生活也像在深夜中一樣的幽暗，你的深黑的眸子是一對明燈，照耀着我們。我們像夜間的飛蛾，都向你的眸子發出來的火燄撲來，或被燒死，或受灼傷。但是火燄自身並不任咎，也沒有罪！那對明燈並不知道牠們的火燄下橫陳着幾個飛蛾的死屍，仍然繼續着放射牠們的美麗的光線。

我們稱你為 *Innocent Queen*！你真是個無邪的處女！你真是個不知罪惡為何物的處女！  
璉珊，當時在你周圍的這幾個男性，互相排擠，互相傾陷，互相呪咀，互相憎惡，爭先恐後地撲進由你的那對眸子所發出來的火燄中去，或受重傷，或殺其身。但你還是無感覺地仍然保持著你的無邪的處女之尊嚴，你那對深黑的眸子仍然放射出純潔的光輝。

淘汰的結果，到後來祇剩我和高教授沒有預命也沒有負傷。我知道我們站在最後的一幕的前面來了——我和高教授互處於相對，不能並立的位置來了。

我尊敬高教授是堂堂的一個紳士。我尊敬高教授是一個勤勉的科學研究家。他不單精通專門的生物學，在他的專門學問外，對文藝哲學也有相當的研究。其他的教授在圍坐着空談，圍坐着喝酒，耗費有用的時光。但高教授卻籠在實驗室裏翻參考書，看顯微鏡，的確是個有數的勤勉的科學家。

但我在這裏要說幾句赤裸裸的話，我因為你，我從那時候起——入學試驗那時候起，我對高教授就沒有好感，對高教授事事都抱曲解。我當他的篤學的態度是種誇銜。我當他的沉着的性格是偽

善者的慣用手段。我一面讚許高教授的美點，一面別有一個『我』戴着強度的色眼鏡觀察他。我那時候真夢想不到高教授是將來支配你一生的運命的人！因為我深信你是個女神，是個最高尚的處女！我想不單高教授，在這世界上沒有能夠自由轉移你的處女性的男性存在罷！誰知道我的想像完全錯了！

(五)

恐怕是我過於怯懦了吧，或過於追尋浪漫的夢了罷。我到此刻還不能由那空想的幻夢解脫出來呢！璉珊，你那裏知道我寫這句時是何等的傷心喲！

璉珊！我所描想的你的尊嚴而高尚的幻影就這樣輕易的給高教授一手破壞了。我的胸祇印着一個名叫璉珊的大理石的塑像，我不敢褻瀆你，不敢說你是個屬一個男性的所有物；我祇當你是永久的給歡悅與青春的人們的至上的藝術！

璉珊，你還記得罷。我第二年的暑假不是到K山去採高山植物，寄了許多標本給你麼？我一面採草花，一面在胸裏描想你的深黑的腫子和有曲線美的紅唇。回到家裏來的我沒有半點生趣，幸得利用寄標本給你的口實，每天寫封短簡或明信片寄給你，以慰我的寂寞的情懷。我幾次想在信末加批一句，『我在這信箋上接了無數的吻寄給你，』但我終沒有這樣的勇氣。璉珊，你要可憐我是個怯懦者



我在暑假期中沒有一刻不在胸裏描想你的倩影的。在煙雨迷濛的K山上採植物時思念你，目着朝露在草原上摘野花時也思念你。戴着草笠坐在烈日之下時思念你，側卧在牀上望窗外的明月時也思念你！誰知你就在這暑假期內和高教授攜手並肩在耽享你們倆的戀愛之夢呢！

二個月的假期快滿了，我忙趕回學校來。我回到學校來時距開課時期還差兩星期。我上午到校，下午就到你的住家去訪你。我在途中，胸裏起了一種熱烈的鼓動。但我走到你的書房門首時，我的熱烈的鼓動就完全冷息了。映在我的網膜上的景象是——

開着南窗，學校裏的擴大率最高的顯微鏡搬在你的書案上來了。你和高教授頭接頭的輪着檢看顯微鏡下的標本。

你聽見我的足音，先翻轉頭來招呼我。隨後高教授也翻轉頭來，我不能不向我的最敬而又最恨的先生鞠躬了！在這瞬間，我自己能夠感得着我的臉色變成蒼白。我的沒有血色的上下脣不住地在顫動了。

我這時候的心和身給從沒有經驗的強烈的嫉妬和醜劣的猜疑激烈地燃燒着了。我呆呆地站在你的書房門首好一會，不知道進來好呢，還是回去好呢。

「我們接到你的信，知道你幾天內就會回來了。料不到你到得這樣快。進來坐嗎！」  
「珊珊，當你看見我時，不是說了這一句麼？你的話裏面的『我們』二字引起了我不少的反感。」

『進來談談嗎。』高教授也臉紅紅的微笑着看我，我知道他很不好意思的了。『你寄來的高山植物標本很多有價值的。』他再敷衍了一句。

我到了這時候，只得進來了，坐在你的書房的一隅。

『Mr君，你前學期試驗的成績很好！』高教授像不好意思到極點了，祇把這些話來敷衍。

『我想你早就該回來的。我真的天天都在望你。』你看你的臉曬成這個樣子，像個 Negro 了。『你不是這樣的。』我麼？你真是個 Innocent Queen，你說笑的態度，無論誰面前，都是很自然的。我看見了你的自然的態度，又覺得自己太卑劣了，剛纔竟對你懷了一種醜惡的猜疑。

我很感激你，也起了不少的快感，因為你竟過來把我手中的草帽和夏布長褂子接過去掛在衣架上，並對我表示一種親切的微笑。你這時候的態度真的叫我感動，因為你的態度完全是做姊姊的對她的弟弟的態度。我不敢仰視你了。我同時又感着心裏對你起了一種醜惡之念，很可恥！

我常時想，你以姊姊的態度對我，我是很歡迎的。不過我想到，萬一要我叫高教授做姊夫時，我就不情願了。

高教授像不好意思，過了一刻，他就告辭回去了。

高教授去了後，你把我寄給你的花草標本再拿出來給我看。經你的整理後，你一一夾在一冊大書裏面。你從書裏取出來托在掌上交給我。你的掌背的溫暖柔滑的感觸引起了我不不少的興奮和快

感。我倆的手觸着時，我看見你紅着臉，斜睨着我一笑。

六

珊珊，我總你的程度一天深似一天，我的煩惱也愈陷愈深無從解脫了。你那時候思念我的程度如何雖不可知，而我則常常為你流淚。我自回校後，沒有從前那樣勤勉地清理我的校課了。我祇喜歡耽讀各種文藝書籍，也時時學寫些『臨風洒淚，對月長吁』的一類文字。最奇怪的就是我常常無緣無故的悲楚起來，忍不住要流淚。每遇這樣精神奮激的時候，我便一個人跑到操場裏去，在無人的地方痛痛快快的洒一番悲淚。自我的精神變態後，看見你活活潑潑地和高教授談笑，我更感着一種無名的嫉妬，也對你懷恨起來了。珊珊，我會對你懷恨不是件奇事麼？

珊珊，我的確戀愛着你，十二分的戀愛着你，但對你，我可以發誓說，我不敢望你為我的所有，因為我的確是自慚形穢！戀愛着你而不敢希望你為我之所有，是何等的一種矛盾！珊珊，我告訴你，我不敢希望你之為我所有，是因為我自知我抱有不治的遺傳病！告訴你，則你定急急的遠避我，不告訴你，自問良心上過不去！第二的原因，就是我一為一個家無擔石的人，作算你對我的病深抱同情，願和我同甘苦，但我無足安置你的家，你跟着我同棲幾年後，難保你不後悔吧。

最痛心的，就是我没有一次對你表示過我的戀愛。及今想來，你定會笑我愚笨吧。這半是因為我是個怯懦者，半是因為我有不願在你面前吐弱音的自負心。我怕我把戀愛向你表示了後，不得你的

容納時，是何等的殺風景喲。

我告訴你一件事。因為這件事，我知對你的希望什九絕望了。秋深的一天，我和T君到杏花天酒樓去吃酒。我聽見隔壁大廳裏有高教授的聲音。T君從木柵縫隙偷望隔壁廳裏的來客，原來四個人都是我們學校裏的教授。一個是植物學教授章先生，一個是國文教授俞先生，一個是歷史教授謝先生，還有一個是高教授。

我聽見俞教授和謝教授同聲的說，

『老高，老高！你的豔福真不淺！你居然獨占花魁了！我們都賀你一盞。』

『不錯，該賀的！我也賀一盞。今天要罰他做個東道纔對。』老教授章先生也發他的風流的論調。神經過敏的我馬上直覺着他們所說的花魁是你了。你想想，我當時聽見如何的難過喲。

『學生間年輕的美少年不少呀，怎麼沒有一個和她生戀愛的？』謝教授在提出他的懷疑質問他們。

『她說，親口對我說，學生裏面沒有一個有出息的人。她說，同學中沒有可佩服的人，祇有可憐憫的人。』

『啊！恭賀！恭賀！吃酒！吃酒！我們預先替高教授和×女士舉個祝盃！滑稽的俞教授在狂笑着催他們喝酒。』

璉珊，大概我也在你的計算中的沒出息的一人了！我本不望你的佩服，祇望能得你的憐憫。我能得你的憐憫，我死都情願了。

高教授祇笑着說，『沒有的事，沒有的事！』但他口調是很得意的，馬上聽得出來。他當他們幾個教授前默認你是屬他的所有了。

從杏花天酒樓回來後的我，化身為兩個『我』了。我決意不再思念你了，但另一個『我』祇管在催促我莫離開你。我本想請假，或竟退學回鄉下去養病，但另一個『我』又在逼着我要受學期試驗。

T君是我的摯友，他知道我的一切秘密，他知道我癡戀着你，他知道我因為你咯血。他常流着淚勸慰我，勸我早回鄉下去調養。因為有你在前，摯友的忠告和勸慰終不生效力了。我太對不起我的摯友了。我當日若聽T君的忠告，我今日的病勢不會這樣沉重吧。

但是要死的還聽他死的好。失了你的我早無生存的價值了；就死了又何足惜！

(七)

璉珊，就今日的我的情形——失戀和疾病的情形而論，我後悔和你認識了。我若不認識你，不會有今日的痛苦罷。璉珊，我近來的苦狀，恐怕不是你能夢想得到的。

冬期的學期試驗完了後，我不是到你家裏去看你麼？一鈎新月掛在西天角上，氣溫雖然很低，但

沒有風，我沒有帶圍巾，也不覺得如何的寒冷。

我到你家裏時，你纔吃過晚飯。你還在廳前抹臉，看見我很親熱的過來和我握手。

『請進房裏坐。我一刻就來。請到我書房裏坐。』

你這幾句話在我的冷息了的心房裏生了點溫氣。你房裏的暖爐裏生了火，裏面的溫度和外面的相差得很遠。我坐在你的房裏身心都溫暖了。

今晚上是我對你最後的訪問。

我祇坐了刻，就向你辭別，告訴你我明天就動身回家去。我來時候，心裏準備着很多話要向你說，但坐在你面前，又說不出想說的百分之一來。

難得你竟踏着月色送我一程。

『高教授是個很和藹可親的人。但我總不很喜歡他，因為他的性質差不多和女性一樣。』你忽然對我說了這幾句話。神經過敏的我祇當你因和高教授親近而自慚，故隨便說這幾句無聊的話來安慰我。但我聽見了後，也不便加什麼批評。

『做了人對各方面總不免有點牽扯不自由。我們能夠到不受任何種感情的支配的地方去就好了。』你說了後，又歎了口氣。

『是的，我總想我們能夠到沒有人類的地方去！』我在這瞬間，又覺得他們說的話都是謠言，不

是真的了。高教授雖然愛你，你不見得定屬意他罷。但我翻顧着天仙一樣的你，同時思念到蒼黑瘦弱的我，又自慚形穢。我覺和你並着肩走，不褻瀆了你麼？

新月早在水平線下隱了形，祇我兩個人全浴在幽寂寒冷的闇空中。我們默默的在街道上行了一會，都像耽溺在一種空想裏面。

——就這個樣子告永訣麼？這是如何難堪的事！——我終流下淚來了。在這闇空中，大概你沒有看見罷。走到大街口來了，你停着足向我說：『再會。』我愈覺得悲楚，不知不覺的握了你的雙手，像兄妹握手般的，握了你的雙手。

『你的手多美麗！』

你伸着雙掌給我，任我擰摸了一會。你像在說：『我們的會面祇有今晚了，這一點點的親愛還吝惜着不表示也近人情麼？』

我的神經過敏，事事都對你抱曲解。

我在這瞬間，心臟起了一種高激的鼓動。這種鼓動在生理上引起了一種難堪的痛苦。我很想乘勢擁抱着你接吻，但一念及我的可咀咒的疾病，忙放了你的手。

第二天我動身向故鄉出發，三天之後我回到家裏來了。我在途中祇後悔前幾晚上不該輕輕的放過了。我祇望年假快點過去，早點來學校會你。

我回到家裏後一星期，接到N君寄來一封信，他告訴我你已經知道我的病了。他又告訴我，你託他向我致意，並望我調攝身體。我讀了N君這封信，我的身體像掉在絕望的深淵裏去了，我想你必因我的病而厭棄我，連絲毫的餘情都不再給我了罷。我自己對我的痼疾尚且萬分厭棄，何況他人呢。我在家中住了三星期了。在這三星期間，咯了四次血。我的病又加重了些，遠因是學期考試時，用功過度了，近因是這兩三星期間天氣太冷，我傷了寒，體溫高至四十度，繼續着靜卧了十多天，纔平復下去。我想我不久就要和N君同運命了罷。

(八)

舊歷十二月的中旬了。村裏的人們都在忙忙碌碌地準備迎他們的新歲。他們一年間的勞苦已告終了，各人都元氣旺盛的繼續着向他的生活的道程前進。我對他們懷着一種嫉妬。覺得他們都是在嘲笑自己的病弱。

記不清是那一天了，那天的天氣和暖，可愛的太陽，整天的照在我們頂上。我吃過午飯，精神稍覺舒暢，決意到野外去轉一轉，呼吸新清空氣，因為我不出戶外，快要滿一個月了。

提着一根手杖，雙足運着病軀走到屋後的一條溪水附近來了。溪的兩岸叢生着雜草，有認識的，有不認識的。到了後來我發見了一種植物——祇聽過先生的講義，沒有看見過實物的屬禾本科的串珠草，牠的學名是 *Colin Lærnyma-johi*，就是我們從前戲譯牠做『約伯之淚』的。你大概還記得



吧。章教授祇會暗記牠的學名，至約伯出自何書，他並不知道。同級的專做績分奴隸的蠢蟲們當然更不知道。知道約伯的典的祇有我和你兩個人。我們望見章教授在黑板上寫出這個學名來時，我們不是相望而笑麼？你還告訴我約伯那篇文章很好，勸我買一部聖經來讀。我本來不喜聖經的，但因為是你的命令，我終買了一本裝訂很精美的新舊約合本，遵着你的命令一篇一篇的念。

我發見了『約伯之淚』和遇着你一樣的歡喜，因為牠的確是聯結我們間感情的紀念物！我採了幾枝回來，打算寄二三枝給你，這種植物並沒有什麼美觀，但我一念及牠的名，心裏就愛着一種感動。

採了『約伯之淚』後，身心都感着一種疲勞，我再無力遠行，祇得咳嗽着緩步回來。那晚上，我禁不住翻開那篇書來看。我無意中翻到第六章第八節以下的一段了。

..... Oh that I might have my request; and that God would grant me the thing that I long for!

Even that it would please God to destroy me; that he would let loose his hand, and cut me off!

Then should I yet have comfort; yea, I would harden myself in sorrow; let him not spare; for I have not concealed the words of the Holy One.

What is my strength, that I should hope? and what is mine end, that I should prolong my life?

Is my strength the strength of stones? or is my flesh of brass?

Is not my help in me? and is wisdom driven quite from me?.....

我不是把這幾節抄下來，不再寫信的，和『約伯之淚』一同寄給你了麼？

我住在家裏，憐憫我的人祇有我的老母和鄰家的少女了。鄰家的女兒祇十三歲，她知道我的病，但她並不恐怕，時常跟着我來在田野間散步，大概她是沒有關於這種傳染病的智識罷，但我祇當她是因愛我而不畏避我的病。按理，我自己應當遠離一般健康的人。但我對畏避我的病的人總是抱反感。對不畏避我的病的人便生無窮的感激！在這世界中祇有她——鄰家的少女可以算是我的知己吧！

我自己知道我的病無恢復的希望了，我自暴自棄的想早點結束自己的一身。但同時希望着能有一個人和我一同死。能得一個人——尤其是女性——和我一同死時，我可以說是不虛生了。但我的目標不在你的身上就移到鄰家的少女身上了。對你，我可以說是全無希望的了。但乘她的無智，強要鄰家少女為我犧牲的如旭日之初升，有無窮的希望之身，在我的良心上是不忍做的事。

但是另一個『我』常在催促我早點覓個機會向鄰家的少女要求接吻，把病毒傳染給她。她大

概不會拒絕我吧。

我聯想到假定向你要求接吻時的你的態度了。你不知道我有病毒時，不會拒絕我的要求罷。但現在你已知道我的病了，對你早絕望了。

(九)

鄰家的少女在我眼中算是頂美麗的女性了。我的變態心理幾次逼着我想去要求她的生命為我的犧牲。一種慾逼着我想去和她接吻。

我隨後聯想到對她的犧牲我應當提出的代價。但我是個前途黑暗的人，能提出什麼代價呢！我的物質的所有，不過三五畝田，一頭牛，幾頭豚吧了。但這些都是我的父親生前辛辛苦苦掙下來遺給我的和母親終年勞苦不息的產物！

「母親！你祇有一個兒子，但快要死了的！我死了後，你也快會死罷！沒有我，你那裏還有勇氣生存！所以我叫你不要再辛辛苦苦的耕作和飼養這牛豚了。都送給鄰家罷！因為我們死了後，鄰家的少女也會跟着我們來，我們也不至於寂寞。」我幾次想這樣的對我的老母說。

「×兄，你的精神今天好了些麼？沒有血了罷！母親說了後，蹙着雙眉，歎了口氣。她的多縐紋的焦黃色的雙頰，不住在微振。說了後，又踉踉跄跄的跑向柴房裏去了。我看見老母的衰老的樣子和聽見她的悲歎，剛纔想說的話，終不敢說出口來了。」

我此刻領略到老母的傷心了——看這獨生的兒子患不治之病，每天祇她一個人在煩憂和勞苦中的傷心。我此刻纔領略到了。

「母親，母親，你看見你的兒子患這樣的病，你的腦中就不斷地描想着父親咯血而死的情狀罷。」

「珊珊，你聽見我去年冬在家度這樣的慘傷的生活時，你總不至於全無感動罷。」

珊珊，我真是個可憐人，在這荒涼的山村中，祇一個能和我暢談衷曲的鄰家的少女也離開我了，離開了她的我真的是個孤獨者了！雖有老母，但我不情願和她多說話，也不忍和她多作傷心之談。因我一啓口再說不出樂觀的話來了。

快要過新年的一天下午，我一個人倚着手杖，站立屋後溪水上面的石橋上，俯瞰着流水。我看了一會擡起頭來，望見鄰家的少女急喘着跑向石橋邊來。

「×哥！」她祇叫了我一聲，紅着臉不說下去了。

「什麼事？你這樣的急喘着跑了來？」

「對不住了，我問你，你是不是患肺癆病？」她說了後，睜着她的無邪的眼睛仰視着我。

我聽見她的這一問，像聽見霹靂般的一時不會回答她，祇覺胸的内部緊痛着，忙用左手按着胸

口。

過了好一會，

『誰對你說的？』我惡氣銷沉的反問她。我想在這茫茫的世界中，我祇有這個小朋友，無邪的女性的友人也快要給這種可呪咀的病奪了去了。我想到這點，我心裏感着一種哀傷！我不該不早告訴她。我是個患肺病的人，我太自私自利了。我太無道德了。珊珊，我並沒有——也不情願把咯血的事告訴你，但終給你知道了。我又還想瞞這個天真爛漫的少女，但也終給她曉得了。

『家裏的母親說，你天天吐血，像嘔酒般的吐血！』

『還說了些什麼話？』

『母親叫不要再和你親近。叫我不再跟着你走路。』

『你母親說的話是真的。你以後不要跟了我來，不要和我說話吧。』我說了後黃豆粒般大的淚珠一顆一顆的掉在石橋上面了。

我在石橋上癡站了一會，覺得雙腿有點酸軟，忙蹲下來。鄰家的少女看見我蹲下來了，她也蹲下來。

『×哥，我不和你說話，你就這樣的傷心麼？那麼我不給我的母親知道，還是和你一路頑罷。』少女忙湊近前來安慰我。珊珊在這瞬間自暴自棄的思想，險些叫我向她犯罪了。我的唇待翻過來向她的嘴邊送時，她忙站了起來。

「臭！哥，你呼出的氣息很臭！」她用她的小袖掩着她的鼻，蹙着眉凝望我。  
珊珊，你可以想像得出來，當時的我如何的難過喲！不單難過，她竟向我宣佈了我的死刑！

(十)

珊珊，我的老母看見我的病勢沉重，把她飼養了一年多的肥豚賣給肉店裏，向縣城德國教會辦的醫院請了一個西醫來看我。

醫生診察了後，像知道我的病身是再無希望了，但他不便說出來。他祇給了我兩瓶藥水，一瓶是飯前喝的，一瓶是飯後喝的。他聽我每天還在喝酒，便要我戒酒。

醫生來一回，老母便化錢不少。三元的花費，五元的診察費，兩元多的藥費和款待他們的酒菜等要十二三塊錢。隔一天還要僱一個人到縣城去檢藥並報告病狀。但取回來的，還是一瓶黃藥水和一瓶黑藥水。我常看見母親一個人在廚房裏流淚。我看見了後忙輕輕地退回自己房裏來。老母的傷心，當然是為賣肥豚的錢快要用完而我的病狀卻沒有變化。

我不聽醫生的忠告，每天還要喝酒。老母哭着哀求我，要我暫時停盃。我沒有法子，不敢在家裏喝酒了，我祇一個人跑到村街裏的一家小酒店裏去秘密的痛飲。村裏的人們沒有不知道的，祇瞞我的老母一個人了。

珊珊，我一個人覺得一停酒盃，心裏就萬分難過。一思念及你已屬他人的所有了，我的心房就快

要碎裂般的難過。我不能不喝酒！要喝酒把這樣的痛苦的歲月昏昏沉沉的度過去。

酒店的後面是幾家用木柵圍築起來的民房，可以說是個貧民窟。有織襪的，有剪頭髮的，有做木匠的，有拉車的。聽說那個剪髮匠一天的收入不滿五百錢，不夠他一個人的伙食費。但他有妻，有一個十二三歲的女兒。妻現在又做了第二個女兒的母親了。

酒店裏的人說，一天兩頓稀飯，他的妻若不預先留兩碗藏起，讓剪髮匠一個人吃時是沒有餘剩的。因為他的胃袋像橡膠製的，不論飯量多少都裝得進去。他不管妻和女兒有得吃沒有得吃，他一個人吃飽了就跑出去了。他的妻女看見他走了後纔把留下來的稀飯拿出來吃。有時候聽見他的足音，他的妻女又忙把纔吃了幾口的稀飯再藏在樹裏去。他的女兒常跑出酒店門口向街路的兩端張望。

『你的爸早跑了，安心吃飯去罷！』酒店中人笑着和她說了後，她就忙跑回家裏去報告她的母親可以把稀飯端出來吃了。

單靠剪髮匠的收入，不夠他們一家的生活費，剪髮匠的妻替人家的小孩子們做小鞋子，把所得的湊起來，纔把一家三口的生活維持過去。自他的妻生了第二個女兒後，不單產褥期內的一切用費無從出，連做小鞋子的一部分收入也沒有了。我每到酒店喝酒，就聽見嬰兒的啼音和產婦的哭聲。酒店中人說，沒有錢請接生婦，連臍帶都是產婦自己斷的。剪髮的躲了兩三天不回來，產婦和她的大女兒餓了三天了，幸得鄰近的人分給了點稀飯和米湯纔把她們的生命維持起來。

珊珊，我是個神經衰弱的人，聽見她們母女的哭聲，我的眼淚早準備着流了。聽見了這些哀話後，眼淚就掉下來了。

我在那時候，說不盡心裏的苦悶，喝了幾盅酒後，不給他們知道，走到酒店後的剪髮匠家門首來。我在門首叫了一會，十二三歲的女兒走出來，我忙把衣袋中剩下來的七八個小銀角子交給她。

『你去告訴你的母親，拿去买米吃罷！』我說了後急急的離開那家貧民窟。那小女兒接了銀角子後，祇睜着驚異之眼不轉睛的望着我。

珊珊，後來我纔曉得我的老母那天給我的銀角子，是把我們家裏的米賣了兩斗的代價。我們母子已經是很可憐的人了，誰知還有比我更可憐的人！

半個月後的一天下午，我循例到那酒店來時，店中人說剪髮匠在做小棺了——借他的做木匠的鄰人的鋸斧做小棺了。好奇心引我到店後去看那剪髮匠做棺木，並不算什麼棺木，是個長方形的木箱子罷了。剪髮匠一面飽一塊長方形的木板，一面也居然流着眼淚了。

酒店裏人說，那個產婦睡了三天就起了牀，她敵不住饑餓，託人找了一個人家當奶媽去。過了十天，她就把自己的嬰兒交給大的女兒抱，自己就出門當奶媽去了。每吃過晚飯就回來，看一次，給點奶給自己的嬰兒吃。祇有半點多鐘的工夫，又要急急地跑回僱主的公館裏去。每晚睡醒來摸不着母親的嬰兒的痛哭，真的叫聽見的人敵不住，個個都為那個小生命流淚。



料。嬰兒今天早上死了。她的父親沒有錢買小棺木給她，只得自己做。把廚房的門和兩扇窗扉做材

的殘酷的社會，又如何的矛盾的矛盾的人生喲！

有生以來，我像所聽見的，所看見的都是這一類哀慘的，令人寡歡的事實。這個世界完全是個無情的世界！

(十一)

我回到酒店裏來，感着一種悲哀，坐在酒堂的一隅沉默的喝酒。我想欲去這種悲哀唯有痛飲！我的母親若看見我的痛飲的狀態，不知如何的傷心呢！

啊！母親呀！母親！我的不孝之罪，真萬死莫贖了！但我並不是立意要做個不孝的兒子。我是無意識的不知不覺間成為不孝的人了！母親！我知道你沒有一點野心。你並不希望我做大政治家，也不希望我做大富豪，你更不希望我做大學者，也不希望我在現代有最高的權威的軍人。我深知你祇希望我的病早日痊可，祇希望我的身體早日恢復健康！但是，母親，你那裏知道我是個廢人了，是個前途絕望了的人！我深知你祇希望我的病能够早日痊癒，你就做你的兒子的牛馬亦所不辭！但是做兒子的再不忍看着母親做兒子的奴隸牛馬而永不得相當的報酬！我再不忍母親為我受苦了！我今決

意了！母親，你連早都有傷心痛哭的一天。經一次的傷心痛哭之後，你得早日由痛苦解脫出來。母親，我不願再看你每天為我的病受罪了！——

我一邊喝酒，一邊起了這種自暴自棄的思想。珊珊，我思念到我的慘痛的運命，不能不歸怨於你了。

我喝了幾盅熱酒後，望見外面的天色忽然陰暗起來。像快要下雪的樣子，空氣非常的寒冷，但我的體溫陡增起來，皮膚的寒感更覺銳敏。我不住地在打寒抖。我待要站起來準備回去，但鮮血已經湧至我的喉頭來了。

我醒過來的時候，我發見我的老母親坐在我的枕畔垂淚。

「媽！什麼時候了？」我氣息微弱的問她。

「快要天亮了罷。你此刻怎麼樣精神好了些麼？」

我祇點了點頭。母親說，我今天咯血過多了。醫生來說，體溫能夠低下，就不會有意外的危險。但我的雙頰還異常的灼熱，四肢的溫度比較平時也高得多。

到了第二天，我望見書案上有幾封信，我要母親拿過來給我看。母親說，醫生吩咐過，體溫未低下以前，不許讀書和有刺激性的信件，母親苦求我等病好了些後再看。但我執意不肯。母親看見我要坐起來時，只得把那幾封信給我。我在這幾封信裏面發見了T君由學校寄來的一封信，我忙先拆開來

讀。我讀了這封信後，苦鬱了半天，到了早晨八點多鐘，纔靜息了的鮮血再由肺部湧上來。

璉珊，我不知恨你好呢還是恨T君好。T君這封信是報告你和高教授的婚約已經成立了。璉珊，這本來是我意料中的事，T君這封信，不過在我的舊傷口下再刺一針罷了。

我的青春的歷史快讀到最後的一頁了。

璉珊，我對你們的婚約並不懷嫉妬，我祇恨你。知道你眼中的我和高教授的比較，我也自知對高教授無懷嫉妬的資格。但精神上殺了我的還是璉珊！

我終出縣城進了病院了。循環在我腦中的是酒，血痰，肺結核，女性學校，退學，約伯之淚，璉珊，高教授這些東西！

T君突然的到病院裏來看我，把你和高教授的婚期告知我了。我對你再無戀也無恨了！這是我最後不能不告訴你的！

我祇覺得我的周圍完全黑暗！

看護婦每天替我在我的被褥上洒兩次香水。但她每次還是用她的袖口掩着鼻孔進來。T君進來時，也同樣的用手掩着鼻孔，進來後又連吐了幾口口水。

『臭？』我不得不伸手向病牀邊的小檯上的香水取過來交給T君。

『她說，她想來看你的病呢。』這恐怕是T君說謊來安慰我的吧。

「她還來我這裏我也不希罕她的來訪了。」我祇能苦笑着向T君。  
珊珊，你就真的想來我也不許你進我這房裏來。除了我的老母外，在這世界中再沒有人願意進我這房裏來的了。

珊珊，我最後抄「約伯」第十七章裏面的幾句在下面寄給你罷：

……My breath is corrupt, my days are extinct, the graves are ready for me.

……Are there not mockers with me? and doth not mine eye continue in their provocation?

……Lay down now, put me in a surety with thee; who is he that will strike hands with me?.....

一九二五，八，二六夜脫稿於武昌。

• 渾自不平衡的偶力 •

## 不平衡的偶力

### (一)

他本想應汪夫人的要求，在這W海岸多滯留個把月，滯留至學校開課後。現在他不能了，因為敵不住汪夫人的蠱惑，不能再在這風景佳麗的海岸——在暑假期中風景加倍美麗的海岸——滯留了。

夏的W海岸，介在蒼翠的松林和深碧色的波面間的夏之海濱，飽和着一種倦怠的氛圍氣，是很適合於這藝術家——悼亡之後對世情生了一種厭倦的中年人——的性情。夏的W海岸的風物都是靜的，祇有天空中的幾片浮雲在緩緩地移動。很洽意的涼風雖常輕輕的掠過波面和樹梢，但海水和樹枝並不發出何等嘈雜之音。夏的W海岸是有一種寂寞，說不出來的寂寞，不可思議的寂寞；就連在許多海水浴客集中的旅館和松林後的散步道上的人羣也能感着這種寂寞。

海波呈幽靜的碧色，能冷息人的興奮頭腦的幽靜的碧色。他常想一個人駕一般尖頭小艇自槳着在波面浮泛，或沿着不規則的曲線形海岸浮泛，或浮泛到灣港內的幾個小島上去；但他終沒有這種心緒和勇氣。

以松林為中心點，松林的右面有個公共遊樂園。園的中心有一個八角形的音樂亭。繞着音樂亭

的前面作半圓形的擺着幾重長方形的坐椅，吃過晚飯後的海岸旅客多到這亭前來坐着聽樂隊奏樂消遣。他也常到這音樂亭來，他聽着他們奏的憂鬱的小曲固然很悲痛地感着寂寞，他就聽着很熱鬧的很歡樂的曲也覺得他們奏出來的曲音非常的萎靡，非常的悲哀。他最感着寂寞的就是那時候，望着一羣年輕的音樂隊奏完了樂，默然無聲的各持着樂器，輕輕的，緩緩地，下了音樂亭，步出遊樂園向松林裏消滅去那時候。

松林左面的建築物，多半是當代偉人們和資本家的別莊。她的——她的丈夫的別莊也在裏面。幾列別莊的後面就是W海岸唯一的旅館。旅館左後方有一個小小的花園和一部分的海岸線相接觸，四面用鐵欄圍着，祇留一個後門通出沙汀。園裏面花徑的兩面擺着幾張梳化椅。旅館的右後是條數着白砂石的小街路。街道後面都是W海岸的漁家，構成一個小漁村的漁家。小漁村之後是一列滿植松林的小山。小山之後，望得見的祇有青空和白雲了。

傍晚時分太陽掛在漁村後的山頂上時，金黃色的光線投射在碧波上面，反射成一種美麗的光彩。

他的遊散祇在旅館附近的很狹的範圍內。他最喜歡的是沙汀和旅館的臨海的騎樓，因為站在這兩個地點可以極目的眺望。

他也常無拘束的橫仰在松林的蔭下。松林的枝葉受着海風的壓迫，向內陸低垂。他仰望着天空，

無感覺的仰望着，有人走過他前面時，他像看不見的，也像聽不見過去的人的足音。他有時也聽見漁家裏的小孩子們的笑聲，但此種天真的明朗的笑聲，祇一刻工夫也給他周圍的沉重的幽靜遮壓住了，他仍然是無感覺的，很悲哀的仰望着蒼空。

他很沉靜的橫臥在松蔭下，常繼續了幾個鐘頭，他覺得自己像離開了軀殼，也參進自身周圍的大自然裏去了。他像一根很輕的枯草浮在沉重的幽靜的海水面漂流無定。

美麗的幽靜達到她的最後期了。小艇裏和松蔭下再發見不出這種幽靜來了。W海岸的一切自然物像變了態度。音樂亭裏奏的樂曲，也像很和諧的很響亮的向四空輸送牠的聲音。在他面前走過去的人特別的多議論多說話。漁家的小孩子們的笑聲和哭音，近這幾天來特別的銳敏的刺激他的聽覺。從前他以為是很沉靜的海，近這幾天來每晚上也很有生氣的奏她的潮浪的歌曲。他的海岸生活也有點兒變調了。海岸的空氣和他的避暑的生活，前兩星期是很沉靜的，自汪夫人來後一變而為騷然的了。

他在W海岸滯留了兩星期之久了。

一天的下午，他在沙汀上散步，他望見一個三十歲後的女人攜着一個小女兒也站在那一面的沙汀上眺望海色。他和那女人間的距離太遠了，面目看不清楚。過了一刻，那個女人攜着她的小女兒向他這邊來了。他們間的距離漸次短縮了，他約略一望，覺得這女人的風態很好，身軀修長的一個中

年美人，他覺得在什麼地方見過來的。他和她的距離不滿二十步路了，他明瞭的認識了那個女人，忙跑到她前面，她也微笑着向他點首。

『你還認得我？你什麼時候到這海岸來的？』她伸出隻雪白的纖手給他。他握着她的手時，覺得還像舊時一樣的柔膩。

『我望見你的後影，就猜是你了。』

『你就猜中了！那末我沒有什麼變更麼？你的面影也和從前差不多，不過稍為黑瘦了一點。』

『我們幾年不見了？！』他很感慨的說。

『幾年了呢？』她歪着頭凝想。

『八年多了。』

『八年？』她睜着她的雙眼望他，表示她的驚異。『是有的，有八年了。我這女兒今年都有六歲了。』她隨後又微笑着點頭。

她的眼睛像從前一樣的有媚力。他覺得現在的她是很美麗，比八年前十年前還要美麗。十年前的十七八歲的她雖然美麗，但富有脂肪分的她的身體是很肥滿的，趕不上今天的她的風態。

他和她靜立在沙汀上，你望我，我望你的無話可說了，四個眼睛碰着時，一個臉紅紅的低下頭去，一個臉紅紅的翻過臉去裝作望海。



她乘勢低下頭去對她的女兒說，

「你把手給這位先生——高世伯，高伯父！你把手給他，和他握手。」

女孩兒伸過手來，但不敢望他。

「這是我生的女兒，采青——怪俗的名，她爸爸取的。——進了小學的一年級喲。說是七歲，其實還沒有滿六個足年。」她臉紅着再仰首望他。

眼睛很明敏的女孩兒，顏色微黑的，怕是像她的父親吧。

「秋霞就這樣的一病死了，誰都夢想不到！」她歎了口氣，半似安慰他，半替他悲歎。

「……」他也祇跟着歎了口氣。

「像她這樣好的一個賢夫人，不像會這樣短命的。我們——不，我真的對不起她了。……」她怕提起前事害他傷心，或害他在她面前不好意思難過，馬上轉過話頭，「我離F市太遠了，她病了這麼久都不能來看看她，真的對不起她了！」她說了後再繼續着歎了幾口氣。

「你幾次在北方寄來的人參和餅乾罐頭等，她收到了時也很感激你們。」他像替亡妻向她道謝。

「那算得什麼？她沒有對你說我什麼嗎？」

「沒有，沒有說什麼。她祇說舊日同學都是散了，在F市的沒有幾個，想會會面都不容易。她尤其

是很思念你，說你對我們比別人不同。」他再歎了口氣。

「……」她再低下頭去，默默的沒有說話了。她像在追憶什麼過去的事。

「……」他也再沒有話繼續了。

「想不到我們還能夠在這裏會見！我真的……」

「我還不是這麼想。W海岸離我們F市已經很遠了，離你們寄居的P城更不消說了。誰料得到我們會在這個地方會着。」

「我忘記問你住在什麼地方了。」

「就在那家旅館。」他翻過頭來指着那邊一棟大洋房子給她看。

「又嘈嘈，又寂寞！」她笑着說。

「怎麼說？」他也笑着反問她。

「日開客多了，不是很嘈嘈麼？夜間你祇一個人睡在一間房子裏，不是很寂寞麼？」

「你住在什麼地方？」

「她爸爸前年纔買了一家別莊——很小的沒有樓的屋。你去年前年都沒有到這海岸來吧。我們每年都來的。」

『你們有別莊在這裏！真闊！我竟不知道。』

『別莊窄了點。不然你也可以搬到我那邊去同住。兼且她的爸爸沒有來，你過來同住也不很方便。』

『汪先生沒有來麼？』他忽然的心上燃燒出一種希望，但同時覺得這種希望燃燒得太卑鄙了，太對不起亡妻了，他忙把他打消。

『商店裏的事很忙，交不下來。就來也怕在八月中旬。或今年竟不能來也未可定。我是來養病的，不要他來還安靜些。』她說了後笑出聲來了。神經過敏的他總覺得她的笑她的說話都有蠱惑性的。

『身體不好麼？』

『有點內病。不大要緊的病。』

『要保重些纔好。』

『謝謝你！我有許多話要問你，要和你說的，一時找不出來，就找得出來也一時說不了。你有空就到我的別莊來玩吧。』

他和她還談了許多關於海岸風景，海水浴場的設備的話。旅館催晚餐的鐘聲響了。

『我們走吧！』她攜着女孩兒先舉了足，他跟在她們後面向旅館那方面來。

高均衡，他的妻杜秋霞和汪夫人——她的女學生時代的名叫吳玉蘭——小的時候是同學——在F村的一個小學校的同學。在小學時代吳玉蘭就得了美人的稱號。

高等小學畢業那年，高均衡十五歲，玉蘭也十四歲了。她的體格很發達，由外表看來誰都說她比他大。她和他由學校回家是一路的，所以村裏的人都當他們是姊弟兩個。

「玉蘭，你大了後要嫁人作老婆的，是不是？」天真爛漫的均衡有一天在由學校回家的途中忽然的問了她這一句話。

「我不嫁喲！」玉蘭很正經的回答他。

「為什麼不嫁？」

「嫁不到好人家，我不嫁！」

「玉蘭，你不能嫁我麼？你答應嫁我，我定做個偉大的人物給你！」

「你家太窮了！我嫁了你怕沒有豬肉吃，沒有乾飯吃。你家裏天天吃稀飯吧？是嗎？」

「不一定喲！」均衡年數雖少，但也會臉紅。「隔幾天也買斤把豬肉，吃幾餐乾飯。」

「均衡！你爸爸吃鴉片，太難看了！我看見他——前星期日我看見他在曬禾坪替一個買豬仔的

人和賣豬的吵嘴，露出兩列的黑牙齒，真難看！我不能嫁你，我不能叫他做爸爸！」玉蘭說了後還緊緊皺着雙眉。

均衡再沒有話說了，低着頭一直向前跑。玉蘭看見他不說話，忙低下頭來望他。

『你哭什麼？你哭了麼？』

『……』他不理她，急急的跑回家去了。

他在這麼小的時候，就嘗過戀愛失敗的滋味了。他也從這麼小的時候起，就立志做偉大的人物，打算向她復讐了。

小學畢業後，他進了中學校，她也進了初級女子師範學校。在中等教育期內的四年間，彼此都互相忘卻了。

均衡在中學畢業後，因為家計不好，不能升學，由友人的推薦，在村裏的M小學校當教員。

未到任之前，他打聽得這間M小學校除姓田的校長外，還有四個教員，連自己五個，五個教員裏面有兩個女教員，都是和他一樣的新任，一個姓李的，一個姓吳的。

行開學式那天，由校長的介紹，他和幾位同事都認識了。

『這位也是新任的先生，吳玉蘭女士。』

『啊呀！均衡，高先生你也在這裏麼？』她的態度很從容，像和男性交際慣熟了的。他到這時候反為不好意思起來。

『你們都認識的麼？』校長用驚疑的眼睛問他們。

「從前同一個小學。」玉蘭忙解說給校長聽。

「那末你們彼此還不知道同在一個學校任事麼？」

「我小學畢業後就跟我的父母搬到F市去住了。他是在鄉間的中學。」

「那很好了，你們都是舊知，以後更容易互相幫忙了。」校長的「舊知」兩個字在他們聽來帶點懷疑而諷笑的意恩，他和她不覺臉熱起來。

由均銜的家裏到學校來有五里多的路程，他早來晚回，午飯就在學校裏吃。玉蘭寄寓在她的姑母家裏，離學校有兩里多路。

每天放學後，他應她的請求多走點路送她回她的姑母家裏去後，繞由小道回家去。

均銜自和玉蘭在M小學校同事後，有一種捉摸不住的哀愁的氛圍，一天一天的把他包圍起。說是青年人每遇春期必有的煩惱，但去年春間還在學校裏念書時並沒有覺着這種哀愁。尤其是和玉蘭分手後，一個人在田畦道上走着向家裏去的時候，望着碧色的秧田，蒼色的松林，眼睛裏常包含着「一泡清淚，稍有所觸就要滿下來的樣子。但近來覺得心裏是很空虛的，想求一種東西——能夠充填這種空虛的東西。但所想求的是什麼，自己又莫明其妙的不知道。名嗎？有點像「名」。利嗎？有點像「利」。戀愛嗎？有點像「戀愛」。總之他近來的煩悶完全是有所求而不能達目的，煩悶，不想求一種東西而無勇氣去求的煩悶！」

玉蘭的姿態日見濃厚的刻在他的心坎上了。桃色的雙頰，柔潤的鮮血色的唇，敏捷而巨大的黑腫子，富有彈力的乳房的輪廓，常對他的易起變動的官能刺戟。玉蘭不單外觀之美能夠刺戟男性。她的內力，富有脂肪分的內感的想像尤更容易把男性醉化。

初更的一晚，均銜因為學校開校務會議，在學校吃了晚飯纔回去。陰歷四月初旬的夜晚，有了相當的月亮，他還是循舊例送玉蘭到她的姑母家門首來了。

「玉蘭！他想這次的機會不該錯過了。」

「什麼事？」玉蘭抬起頭來望他。

「這樣好的月色，真不情願回去。」他仰望着天際的碧輪。

「不回去怎麼樣呢？」

「我們倒回去再走一忽不好嗎？我再送你回來。」

「……」玉蘭低了頭，不答應也不拒絕。

「我們再走一忽吧。」

「到什麼地方去？」

「就到那牧場上站一忽也使得。」

玉蘭這時精神上也像得了一種新力，默然的跟着他來到牧場上來了。

了。  
『玉蘭，小學校時代的事情你還記得麼？』  
『什麼事？你逃出學校去偷人的荔枝。後來給先生鞭了幾鞭，我是記得的。』玉蘭說了後笑起來

他們倆同浴在銀色的月亮中，像受了神感，很想團結做一起。

『不，不是的。你不是說你要嫁有錢的人麼？』

『啊喲！沒有這回事。我沒有說過這些話。我說過了，怎麼我記不得呢？』她笑了。

『你不記得麼？那你的記憶力真不好。那時候你十二歲，我十三歲。』

『你真好記性……』

他終把他對她的愛慕說出來了。她約他遲些再答覆他。他說話時，不覺隻手加在她的肩上了，但她不迴避也不抗拒。待他想把熱唇向她的嘴接觸時，她忙站開搖着頭，

『不行，那不行！』均衡讓我再多想幾回，倉猝做出來的事要後悔的。』

均衡受了她的這種意外的抵抗，心裏異常的羞愧。

那晚上他很失望的流着眼淚回到家裏來。

由第二天起，他請了一星期的假。過了一星期後，他不能不上課了。上課去，不能不和她會面，這比什麼都還要痛苦的。他決意和她遠離了。他決意用功了，他打算讀書——專研究自己喜歡的文藝。



消磨他的無聊的歲月。

『我決不思念她了！決不再想她的事了！』

他到學校時，王蘭先來了，向他點頭，他祇很冷淡的回一禮，並不抬頭望她了。從前會見時要相望着微笑的。

到了下午，各教員都回去了，校長也回他自己的書房裏去了。祇有他和她還留在學校裏。玉蘭在女教員準備室等了好一會不見均衡出來，叫她一同回去，知道他完全是為前星期那晚上的事不理她。她再忍耐不住，走進他的房裏來看他了。

『前星期對不起你了。我說話太率直了，望你不要介意。』玉蘭紅着臉走近他的書案前笑向他說。

『那裏……』均衡的臉色很不高興的也很不好意思的。

『不回去麼？』玉蘭要求他一路回去。

『我還要等一刻。你先走吧！』均衡很冷淡的。

『你惱了麼？我就說錯了話，你也得讓我改過。』

『我們始終要離開的！』感情脆弱的均衡在她面前掉下眼淚來了。

『對不起你了，均衡！我還是和你一樣的思念你，不過婚姻大事也得讓我多想一二日，是不是？』

「……」均衡還是沈默着。

『那晚上說的話，我取消吧！我們講和吧！我們要和從前一樣的纔好。不然他們要笑話。』她一邊笑着說，一邊伸出雙手來給他。她的雙腕張開着，像想把他擁抱的樣子，又像希望他枕到她的胸上來。的樣子。這時候他是塊鐵片，她是個大磁石，他給她吸住了，祇一瞬間，她的頭部靠在他的左肩上了，同時兩人的高溫的柔滑的舌尖相接觸了。

玉蘭在M小學祇當了一年教員，回P市去後就不再來了。到了第二年的冬，他聽見她嫁給一個有錢的富翁做媳婦消息時，他真想自殺了。但同時他又想對她復讐。

玉蘭嫁給姓汪的富家公子後，就跟她的丈夫到P城去了。祇在他和他的妻結婚那年回來了一次。

玉蘭嫁後，他也辭掉了小學校的教員跑到S市去營筆墨生涯了。在這幾年間他在文壇上的名譽漸漸的高起來了。玉蘭嫁後三年了，他也由友人的介紹和賢淑的秋霞結了婚。自得秋霞後，由玉蘭受來的傷口也漸漸的平癒了。

(三)

均衡會見了玉蘭後，回到旅館裏一晚上睡不下去。上半夜的天氣蒸鬱得很，固然不能睡；但到了下半夜，氣壓低下來了，外面的海風吹得很緊，涼爽了許多，他還是睡不着，他翻來覆去所思念的都是

關於玉蘭的事。他對玉蘭有一種恨既不可愛又不能的情感。

——她已經替人生了女兒的了，看破些吧！縱令自己所希望的能夠收效，也已遲了，她沒有原來的價值了。——但他對她無論如何還有不能斷絕的一縷的希望。他不能不恨她，因為不見她還好些，會見了後，反把十年前所受的，現在已經平癒了的傷口再扶開來了。他愈想愈心痛的。他想，不把她樓抱着一口一口的咬，咬到她受痛不過悲哭起來求饒，不能洩自己的憤恨。

他到三點鐘纔睡下去，不一忽就天亮了。他起來走出騎樓上一望，外面微濛的下起細雨來了。喫了早點，他想就到她的別莊去，但因為自己蓄有一種不純粹的念頭，覺得不好意思躊躇起來。

因為下了雨，天氣涼快些，許多住客都不出去，旅館裏喧嘈得很。他又想到她那邊去避避喧噪。——到海岸去再說。她那邊去不去，到了海岸再決定吧。——他穿好了衣服，待要出門，茶房來說

有個女人帶了一個小女兒來找他。他又驚喜的，驚的怕同住的人們懷疑他，喜的是她先來看他。

『你幾點鐘起來的？』玉蘭望見他的牀上的被褥還散亂着沒有整理。

『纔起來沒有多久。』

『真是個睡蟲！』她望着他作媚笑。她這一笑真有充分成熟了的女性的美，有種耐人尋味的媚力，她笑着走過來替他整疊被褥。

『這如何使得！我自己會……』他雖這樣的說，但望着她翻理被褥時又生一種快感。

「那有什麼要緊。秋霞還在，你不會來這海岸吧。就來也兩個人一同來吧。男子離開了女人是很不方便的。」

「……」他歎了口氣，半告訴她自己還在思念亡妻，半想引她的同情。

「我當你一早就會過來，一起身就過來。我早點都預備了等你來一同吃。等到此刻——快要響十點鐘了吧——還不見來，所以過來看你。」

「對不起了。昨晚上一晚睡不着，所以起牀起遲了。」

「她的爸爸沒有來，我一個人坐着悶得很，你不要客氣，不拘早晚過來耍吧，常過來耍吧。家裏祇僱用了一個老媽子，沒有別人。」

「謝謝你。」

「今晚一定要來哟，到我那邊吃晚飯去。」

她攜着女兒站起就要回去。

「坐刻麼？」他站起來阻着她。

「帶了小孩子來很不方便的。我們想說些話都說不出。改天我一個人再來。小孩子真討厭。」她說了後又向他作媚笑。

均衛送她回去後，盼望在天空高掛着的太陽快點兒下山。他一個人孤坐在房裏，追憶舊日她和

他的戀愛歷史中甜蜜的幾頁。

自在M小學校的準備室裏她允許他初次親吻以後，他對她很頻繁的有同樣的要求。不單有同樣程度的要求，他還想有更深進的冒險。

「你還不滿意麼？那要待結婚之後吧。我不是疑心你，不過……」她靠着他的胸膛，坐在他的懷裏了。

「不過什麼？」他雖得了擁抱和撫摸她的整部的權利，但最後的勝利終沒有歸給他。無論在如何的興奮狀態，她總不對他有最後的赤裸裸的表示。

「此刻生了小孩子，我們如何能養活他呢？」她所憂慮的結局還是今後的生活問題。

——不能窺她的最內部的秘密！不能享有她的處女之美！這是我一生中第一個失敗，也是第一種精神的痛苦！——他想到這一點，恨起她的丈夫來了。

——他奪了我的情人！他替我享有了她的真美！他叫我的情人替他生了一個女孩兒！——他不認識她的丈夫，但他的憤恨還是集中到她的丈夫身上去。

到了四點鐘了，他躑躅着跑到她那邊來。

「好了，你來得很湊巧！她的爸爸也來了，今天十二點鐘的火車到的。」她由廚房裏走出來迎着他，引他到客廳裏去。

——怎麼就來了呢？不是說不來了麼？不是說就來也要到八月中旬麼？——他像正在籌劃着一種大計劃，忽然給人破壞了似的。

「爸爸，這就是高先生！」她把他介紹給她的丈夫。

她的丈夫約有四十多歲了，又黑又胖，完全是個巨腹式的商人，精力很旺盛的樣子。頭頂沒有許多頭髮了，快要禿的樣子了。

「從沒有會面，聽家裏的女人說，在小學校同事的時候多蒙照拂了。」主人很誠懇的向他鞠躬，並且很客氣的招待他。他心裏反覺得有點過意不去了。

「好說了。不過內人從前和尊夫人是同學，並且是好朋友，所以認識了。」他忙向主人辯解。

「是的，是的！女人說過了。真可惜的，太太今年身故了。我竟沒有聽見，沒有盡點禮。」

「……」他祇能默然。

「天氣太熱了！不要客氣，請寬衣！」

他聽見她的丈夫來了，本受了一個意外的打擊。但現在看見主人的誠懇而親切的態度，覺得安心了些。日間所描想的她的丈夫和現在的主人像不是同一個人。

他除下來的長褂，她忙過來接着掛在衣架上去了。

他對着主人發生了兩種矛盾的感情。

——他完全是個俗物，週身銅臭的俗物！她定對他的丈夫不能滿意的！和慣於浪漫的生活的我比較起來，當然勝利歸給我的！我還是進行我的吧！不行！不行！他是個誠實的君子。現代不容易找的誠實的君子！侮辱這個誠實的君子是一種罪惡！對他的夫人懷野心就是侮辱他！我不該有這種卑鄙的念頭的！

「高先生，抹臉嗎！到這邊來。」她笑着叫他到廳外天井旁邊去洗臉。他跟了她出來。

「他不放心，趕來看看我們的。」三兩天內還是要趕回P市去。「她微笑着低聲的對均說。她這種辯解又引起了他的不少的興奮。

抹了臉回到廳裏來，老媽子早把碗筷擺好了。他和主人夾着一個圓棧對坐着。玉蘭像到廚房裏弄菜去了。菜有四五碗，但弄得異常的精巧。大概她因為一個是從前的情人，一個是現在的丈夫，很得意的弄出來的吧。

菜出齊了後，她也進來了。

「高先生，沒有什麼菜，真對不起了。多吃點酒吧！」她提起酒壺來替他斟了一滿盞酒。

「菜多了，吃不完了。」他望着曾經他捱過的纖白的手。

「你呢？還要不要？」玉蘭提着酒壺問她的丈夫。主人祇把他的又黑又大的頭點了一點，他覺得這個主人很可憐，他那又大又黑的頭像快要戴綠帽子的樣子。

主人像很尊敬他是個讀書人，席間很得意的把他做生意的知識和經驗告訴他。主人的酒量像很大，吃了十多盅的酒還不見有醉意，並且乘着酒興勸均衡續。

「我們男人是要有個家庭。有了家庭事業纔做得起勁。妻子的確是累死人的，但沒有妻子，又覺得做什麼事情都沒有日的般的高先生還是早點再把家庭組織起來，想太太有靈也定歡喜的。」

「現在很難了，像我這樣的人和年齡我願意的，她未必情願；她願意的，我又未必情願。我也沒有這種心緒了。害了一個死了，又再害別一個麼？」他說了後歎了口氣。

「你自己揀擇得太苛了，那沒有法子。願意嫁你的人多着呢。要娶窈窕的女學生也不算難事。」

汪夫人半帶戲謔的笑着說。

「那裏有這樣的艷福！」他也笑了。

「那說不定！像我這樣老的人，頭髮快光了的人，如果還是獨身，也還可以取個窈窕姑娘吧。哈哈！」

「頭髮都快光了，還說這些風流話，羞也不羞……你只管娶個女學生吧。我決不吃醋的。你怕我跟着你，她們不相信你是個獨身者，你就離了我也使得。我雖然是個老婆子，也不見得沒有人收留我吧。」她說了後，一雙媚眼望着均衡，笑了起來。

「真的，若不是有小孩子，我們離開了彼此都方便。哈哈！」主人也大笑起來了。



神經過敏的均衡以為主人是看穿了他和她的曖昧的態度，故意這樣的說笑。

『你真的脫落得很！我走了後，你一個在外面幹了些什麼事我也不知道。』玉蘭笑着向她的丈夫說。均衡乘這時候偷看她的側臉，半邊透明的玉面映着霞色的頰，豐腴柔滑的頸，白嫩的纖掌，沒有穿襪子，下面露出了雪白的半腿來的腳。像這樣的一個美人還不愛像這樣的一個美人也會有給人厭倦的一天麼？這無論如何相信不過的。

『我有錢，你怪得我哈哈！』主人再高聲的笑。

『人說男子的心像浮萍一樣，今日東，明日西，有了錢，什麼對老婆不住的事都幹得出來。』她也說笑般的在發她的議論。『但是你是例外喲！高先生！秋霞姊死了後，你怕對她不起，連續娶都不續娶了。像你這樣的男人真難得。』她再翻過頭正經地向他說。

吃醉了酒的均衡覺得她今晚說的話對自己都是別有深意的。他怕說多了引起她大夫的懷疑，想快點回旅館去。他從衣袋裏取出錶來一看，已經過了十點鐘了。

『汪夫人，我吃飯吧。』均衡告訴他們不再喝酒了。

『不要緊，還早呢！多吃盞把嗎！』主人還想均衡陪他多喝幾盞酒。

『你一吃酒就要吃到人怕的！誰能陪你喝這麼多酒！高先生，吃飯罷。』吃完了飯後快十一點鐘了，他告辭了出來。他們夫婦都送出門首來。

「你一個人回去很寂寞吧」她最後還說了這一句對他的官能有刺激性的一句。

均銜由她的別莊走出來，更覺得自己太可憐了，那末程度的寂寞。他還不忙回旅館去，一個人在海岸上躑躅着，描想自己去後他們別了幾天的夫妻間的談話和動作。

——你和那個均銜君從前在小學校同事的時候怕有什麼曖昧的關係吧！那個人不轉睛的在偷看你嗎！他對你生了相思病般的。你也有這種相思吧。——

——胡說！我不要緊，你不該敗壞他的名譽。——

他們夫妻這樣的說笑了後，感興更深的互相擁抱着，今晚上乘着酒興在更挑撥的更誇張的實行他們間的情愛吧！

均銜描想到這一點，覺得自己太蠢笨了，今晚上做了他們的助興品了。她太可惡了，把我當玩的。她的丈夫明明來了，又騙我說沒有來，叫我去給他們開心。真的豈有此理！她太可惡了！這個罅非復不可！

他想了又想，意氣頹喪的跑回旅館裏來。

(四)

他那晚上由她那邊吃了酒出來，在途中受了點冷風；到了第二天咳嗽得厲害，流了許多鼻涕，並且還有點發熱。他一連睡了三天沒有出去。

第四天的下午，她一個人，不帶小女兒，跑到旅館裏來看他。

「病了麼？怎麼不告訴我一聲？你這個人真不行！你也該打發人來通知我！」她在埋怨他。他聽了她的話，心臟又在振動起來了。

她望了他的瘦臉，又望望他案上的凌亂的書籍和藥瓶子，臉上表現出一種很傷感的表情。

「醫生看過了沒有？」

「看過了。」

「醫生怎麼說？」她原來是站着的，此刻坐在他的牀沿上來了。祇隔着一重薄毯子，他的膝接觸着她的臀部了，但她祇當沒有感覺。興奮了的他，連打了幾個噴嚏。

「醫生說，熱度低下去了，過幾天就會好的。」

「但是，怕有幾天不得起來罷。吃得飯麼？你看，你的手都瘦成這個樣子了。」她無意中握了他一隻手。「所以我說，男子沒有女人在旁是很不方便的。這樣的病該吃稀飯的。像旅館裏的硬飯，你怎麼能吃下去！」

「我這幾天吃牛乳多。其實也不覺得怎樣的辛苦。像這樣經驗——一個人病着沒有人理的經驗，不知有多少回數了。」他緊握着她的手微笑。她紅着臉低下頭去。

「如果這裏不方便，就搬到我們那邊去住幾天也使得。是的，他跑了喲。今天下午一點鐘的火車。」

回P市去了。你今晚出去不得的了，除非搬到我那邊來……我是來請你今天晚上到我那邊去的。那天真對不起你了，他突然的跑了來。他聽見她的話，週身的熱血再環流起來。

「今天就走了？」他心裏登時感着一種快感。「你的主人真是個好丈夫！體格多魁偉！」

「不行喲！你這樣的譏笑人！你吃了一驚吧！這樣難看的老頭子！她蹙着雙眉笑起來了。」但他很稱讚你，說你真是一個讀書明道理，不像普通一班的博士們念了點書就驕傲着看不起人；年輕人少，有像你這樣謙遜的。」

「真的？」他笑着望她。他很想趁這個機會把M小學時代的事提出來試探她一下。但他又覺得不該太猛進了，她現在是個有夫之婦了。

食堂的鐘聲響了，他們知道是五點鐘了。

「你不得出去吃飯吧？」她問他。

「茶房會送進來，但我還是吃牛奶。肚子一點不餓。」

「那麼我再坐一刻，使得？」她歪着頭笑問他。

「你不回去也使得。」他也笑着試探她。

「不回去沒有睡的地方吧？」她咕嚕咕嚕的笑起來了。

「空房子多得很多呢！不過這樣髒爛的房子，不是你有錢的人住的。」

「你又來笑人了！我不帶小孩子來，想在你這裏多坐一刻，你就要趕我回去，真沒有人情！我就回去吧。」她咬着牙說了，後站起來。他忙握着她的手不放她去。

「你這樣子的回去，不是真的惱了我麼？」

「你的病纔轉身，不該多費神。我明天再來看你。」她再作媚笑。「你要吃什麼東西，就打發人到我那邊去說一聲，我得做好送過來。」

她去了後，他很後悔不該失了這個機會。

——我真蠢極了！她是來等我向她先表示的，我不該把這樣的好機會錯過了！女人是決不向男人先表示的——

再過了三天，他的病恢復了，應了她的招請，傍晚時分過她的別莊去吃晚飯。吃了晚飯後，因為天氣熱，她把一張竹蓆鋪在廳前，她和采青都坐在竹蓆子上乘涼。他卻坐在傍邊的一把椅子上和她談話。過了一會，采青睡了，老媽子也回她的房裏去睡了。

「你也坐下來吧！竹蓆子上涼爽得很呢！」她一面替采青拂扇，一面說。

他雖然覺得滿臉發熱，但他禁不住要坐下去。「對不起了，儘坐着腰骨痛得很。你莫笑我，我要睡下去了。」兩個談了一會，她樓着采青倒臥在竹蓆上的一邊。他這時候呼吸很急的，不敢望她。他雙手抱着雙膝，祇不住的在打呵欠。

『你累了吧。不要客氣，休息一忽好不好？我去拿枕頭把你。』她說了後，忙跑進房裏去拿出一隻布枕來給他。他要辭退都辭退不及了。

他倒在竹席上後，她再坐了起來。

『夜深了，我回去吧。』他還是戰戰兢兢的對她不敢有所表示。

『還早呢，再談一忽吧！我一個人寂寞得很呢。不要緊，你就在這裏睡吧，在她的爸爸的鋪上睡在外廳裏。我們都是老人家了，還怕外人疑我們不正經麼？哈哈！』她說了後笑了。

『靠不住！』他也說笑般的笑了。

『靠不住？』她說了後沉默着一會沒有話說。他像失了機會不能繼續他的話了。

兩個人沉默了一會。

『啊！真苦！』他把頭伏在膝蓋上。

『什麼！什麼事？身體不好麼？』她忙湊近他。他感着她的體溫了，還有一點暗香流出來。

『……』他祇不住的搖頭。

『什麼事？怎麼樣的不舒服？』

『我不行！我不行！』他再在搖頭。

『什麼事？』她像明白他的意思，但還故意的問他。

『追想到從前M小學校的事，今晚上睡在你傍邊，不能無所關心的！所以苦悶得厲害。』

『無所關心？不能無所關心？什麼意思？』她再笑着問他。

『你還故意問幹什麼！』他想站起來。『我要回去！我回去！』

『你等一忽吧！祇等一刻工夫就讓你回去。』她按着他，不給他起來。

過了一刻，她被摟抱在他的懷中了！

『我們不算初試吧！這不算初試吧！』他想把熱唇送到她的嘴邊來。

『……』她低着頭，取出一條手巾來，她在揩淚了。

『你為什麼哭了？』他略一鬆手，她坐過一邊來。

『均衡！我是人的妻子了！也是人的母親了！並且還有一件事，你當然知道的……』

『什麼事？』他驚疑着問。

『你和秋霞結了婚後兩個月，我由P市回來，F村，不是來看了你們新夫妻麼？你記得？』

『記得有這回事。』他說着點點頭。

『我那時候很愛你的！確很熱烈的愛你！我那時很嫉妬秋霞，所以乘秋霞出去後，在她房裏對她

犯了一次罪——給了你一個親吻！但她竟恕了我的罪，我想她也一定向你說了，恕了你的罪了！』

『是犯罪的確是一種罪！但她並不知道。』

「不知道！啊！均衡！她不知道！我去後她沒有對你說什麼！」她睜圓她的雙目很驚異的問他。

「沒有說什麼。」他也很驚異的。

「以後都沒有向你提我的事麼？」

「沒有。你告訴她了麼？我們的犯罪——接吻……」

她兩行清淚重新湧出來。

「均衡！她親眼看見我們擁抱着接吻！她跳進房裏來，看見我們擁抱着，忙退出去了。你那時把頭埋進我的胸懷裏了，沒有看見她！」

「……」他哭了。

「均衡！秋霞比我賢得多了！她無形中給了我不少的教訓和感化！她抱着一個重傷並不告訴人，就淹化了！」

「……」他祇在痛哭。

「均衡！秋霞之死算是你的大不幸！在對得住秋霞的範圍內，我想代秋霞對你盡點義務！望你莫誤解了我！」

他像受了她的重重的一鞭。

「王蘭！我感謝你！你把我從罪惡中救出來了！我的確把你的親切惡解了。我明天決定離開這海



岸了！我們還是不相會的好。一相會時就成罪惡了！

『你真的去麼也好！我也怕我有感情脆弱的一天！你去後望你早日再把家庭組織好！我耽心的就是怕你一個人太寂寞了，生出厭世的思想來。』

『謝你，玉蘭！』

他和她都站起來了。

『秋霞或能恕我們最初的戀愛！』他伸出一雙雪白的肩膀攬着他的，頭把鮮紅的唇送到他嘴上來。『明天你就回去吧！回F村去吧！』

她送他走出門首時，半圓的月兒已掛在中天了。

一九二五，六，十日夜十二時於武昌

·選自不平衡的偶力·

## 梅嶺之春

一

她的住宅——建在小崗上的屋有一種佳麗的眺望。小崗的下面是一地叢生着青草的牧場。牧場的東隅有一座很高的塔，太陽初昇時，投射在草場上的塔影很長而呈深藍色。塔的年代很古了，塔壁的色彩很蒼老，大部分的外皮受了長期的風化作用，剝落得凹凸不平，塔壁的下部滿貼着蒼苔。塔的周圍植着幾株梅樹，其間夾種着無數的桃樹。梅花固然早謝落了，桃樹也滿裝了淺青色的嫩葉。

朝暾暮雨和正午的炊烟替這寒村加添了不少的景色。村人的住宅都建在崗下，建在崗上的只有三兩家。她站在門前石砌上，幾乎可以俯瞰此村的全景。

村民都把他們的稻秧種下去了。崗下的幾層段丘都是水田，滿栽着綠蔭蔭的青秧。兩岸段丘間是一條小河流，流水和兩岸的青色相映襯，像一條銀帶蜿蜒的向南移動。對岸上層段丘上面也靠山的建立着一列農家。

村民的生活除耕種外就是採樵和牧畜了。農忙期內，男的和女的共同耕種和收穫。過了農忙期後，男的出去看牛或牧羊，女的跑到山裏去採樵。

她的母親一早就出去了，帶一把砍刀，一把手鐮，一條兩端削尖的竹槓和兩條麻索出去了。她的

丈夫也牽着一頭黃牛過鄰村去了。她沒有生小孩子以前是要和她的母親——其實是她婆婆——一同到山裏採樵去的。可憐她，還像小女兒般的她，前年冬——十六歲的那年冬，竟做了一個嬰孩的母親了。

『啞啞啊！我的寶貝睡嚙！啞啞啊！我的乖乖睡嚙！』她赤着足，露出一個乳房坐在門首的石砌上餵乳給她的孩子。

鄰村的景伯姆，肩上擔着一把鋤頭走過她的門首。

『段妹兒，你的乖乖還沒斷奶麼？』她的生父姓段，村人都叫她做段妹子。

『早就想替他斷奶。但夜間睡醒時哭得怪可憐的，所以終沒斷成功。』

含着母親的乳房，快要睡的小孩兒聽見他媽媽和人說話，忙睜開圓眼睛，翻轉頭來望景伯姆。可愛的小孩兒伸出他的白嫩的小手指着景伯姆，『唉呀呀！唉呀呀！』的呼着。景伯姆也跑了過來，用她的黑而粗的食指頭輕輕的向小孩兒的紅嫩的小頰上拍。

『乖乖！你這小乖乖！你看多會笑。乖乖幾歲了？』景伯姆半向她，半向她的小孩兒問。

『對了歲又過三個月了，景伯婆。』村裏稱嬰兒滿了一週年為『對了歲』。她笑着說了後，若有所悵觸，嘆了一口氣。『歲月真快過呀，景伯姆。我們不看小的這樣快的長大，那裏知道自己的老大。』

『這不是你們說的話，這是我們快入墓穴的人說的話！你們要享後福的，你要享這小乖乖的福。』

的。『景伯姆一面說，一面担着鋤頭向古塔那方面去。』

『景伯姆，看田水去麼？我送你一程。』她抱着小孩子跟來了。小孩子更手舞足蹈的異常高興。

『是的，昨晚下了一夜的大雨，我的稻秧不浸壞了麼。我想把堤口鋤開些，放水出去。』

『你太多錢了，買田買過隔村去。你們有錢人都是買苦吃的。』她且說且行，不覺的送景伯姆到塔後來了。她不敢再遠送，望景伯姆向崗下去了。小孩子還伸着手指着景伯姆，『唉的，唉的』的叫着要跟去。

她翻轉頭來呆望着塔背的一株古梅出神，並不理小孩子在叫些什麼了。她呆呆的望着那株梅樹出了一回神，才半似自語，半似向小孩子的嘆了一口氣。

『怙兒——這還是你的爸爸取的名——怙兒，你去年春在這梅樹下和你的爸爸訣別，你還記得麼？你爸爸向你的小頰上吻了一吻就去了，你也記得麼？』她說了後，覺着雙目發熱。她還是癡癡的望那株梅樹。

對岸農家的鷄在高聲的啼，驚破了大自然的沉靜。遠遠的還聽見在山頂採樵的年輕女人在唱山歌：

『蓬萊灘頭水滿隄，迷娘山下草萋萋，暫時分手何珍重，豈謂離鷺竟不歸。』  
『共住梅江一水間，下灘容易上灘難，東風若肯如郎意，一日來時一日還。』

他們的歌聲異常的悲切，引起了她無限的追憶——刻骨的悲切的追憶。她望見崗下和隔河農家的炊煙，才懶懶的抱着小孩兒回去。

二

估兄的來歷的秘密，不單她一個人知道，她的丈夫當然知道的，她的婆婆也有些知道，爲了種種的原因，終不敢把這個秘密說穿。

她的乳名是保瑛。保瑛的父母都是多產系，她的父親生了她後僅滿一週年，又替她生了一個弟弟。她的父親是個老而且窮的秀才，從前也曾設過家塾爲活，現在受着縣署教育局的先生的壓迫，這碗飯再吃不成功了。像她的父親的家計是無僱傭乳母的可能。她的母親只好依着地方的慣例，把她送到這農村來作農家的童養媳了。

魏媽——保瑛的婆婆，是保瑛的母親的嫡堂姊妹，她的丈夫魏國璇算是村中數一數二的豪農。魏翁太吝嗇了，他的精力的耗費量終超過了補充量，他的兒子——保瑛的丈夫——生下來不足半年，他就拋棄他的妻子辭世了。丈夫死後的魏媽，很費力的把兒子泰安撫育至三週歲了。泰安斷了奶後，魏媽是很寂寞的，和保瑛的母親有姊妹的關係，聽見要把保瑛給人家做童養媳，所以不遠五六十里的山路崎嶇，跑到城裏去把保瑛抱了回來。在那時候才週歲的保瑛，嫁到了一個三歲多的丈夫了。保瑛吃魏媽的乳至兩週歲也斷了奶。魏媽在田裏工作時，他們一對小夫妻的鼻孔門首都垂着

兩條青的鼻涕坐在田埂上要。這種生活像刻板文章的繼續。至保瑛七歲那年，段翁夫婦才接她回城去進小學校。魏媽對保瑛的進學是始終不贊成的，無奈段翁是住城的一個紳士，拿義務教育的艱深不易懂的名詞來恐嚇她，她只得聽她的董養炮回娘家去了。但魏媽也曾提出了一個條件，就是保瑛到十六歲時要回來和她的兒子泰安成親。保瑛住娘家後，每遇年節假期也常向平和的農村裏來。

保瑛和她的弟弟保珍同進了縣立的初等小學校，初等小學校畢業後再進了高等小學校。保瑛十四歲那年冬，她和弟弟保珍也同在高等小學校畢業了。這八年間的小學校生活是平淡無奇的，保瑛身上也不起何等變化。高等小學校畢業後的保瑛姊弟再升進中學否，算是他們家庭裏的一個重要問題了。

『姊姊，你就這樣的回家去，不再讀書了麼？』保珍當着他的父母面前故意的問保瑛。

『够了，够了。女人讀了許多書有甚麼用！還是早些回魏家去罷。你看魏家的姨母何等的心急。每次到來總勞勞叨叨的嘆息說着她家裏沒人幫手。』

褲腳高捲至膝部，赤着雙足，頭頂戴着一塊圍巾，肩不是担一把鋤頭，就担一担糞水桶。這就是農村女人的日常生活——保瑛每次向農村去，看見了會吐舌生畏心的生活。保瑛思念到不久就要脫離女學生生活，回山中去度農婦生活，不知不覺的流下淚來了。

『教會的女子中學要不到多少費用，就叫姊姊進去罷。』

『再讀也不能畢業了。姊姊十六歲就要回魏家的。高等小學的程度儘夠人受用了，不必再讀了。』段媽還是固執着自己的主張。

『不畢業有甚麼要緊！多讀一天有一天的智識！』保瑛惱着反駁她的母親。

『她既然執意要讀，就由她進教會的女中學罷。基督教本來信不得的，但有時不能不利用。聽說能信奉他們教會的教條的學生們，不單可以免學費，還可望教會的津貼。你看多少學生借信奉耶穌教為名博教會的資助求學。最近的例就是吉叔父，你看他今年暑假回來居然的自稱學士，在教會的男女中學兼課，月薪六十五塊大洋！他在日市的教會大學——濫收中學畢業生，四年之後都給他們學位的大學——四年間的費用完全由教會供給。他們心目中只知道白燦燦的銀，教會資助他們的銀，所以不惜昧着自己的良心做偽善者。其實那一個真知有基督的。他們號稱學士又何曾有什麼學問！普通科學的程度還夠不上，說什麼高深學問！但他們回來也居然的說要辦大學了。真是聾子不怕雷！這些人的行為是不足為法的。不過你們進了教會的學校後，就不可有反對耶穌教的言論，心裏不信就夠了，外面還是佯說信奉的好，或者也可以得教會的津貼。這就是孟夫子所說「權」也。是也。』

『是的，你提及吉叔我才想起來了。今天早上吉叔母差人過來——差他家的幸媽過來問瑛兒可以到她家裏去住一年半年代她看小孩子麼？她說瑛兒若慢回壻家去，就到她家裏去住，她家離教

會和學校不遠，日間可以上課，早晚就替她看顧小孩子。

「有這樣好的機會，更好沒有的了。瑛兒，你願意去麼？」

「……」含笑着點點頭的是保瑛。

段翁和吉叔的血統關係不是「嫡堂」，「從堂」這些簡單的名詞可以表明的了。他們的血統關係是「他們的祖父母是共祖父的兄弟——嫡堂兄弟」。

「聽說吉叔是個一毫不苟的基督教徒，你看他的滿臉枯澀的表情就可以知道他的脾氣了。他對你有說得過火的話，你總得忍耐着，吉叔母親是個很隨和的人，她是個女子師範出身的，你可以跟她學習學習。」保瑛初赴吉叔家時，她的母親送至城門首再三的叮囑。

「吉叔父——叔父兩個字聽着像很老了的，聽說他祇三十三歲，那裏會像有鬚老人般的難說話。我不信，我不信。」保瑛在途中担心的是吉叔父。「真的是可怕的人，也就少見他罷，我祇和章媽和叔母親說話。」

吉叔的住家離城約五里多路，是在教會附近租的一棟民房，由吉叔住家到教會和學校還有半里多路。禮拜堂屋頂豎立着的十字架遠遠的望見了。學校的鐘樓也遠遠的望見了。人種上有優越權的白人住的幾列洋樓遠遠的望見了。在中國領土內只許白人遊耍，不准中國人進去的牧師們私設的果園中的塔也遠遠的望見了。最後最低矮的白人辦的幾棟病室也遠遠的望見了。經白人十餘年



來的經營，原來是一塊單調的河畔沖積地，至今日變為一所氣象最新的文化村了。

『科學之力呢？宗教之力呢？小學校的理科教員都在謳歌科學之力的偉大。但吉叔一般人說是基督教之力。』保瑛懷着這個疑問正在思索中，吉叔的住家早站在她的眼前了。

三

最先出來迎她的是吉叔的兒子保瑋，今年四歲了。其次出來的是章媽。章媽說，吉叔在學校還沒有回來。章媽又說，叔母吃過了中飯說頭暈，回房裏去午睡了。章媽最後問她吃過了中飯沒有。

『謝謝你，我吃過了來的。』保瑛攜着保瑋的手跟着章媽達到會客廳裏來了。廳壁的掛鐘告訴她午後一點半了。

『姊姊今後住在我們家裏不回去麼？』保瑋跟他的父母回到老祖屋時，常到保瑛那邊去耍，今見保瑛來了，靠在保瑛懷裏像靠在他母親懷裏一樣的親熱。

『是的，瑋弟！以後我們常在一塊兒，你喜歡麼？』

『啊！喜歡，大喜歡。比媽媽還要多的喜歡你。媽媽是不和我玩的。』

『啊！你聽，瑛姑娘！他那張嘴真會騙人愛他。』章媽和保瑛同時的笑了。

『瑛姑娘，你今年多少歲了？十六？十七？』

『你看我那樣多歲數，章媽？』保瑛臉紅紅的。

「無論誰看來都要猜你是十七歲。至少十七歲！」

「十五歲喲，章媽，我是年頭——正月生的，才滿十四歲喲。」保瑛同時感着近來自己身體上有生理的變化，禁不住雙頰緋紅的。

「我不信，祇十五歲？」

「真的瑛兒，今年才十五歲。」裏面出來的是吉叔母——歲數還在二十五六間的年輕叔母。叔母的臉色始終是蒼白的。行近來時，額下幾條青色的血脈隱約的認得出，一見就知道她是個神經質的人。

「章媽說你頭暈，好了些嗎，叔母？」

「中飯後睡了一忽兒，好了些了。」吉叔母一面伸出兩根蒼白的手指插入髻裏去搔癢，一面在打呵欠。打了呵欠後，她說：

「學校的用書你叔父都代你買了。你的房子章媽也代你打整好了，你和瑛兒同一個房子。房子在我們寢室的後面，和你叔父的書房相聯，是很精緻的，方便讀書。瑛兒，你不帶瑛，姊到你房裏去看？」

中廳兩側是兩大廂房，近門首的是章媽的寢室，那一邊才是叔母的寢室。大廂後面有兩個小房子。其實一間大房子，中間用木牆分截作兩間小房子。章媽寢室後面的一間是廚房，一間是浴室。叔母

寢室後面的一間是叔父的書房，一間是保瑛和保琇的房子。廂房的門和廳口同方向。保瑛的房子和吉叔父書房是同一個門出入的。經過書房，再進一重木牆的門就是她的房子了。書房的門正在中廳的屏風後的左隅。木牆門上掛一張白布簾，就是書房和保瑛保琇的房間的界線了。

保琇轉過屏風後，早跑進書房裏去了。叔母和保瑛也跟了過來，祇有章媽向反對方面的廚房裏去了。書房裏的陳設很簡單，靠窗一個大方桌，桌前一張藤椅子。近門首的壁下擺着一張茶几，兩側兩把小靠椅。靠廂房的方面靠壁站着兩個玻璃書櫥。木牆的門和書櫥的垂直距離不滿五寸。接近大方桌靠着木牆擺着一張帆布椅。大方桌上面，文具之外亂堆着許多書籍。

「叔父不是在書房裏歇息？」保瑛看了書房裏的陳設，略放心些。

「不。他早晨在這裏預備點功課。晚上是很罕到書房裏來的。就有時讀書也在廳前，或在我的房裏。」

保瑛的房裏的陳設比較的精緻，靠廂方面的壁，面着窗擺着一張比較寬闊的木榻，是預備她和保琇同睡的。榻裏的被褥雖不算華麗，也很雅潔的。靠窗是一張正式的長方形的書檯。叔母告訴她，這張檯原是叔父用着的，因為她來了就換給她用。靠內壁也有一個小玻璃書櫥。書櫥和寢榻中間有一張風琴。這風琴給了保瑛無限的喜歡。書檯的這邊靠着木牆有一張矮藤桌和矮藤椅，藤桌上面放着許多玩具。近木牆門口有一小桌，桌上擺的是茶具。

保瑛和叔母在房裏坐了一會，同喝了幾杯茶，章媽跑進來說保瑛的行李送到了。她的行李是很簡單的——一個大包袱，一個籐箱子。

「瑛姑娘來了麼？」保瑛和叔母坐在廳裏聽見吉叔父問章媽的聲音。

「回到家裏來，第一句就是問我來了沒有，吉叔父怕不是像母親所說的那樣可怕的人。」保瑛尋思着要出來，叔母止住她。叔父也走進廳前來了。

晚餐的時候，一家很歡樂的圍着會客廳的長檯的一端在吃稀飯。地方的習慣，早午兩餐吃飯，晚上餐不論如何有錢的人家都是吃稀飯的。幾色菜也很清淡可口。保瑛想比自己父親家裏就講完得多了。

「歲月真的跑得快。我還在中學時代，瑛兒不是常垂着兩條青鼻涕和一班頑皮的小學生吵嘴麼？你看現在竟長成起來了。」

「啊啦！叔父真會說謊。叔父在中學時代，我也有九歲十歲了，那裏會有青鼻涕不拭乾淨給人看見。」像半透明的白玉般的保瑛的雙頰飽和着鮮美的血，不易給人看的兩列珍珠也給他們看見了。鮮紅的有曲線美的唇映在吉叔父的網膜上比什麼還要美的。

到了晚上，小保瑛很新奇的緊跟着瑛姊要和他一塊睡。他在保瑛的榻上滾了幾滾，很疲倦的睡着了。叔父和叔母也回去歇息了。祇有章媽還在保瑛的房裏自言自語的說個不了。她最先問保瑛來

這裏慣不慣，其次問她要到什麼時候才回婆家去。保瑛最討厭聽的就是有人問她的婆家，因為一提起婆家，像黑奴般的泰安，赤着足，戴着竹笠，赤着身的姿態，就很厭惡的在她眼前幻現出來。幸媽告訴她，吉叔父對我們是正正經經的，臉色很可怕，但對叔母是很甜甜蜜蜜的多說多笑。幸媽又告訴她，他們是很風流的，夜間常發出一種我們女人不該聽的笑聲，最後幸媽告訴她說吉叔父是一個怕老婆的人。

幸媽去後，保瑛暗想吉叔父並不見得是個很可怕的人。他對自己的態度很懇切的，無論如何叔父今天是給了我一個生快感的印象。叔父的臉色說是白晰，甯可說是蒼白，高長的體格，鼻孔門首蓄着純黑的短髭。此種自然的男性的姿態在保瑛看來是最可敬愛的。

「媽！媽！媽！」保瑛給保瑛的狂哭驚醒了。保瑛睡醒時不見他的母親，便狂哭起來。

「瑋弟，姊姊在這裏，不要怕，睡罷，睡罷。」保瑛醒來忙拍着保瑛的肩膀。保瑛只是不理，還是狂哭不止。

「啊，瑋兒要媽媽，要到媽媽床上睡去，去，到媽媽那邊去。」叔父聽見保瑛的哭聲跑了過來。

辮髻微微的鬆亂着，才睡醒來的雙目也微微的紅腫，純白的寢衣，這是睡醒後的美人的特徵。這種嬌媚的姿態由燈光反射投進吉叔父的眼來，他禁不住癡望了保瑛片刻。給叔父這片刻間的注意，保瑛滿臉更紅熱着，低了頭，感着一種不可思議的羞愧。

『叔父，我不上學去了。我祇在家裏，叔父早晚教我讀英文和國文就夠了。』保瑛由學校回來，在途上忽然的對吉叔父說。

『爲什麼？』吉叔父翻首笑問着她。她臉紅紅的低下頭去避他的視線。

『她們——同學們太可惡了。一切刻毒的笑話都敢向我說。』

『什麼笑話呢？』吉叔父還是笑着問。他一面想身體發育比一般的女性快的保瑛，在一年級的小兒女們的羣中是特別會引人注意的。她的美貌更足以引起一班同學們的羨妬。

『你不想學他種的學科，就不上學也使得。』

『數學最討厭。什麼博物，什麼生理，什麼地理，歷史，我都自己會讀。就不讀也罷了。我祇學英文國文兩科就夠了。』

『不錯，女人用不到高深的數學。高等小學的數學儘夠應用的了。』

『……』保瑛想及她們對她的取笑，心裏真氣不過。

『她們怎樣的笑你？』吉叔父還是笑着問。

『叔父聽不得的。』保瑛雙頰發熱的祇回答了一句。過了一刻，『真可惡！說了罷！她們說我讀什麼書，早些回去担鋤頭，担大糞桶的好。』保瑛祇把她們所說的笑話中最平常的告訴了叔父。

她們笑她，她和叔父來也一路的來，回去也一路的回去，就像兩夫婦般的。她們又笑她，學校的副校長和異母妹生了關係的醜聲全縣人都知道了；段教員是個性的本能最銳敏的人，有這樣花般的姪女同住，他肯輕輕的放過麼？副校長和段教員難保不為本教會的雙璧。

保瑛是很潔白的，但她們的取笑句句像對着她近來精神狀態的變化下針砭。她近來每見着叔父就像有一種話非說不可，但終不能不默殺下去；默殺下去後，她的精神愈覺得疲倦無聊，她有時負着瑋弟在門首或菜園中躑躅時，叔父定跑過來看看保瑛。叔父的頭接近她的肩部時，就像有一種很重的壓力把她的全身緊壓着，呼吸也很困難，胸骨也像會碎解的。

二月杪的南方氣候，漸趨暖和了。一天早上，保瑛很早的起來，跑到廚房窗下的菜園中躑躅着吸新鮮空氣。近牆的一根晚桃開了幾枝紅豔的花像對着人作媚笑。保瑛走近前去，伸手想採折幾枝下來。

「採花嗎？」

保瑛忙翻過頭來，看叔父含着雪茄也微笑着走進菜園來了。

「叔父！桃花開了喲！」她再翻轉頭去仰望着桃花。「一，二，三，四，五，六，六枝喲！明後天怕要滿開罷。」

雪茄的香味由她的肩後吹進鼻孔裏來。她給一種重力壓着了，不敢再翻轉頭來看。處女特有的

香氣——才起床時尤更濃厚的處女的香氣，給了他一個奇妙的刺激。

她把低垂着的一枝摘下來了。

『那朵高些兒。』叔父過來替我摘下來。

吉叔父把吸剩的雪茄擲向地下，蹬着足尖，伸長左手探採那一枝桃花。不提防採了一個空，身體向前一閃，忙把右臂圍攬了保瑛的肩膀。他敵不住她的香氣的誘惑，終把她緊緊的抱了一忽。廚房的後門響了。幸媽的頭從裏面伸出來。保瑛急急的離開吉叔父的胸懷，但來不及了。幸媽看見他，和她親暱的狀態，把舌頭一伸，退入廚房裏去了。

『對不住了，保瑛。』吉叔父望着她低着頭急急的進屋裏去。保瑛經叔父這一抱，久鬱積在胸部的悶氣像輕散了許多。

那晚上十二點鐘了。保瑛還沒，有睡，癡坐在案前望洋燈火。叔父在叔母房裏的笑聲是對她的一種敢可厭的誘惑。不知從什麼時候起，這種笑聲竟引起了她的一種無理由的妬意。

『我還是回母親那邊去罷，我在叔父家裏再住不下去了。我再住在這家裏不犯罪就要鬱悶而死了——真的能死還可以，天天給沉重的氣壓包圍着，胸骨像要片片的碎裂，頭腦一天一天的固結；比死還要痛苦。今早上他是有意，我承認他是有意，那麼對他表示同意，共犯罪麼？使不得，這種罪惡是犯不得的。我不要緊，叔父在社會上的名譽是要破產的。走嗎？我此刻捨不得他了。』



自後不再怕叔父的保瑛的腫子，對着叔父像會說話般的——半惱半喜的說話般的。

『有一種怪力——叔父有一種怪力吸着我，不肯放鬆。』保瑛身體內部所起的激烈的搖動的，全部，在這一個簡短的語句中完全的表示出來了。她幾次想這樣的對他說，但終沒有勇氣。她近來對叔父祇有兩種態度：不是紅着臉微笑，就沉默着表示她的內部的不滿和恨意。但這兩種態度在吉叔父眼中只是一種誘惑。

『明年就要回山村去了。』回去和那目不識丁的牧童作伴侶了。我算是和那牧童結了婚的——生下來一週年後和他結了婚的，我是負着有和他繼續家庭的義務了。社會都承認我是他的妻子了。禮教也不許我有不滿的嘆嘆。我敢對現代社會為叛逆者麼？不，不敢……除非我和他離開這野蠻的，黑暗的社會到異域去。『保瑛每念到既聯姻而未成親的丈夫，便感着一種痛苦。』

五

造物像有意的作弄他們。那年秋吉叔父竟賦悼亡。有人說叔母是因流產而死的。又有人說是叔母身體本弱，又因性慾的無節制終至殞命了。眾說紛紛，連住在他們家裏的保瑛也無從知道叔母的死因。

那年冬保瑛回山村的期限到了，段翁因族弟再三的請求，要保瑛再在他家中多住三兩個月替他早晚看顧無母之兒阿瑋。保瑛自叔母死後，幾把叔父的家務全部一手承辦，不想再回山村去了。但

在叔父家裏住愈久，愈覺得章媽可怕，時常要討章媽的歡喜。

冬天的一晚，寒月的光由窗口斜投進保瑛的房裏來。她唱着歌兒把保瑛哄睡了後，癡坐在窗前置窗外的冷月。章媽早睡了，叔父還沒有回來。寂靜而冷的空氣把她包圍得怕起來了，她渴望着叔父早一點回來。

『呃！深夜還有人在唱山歌。』梅嶺的風俗淫蕩，下流社會的青年男女常唱着山歌，踏月尋覓情人。『她們唱些什麼？』保瑛在側耳細聽。

『不怕天寒路遠長，因有情妹掛心腸。妹心不解郎心苦，只在家中不睬郎。』男音。

『行過松林路漸平，送郎時節近三更。花叢應有鴛鴦睡，郎去莫攜紅燭行。』女音。

保瑛癡聽了一會，追憶及兩個月前坐在叔父膝上聽他們唱山歌和叔父評釋給她聽的時候的歡樂，望叔父回來之心愈切。

狗吠了。叔父回來了。保瑛忙跑出來開門。

『阿呀！我自來沒見過叔父醉到這個樣子！』保瑛提着手電燈把酒氣衝人，滿臉通紅的叔父接了進來。

『可愛的，可憐的小鳥兒！』吉叔父把嬌小的保瑛壓抱近自己胸膛上來。他和她攜着手回到書房裏對面坐着默默的不說話。

『完全是夫婦生活了，我和他！』她也在這樣的想。

『完全是夫婦生活了，我和她！』他也在這樣的想。

默坐了半點多鐘，保瑛先破了沉默。

『叔父今晚在什麼地方吃醉了？』

『我們在H市的大學同學開了一個懇親會。雖說是懇親會，實是商議對副校長的態度。因為近來有一班學生要求副校長自動的辭職。我們當教員的當然不能贊許學生的要求。最公平無私，也只能取個中立態度。學生們說副校長不經教會會衆的推選，也不經誰的委任自稱為副校長。學生又說副校長近來私刻名片，揭華校長的頭銜混充校長了。學生們又說副校長是善妾的淫棍，沒有做教徒的資格。學生們又說副校長和異母妹通情，久留在他家裏不放回妹夫家去，害得妹夫向他的老婆宣布離婚。學生們又說副校長借捐款籌辦大學的名，替正校長的美國人聚斂，美國人是一見黃金就滿臉笑容的，所以死也庇護着副校長，默許他在教會中作惡。學生們又說學校能容納這樣道德墮落的校長，學校是全無價值的了；為母校恢復名譽起見，不能不把副校長放逐。可憐的就是，有一般窮學生希望着副校長的栽培——希望着副校長給他的兒子們吃剩的殘羹餘飯給他們吃，死擁護這個不名譽的校長，說副校長就是他們的精神上的父親，攻擊副校長即是破壞他們的母校，罵副校長就和罵他們父親一樣，他們是認副校長做父親的了！』

「你們當教員的決取了什麼態度？」保瑛笑着問。

「還不是望副校長栽培的人多，叫副校長做父親的多！取中立態度的祇有我和K君兩個人。其他都怕副校長會把他們的飯碗弄掉。要顧飯碗就不能把良心除掉。現在社會只管顧着良心是會餓死的！你看副校長的洋樓，吃麵包牛乳，他的生活幾乎趕得上人種上有優越權的白色人的生活了，這全是他不要良心的效果！」吉叔父說後連連的嘆息。

……保瑛祇默默的不說話。

「他們很可惡的還取笑我。他們像知道我們……」

「他們取笑你什麼？」保瑛臉紅紅的望着叔父。

「他們說我是個不耐寂寞的人，這兩三個月來真的守着獨身不是還是個疑問。」吉叔父說了後笑了。

「討厭的他們的什麼話都亂說！」保瑛微笑着斜視吉叔父表示一種媚態。「是的，叔父，辛媽真

可怕喲！她像有什麼重要事要對叔父說。」辛媽說，「瑛姑娘你近來變怪了。為什麼專揀酸的東西吃？」她說了後還作一種謔笑，害得我真難為情。真的，我近來覺得再沒有比酸的東西好吃的。」

「真了麼？我們所疑慮的真了麼？」叔父覺得自己的雙頰及額都發着熱。

「知道真不真！不過那東西過了期還不見來。」保瑛覺着額像在恨叔父太無責任了。

「……」叔父祇嘆了一口氣。

「萬一是真的說話，我這身體如何的處置，叔父！」

「你就回去，快回去和你的丈夫成親罷！」無責任的，卑怯的叔父想把這句話說出來；他怕傷了姪女兒的心，又吞下去了。他祇能默默的。

兩人又沉默了一刻，

「除了這梅城地方外，他處沒有吃飯的地方麼？」保瑛像籌思什麼方法的樣子，很決意的問。

「你為什麼這樣的問？」

「我們三個就離開這個地方不好麼？」

由教會的栽培，造成的師資祇能在教會學校常教師別的學校是不歡迎的了，就像個刑餘之人一樣到外地找飯吃的問題，在卑怯的吉叔父是完全沒有把握。他還是默默的。

六

保瑛回山村去時，正是春花盛開的時候。保瑛回去四五日後就寄了一封信來。她的信裏說，他和她的相愛，照理是很自然而神聖的，不過叔父太卑怯了。她的信裏又說最初她是很恨叔父之太無責任，但回來後很思念叔父，又轉恨而為愛了。他和他的分離完全是因為受了社會習慣的束縛和禮教的制限。她的信裏又說，總之一句話，是她自己不能戰勝性的誘惑了。她的信裏又說從夢裏醒來，想及

自己的身體會生這種結果，至今還自覺驚異。她的信裏又說此世之中，本有人情以外的人情。她和他的關係，由自己想來實在是很正常的戀愛。她的信裏又說，她對他的肉體的貞操雖不能保全，但對他的精神的貞操是永久存在的。她的信裏又說，她回來山村中的第二天的早上，發見那牧童睡在她身傍時，她的五臟六腑差不多要碎裂了。她的信裏又說，她此後時常記着叔父教給她的“*Love in thy family*”，這一句。她的信裏最後說，寄她的愛給瑋弟。

叔父讀了她的信後，覺着她同居時的恐怖和苦惱還沒有離開自己。保瑛雖然怒我，但我談了她一生之罪是萬不能辭的。他同時又悔恨不該在自己的一生涯上遺留一個拭不乾淨的污點。

他重新追想犯罪的一晚。

妻死後兩周月了。他很寂寞的。有一次他看見她身上的衣單，把亡妻的一件皮襖兒改裁給她。那晚上他把那改裁好了的皮襖帶回來。他自妻死後，每天總在外邊吃晚飯。要韋媽睡後才回來。

『你試把他穿上，看合式不合式。』他坐在書房裏的桌前吸着雪茄。

『走不開，瑋弟還沒熟睡下去。』保瑋自母死後每晚晚上祇親着她，假倚着才睡。

『你看，他聽見我們說話又睜開眼睛來了。不行，瑋弟！那裏每晚晚上要摸着人的胸懷才睡的你再來摸，我不和你一塊兒睡了。』

叔父聽見保瑋醒了，走進保瑛房裏來。

『不行嚟！不行嚟！人家脫了外衣要睡了，還跑到人家房裏來。』保瑛笑惱着說。帳沒有垂下，保瑛擁着被半坐半眠的假倚着保瑛，她祇穿一件白色的寢衣，胸口微微的露出。吉叔父癡看了一會，給保瑛趕出書房外去了。

過了半個時辰的沉默。

『睡了麼！』

『睡了，低聲些。』叔父聽見她下床的音響，不一刻她把胸口的鈕兒鈕上，穿着寢衣跑出來了。

『皮襖兒在那裏！快給我穿，冷，真冷。』

她把皮襖穿上後，低着頭自己看了一會然後再解下來。

『叔父，肩脅下的衣扣緊得很，你替我解一解罷。』

吉叔父行近她的身傍，耐人尋味的處女的香氣闖進他的鼻孔裏來。關於皮襖的做工和價值，她不住的尋問。她的一呼一吸的氣息把叔父毒得如癡如醉了。他們終於免不得熱烈的擁抱着接吻。

『像這樣甜蜜的追憶，就使基督復生也免不了犯罪的。』他歎息着對自己說。

自後半年之間，她並無信來。一直到十月初旬才接到她來一封信。

『……叔父，今天我們的紀念日，你忘記了麼？我前去一封信後很盼望叔父有信覆我，但終歸失望了。叔父的不理我或是怕寫給我的信萬一落在他人手裏，則叔父犯罪的證據給人把持着。』

了。如果我所猜的不會錯時，那我就不能不哭——真的不能不哭。叔父的卑怯，我不怕替叔父生  
嬰兒，叔父還怕他人嘲笑麼？我想叔父既然這樣無情的不再理我，那我就算了，我也不再寫信來  
惹叔父的討厭了。不過叔父，你要知道我身體，因為你變化為不尋常的身體了。我因這件事，我的  
眼淚未曾乾過。叔父若不是個良心死絕的人，不來看看我，也該寄一封信來安慰我。我的丈夫和  
婆婆都有點知道我們的秘密，每天的冷譏熱刺實在令人難受。叔父，你須記着我這個月內就要  
臨盆了。我念及此，我寂寞得難耐。我想，我能夠因產難而死——和可憐的嬰兒一同死去，也倒乾  
淨省却許多罪孽。叔父，你試想想，我這腹中的嬰兒作算能生下來，長成後在社會中不受人鄙賤，  
不受人虐待麼？叔父，你要知道我們間的戀愛不算罪惡，對我們間的嬰兒不能盡父母之責才算  
是罪惡。最後我望你有一回來看我，一回就夠了！我不敢對你有奢望了……

——自她生了嬰兒後，氣量狹小的社會對吉叔父發生了一個重大的問題……名教上和教育上的  
重大問題。社會說，如果他真的，有這種不倫的犯罪，不單要把他從教育上趕出去，也要把他從社會趕  
出去。族人們——從來嫉妬他的族人們說，若她和他真的有這種不倫的關係，是要從此地方的習慣，  
把女的裸體縛在柱上一任族人的鞭撻，最後就用錐鑽刺死她；把男的趕出外地去，終身不許他回原  
籍。雖經教會的醫生證明說，妊娠八個月餘就產下來的倒很多，不能硬把這妊娠的期短，就斷定女人  
是犯罪；但是族人還是聲勢洶洶的。



吉叔父看見自己在這地方再站不住了。教會學校有暗示的聽他自動的辭職。他把保瑪托給親戚後；決意應友人的招請，到毛里奇島去當家庭教師。他臨動身，曾到山村的塔後向她和她的嬰兒告別。他和他垂淚接吻時，聽見採樵的少女在山上唱山歌。

『帆底西風塵鬢酸，阿郎分出妹搖船，不怕西風寒透骨，怕郎此去不平安。』

一九二四年八月八日於蕉嶺山中。



現在他把她五年前對他的態度演回給她看了！兩兩比較，她才領略到他五年前寫了這封信來的時候是怎麼樣的悲痛！

論起社會上的名譽和位置，他果然趕不上她的丈夫，所以她就硬着心腸離開他了，但應當流的淚還是一樣的要流，就這一點，她想他該寬恕她的了！

五年前她接到那封信的時候，她在客廳裏的風琴面前站着。送信的那女孩兒交了那封信給她後，望着她拆開那個信封，也望着她展開那封信箋，望着她朱唇微動的讀，也望着她讀完之後伏倚着牆壁咽淚。

「你回去告訴……」她竭力忍着，不願給那送信的女孩子看的熱淚，像有意和她為難，倒益發流得多了。

她忙搖了幾次頭，想把這種追憶打斷，但她不知什麼緣故，今天像沒有這種力量。

「我不該把像片寄回給他。把像片寄回給他，是把他對我的——縷之希望截斷了！所以他恨我到極點了！她略一轉身，歎口氣對自己說。

「但是我能夠帶着他的像片到這家裏來，我不能不把那張像片還他！這是我對我的丈夫，也是對他應做的一件事！她接着又自己辯護。

她從她的女友那邊聽見他接到那張像片——他最得意的作拿坎崙姿勢的像片——的時候，

竟氣哭了。她又從她的女友那邊聽見他把像片後面“*To my future wife, To my loving sister.*”幾個字塗抹掉了。她最後又從她的女友那邊聽見他恨得什麼似的，終於把那張像片燒掉了。

她和她的丈夫同棲了一個多月，她愈覺得對她的丈夫不住。但她的丈夫終沒覺着。她從那時起決意再不想念他了。可是他的魔力很大，他的幻影不時的在她腦中出沒。她的丈夫把她抱着接吻的時候，她禁不住想到和他小學時代在教室內所行的間接交換親吻的方法——她和他在教室裏祇隔着一個座位，常把口裏含過的鉛筆借給他，他接到後也把牠往口裏送，然後交還她，教室裏教師監督着，他們也能夠偷着接吻。——她的丈夫稱讚她像埃及女王 *Cleopatra* 的時候，她又禁不住思念到他曾說她體重，不容易抱起她。她的丈夫愈愛她，她愈覺得對不住她的丈夫，她愈覺得對不住她的丈夫，他的影兒在她的眼前更幻現得厲害。

人人都說是他失敗了，其實他何嘗失敗？

記得有一次他要別她的前晚上，他在整理行裝，她也在他傍邊幫忙，家裏用的老媽子祇站在門前呆呆的望，因為她不會整理，怕弄亂了他的行李。老媽子望倦了，打了幾個呵欠。

『Q先生，我先去睡了，莫要見怪。』

老媽子去後，他舉頭望望她，不期然的她也在偷望他，她臉紅了，她笑了，他也笑了。

『媽媽睡着了麼？』

「媽媽早睡着了！」

「此刻多早了？」

「十一點又三個刮（粵人音譯 Quarter 為刮打，又略稱曰刮）」她看着她腕上的錶說。

「那麼，姊，你也該睡了！」他催她歇息。

「你呢？」她歪着頭笑向他。

「今晚上怕要通宵才整理得清楚。」

「那麼我也陪你。」

「這個如何使得，不怕 M 和我決鬥麼？」他這句話半像對她的復讎，半又像對她的試探。

「你又來了！你看前天他回家去，我曾替他清理行李麼？我曾送他行麼？」她半笑半惱的說。

「未婚的，羞人……」他不是笑着說，是很正經的說。

「你還說麼？」她真動怒了。

「……」他很擔心說過分了，她會跑了去。

「我恨不能把我的心挖出來給你看看！」她把右腕枕着伏在案前，兩個眼睛角上懸着一對黃豆大的水晶珠，把案上的洋燈光反映過來照着他。

他把行李丟開，跑了過來，雙手加在她肩上，低着頭俯瞰着她的圓臉兒的全景——長濃的眉，巨

深的眼，隆直的鼻，兩條紅色小弧線圍着的口，豐腴的桃花的頰，漆黑的前髮半把前額掩着。最後他們的臉遇着了，她允許了給他一個長時間的熱烈的接吻。

『我怕一時難回來，我對你總是不放心的。如果你能夠把最後的表證給我，我就可以安心離開你……』他的聲音顫了。

『望你深信我的心，這最後的表證望你留着罷。今晚上把給了你，日後再把什麼給你看呢？我祇堅守着待你回來……』她反泰然的說。

她和他兩人中間暫時沉默了一刻，到後來她含着兩泡熱淚離開了他的書房。壁上的掛鐘噹的敲了一驚送她出去。

## 二

若在二十年前，在這村裏一班稍為受了點新教育的女孩兒一回到她們家裏，就要給她們家裏的老婦女們——頑固得像我們屋後的幾株結大節瘤的古董松的老婦女們一同化去。她們在教會辦的女學校裏念書時，學校的先生們明明教她們除敬事獨一無二的真神外，不要迷信無謂的鬼神，崇拜無謂的木偶石像；可是她們回到家裏來，偏又跟着她們的母親或祖母到寺廟裏去求籤祈福了。不單迷信，無謂的俗習，腐敗的禮節，她們也能一律代她們的前輩保存。

現在和從前大不相同了，近幾年來的女學生們的思想竟跟着她們的服裝一天一天的變遷起

來了；她們不單不會給頑老的前輩同化去，居然有了抵抗力，能夠漸把腐敗的，非科學的，不經濟的舊習慣改了去。

他和他的關係或許算思想變遷的一種現象！

她和他中間的愛，不單他們兩個都有自信，就連小學教師，西洋宣教師夫人也從旁守着他們倆的年齡和愛一天一天的增加，也很望他們倆的愛能全始全終的。

由她們的家裏到宣教師的住宅祇有三五分鐘的路程，月亮的時候宣教師夫妻一定着人請她和他到他們家裏的騎樓上合唱讚美詩。唱完讚美詩後他們就在樓上鬥棋，宣教師夫人和她做一班，他和宣教師也做一班，常很熱心的在鬥棋分勝負。

有一天月亮的晚上，他們循例的到宣教師家裏去，在這晚上宣教師夫人竟把他們可以成夫妻的充分理由告訴他們了，宣教師夫人舉的好例就是她自己，和宣教師的關係。

宣教師的祖父和宣教師夫人的祖父是同胞的兄弟，論血統關係，他們和宣教師夫妻是一樣的，不過有宣教師是女性生的，他是男性生的之差罷了。恐怕他和她的血統關係宣比教師夫婦的血統關係還要遠些，因為他的祖父是庶出，她的祖父是嫡出的。

那晚上的餘興是夫妻對話劇，宣教師夫婦要他和他學着他們演。

“Oh! my husband! . . . .” 宣教師夫人望着宣教師說。

“Oh! my——”她望着他臉紅紅的不敢說下去。

月亮在他們後面送他們倆回去，他跟在她後面，他們的影兒在地面竟連在一塊。

『他們的家庭真幸福！』

『只恨我們……』

『……生在中國，』他歎了一口氣。他們在朦朧的月色裏默默的行了一刻，他忽然想及什麼似的。

『N姊，難道我們沒有革命的勇氣麼？』

她祇點了一點頭，待要說話時，他們家裏畜的幾匹狗都走出門首狂吠着迎他們了。

他早沒有父母了，她的母親把他當作自己生的看待。她們的家庭是很寂寞的，男性祇有他一個，女性却有三個，她，她的母親和從外邊催進來幫忙的老媽子。此外有一匹貓，兩匹狗，一羣家禽。

梅花落後，田園間的麥苗在和暢的空氣中不時招展，牧場的枯草叢中隨處散見有些青芽了。M！在這時候來訪他們，就在他們家裏做了長留之客——不是的，是他們家庭裏加增一員了。

M！和她是嫡親的姨表兄妹，家在鄰縣，距他們的家有九十多里，黎明動身，轎行到晚六七點時分才得到。M！未來之前先有信來，說他想習點英文，要來和表妹同學，因為他縣裏找不出較良的英文學校。他聽見M！要來和他們一塊兒生活，心裏就有點兒悶悶不樂，但不便形之於色，只好裝着表示歡迎。



的樣子；因為他是認得M的，他知道M來是對他和她兩人間之愛情的一個致命傷！

他不是怕M的姓族比他的大，也不是怕M的門第比他的高，也不是怕M的家財比他的富，也不是怕M的聰明比他的強，也不是怕M的年齡比他的大，也不是怕M的衣服比他的美麗，也不是怕M對她的血統關係比他對她的親密，他所怕的是M和她不同姓！

她在M和他的中間，很像弱國介居二大國之間，真難處了！幸得村人都傳說M是她未來的丈夫，所以M對她常避嫌疑，不大說話，她因此也少受他的埋怨。

他若看見M和她親親密密的說了半刻話，他定要十天不理她，不知要她來解說幾次，陪禮幾回才回轉意來。他的低氣壓，不是她的靈敏的風雨計能夠預測出來的。她明知他的脾氣壞，如性深，可是她對他的戀愛跟着他的低氣壓日益深刻。

有一天是宣教師感冒，英文休課一點鐘，M不同級，庭園的一隅該是他和她兩個站在花前談笑了，他先跑到他們三人平日聚會的地點，料定她一定會跟出來就他。他的低氣壓的臉色像有催眠力，她果然出來了，她沒出來的時候，他盼她來就他，今見她出來了，他又當作沒看見，遠遠的走開。她看見他避她，馬上收了她的笑容，站在一株梧桐樹下，俯首沉思，不時也抬起頭來偷望他，察他的顏色，他們的視線碰着的時候，他又把臉翻了過去。

別的學生都散了，她不忍再開她的低氣壓了，她就近他，把隻腕加在他肩上，把臉湊前去問他，

「你到底為什麼生氣？你生氣也生得太無理由了！」  
「問你自己罷！」他輕推着她的肩膀，像叫她離開他。

「他們要說，我禁得他們麼？」她接着說。

他經她的剖辯，這次的低氣壓期間短縮了許多。

他和M兩人間的戰鬥繼續了兩年，她十九歲，他也十八歲了。最後的勝利在他別她的前一晚上終歸給他了。

### 三

他的日記裏有一節：

「×月××日，這是我再別N姊的一天！」

「人類像 Sandwich——人類是給麵包夾逼着的一塊肉！我是為麵包的緣故要和N姊作別！」

「兩個月前——學校長把出校證書給了我之後——我就想離開村的，N姊，我最愛的N姊，也

最愛我的N姊——她不許我這麼快離開她，她哭着對我說，「你待M回家後去罷！」我的行程竟為

N姊遲了兩個月！

「今早八點多鐘，吃了早飯，他們祇讓N姊一個人伴我行數里山道，往火車站。到車站時，大鐘告訴我再待九分鐘，她的兩針就要成直角，距開車時刻還差一點又三十九分。」

「N姊在休息室裏的一隅暗哭，她太哭得不成樣子了！休息室中的人都望着她，望了她之後又望我，望得我很難為情。」

「今天早上起床得快，儘夠時間梳洗和裝飾。怎麼今天她沒把平日愛戴的，鑲有幾顆淡碧色珠兒的黑褐色壓髮梳兒戴上呢？她祇胡亂的把頭髮鬆鬆的編了根辮子。額前有好些短髮在晨風中拂動。她的口唇也沒有點血在流通，臉色也異常蒼白。」

「她明知我看見她哭了，但她總不把眼淚給我看。她想說什麼似的，沒說出口，便把臉翻了過去，過了一刻又翻過臉來笑向我！」

「我寫給她的信——別她後的幾封信，可以當作我的筆記，都抄在下面：

「這封信是在火車中寫的。N姊！你去之後，等到十點半鐘才開車！」

「我再違你的命令了，我在車中睡不着，取出你給我的那本書來讀，讀了半頁，再讀不下去，我無聊萬分，所以寫了這封信。」

「火車震動得很利害，你看我寫的宇多潦草，我怕你看不明白。我後來想，我所寫的，我所說的，你都不會明白，不會了解，再有人會明白我，了解我麼？」

「N姊！現在我們離開了，不知何時才得會面，我們不要再把我們所熱望的收藏着，祇把反對的來相探試！我已經把胸腹剖開給你看了！N姊！你還在躊躇麼？」

「不時有幾個小山岡在我兩邊走過去，我才曉得火車早過了L平原。L平原是我們倆的紀念地，我竟把她忽略過去了。可惜，真可惜，N姊！你以後還去採雁來紅花麼？採得的時候，望寄我幾枝，採的時候，也望你思念及我！」

「火車現在蜿蜒的在深山道中進行。兩面高岡如飛的向後面退去。」

「隧道在前，我暫停筆。」

「黑暗繼續了十一分鐘。」

「到了F車站了，我忙翻看旅程表，我知道我已離開K村兩百多里了——不是離開K村，是離開你兩百多里了！」

「火車的輪不住的輾轉前進，我的心也跟住他們不住的思念你。火車在F車站休息十分間，我在這十分間思念你更切！」

「可恨的汽笛！可恨的汽笛！她只管催着我遠離你！」

「N姊！我的哀愁，我的苦楚，都跟着離開你的路程成正比例！」

「我頭痛得很，我的腦殼像快要破了，我的心房像快要裂了，我想睡，除了睡再沒有方法。」

「我每枕在你腕上，我就安心睡下去。你以前每天晚上看見我想睡，你不許我睡，你要我睜開眼睛，你說我們快要離開了，有限的光陰不要睡過去了。我沒有聽你的話，我睡了，你就哭了。此刻你若在

這車裏和前晚上一樣的對我說，我一定不會叫你哭，你也一定不會哭！

「K村兩月前早沒有雪了，北地比K村地方高，也比K村的氣候寒，夾線路的兩面高山上的積雪還沒有融解，由車外吹來的小風也很冷。」

「你近這幾晚上說的話像活動影戲，現在又在我腦膜上重演出來了。」

「我早就想哭了，我此刻很想哭了，無奈同車的搭客都守着我，禁止我哭！N姊！你不是說，我們太深進了麼？我們太冒險了麼？我想我們再沒有第二條路走，我們既然深進就要深進到底！我們既然冒險，就要把這冒險事業幹到底！」

「車外下雨了，車窗都給看車的關閉了，我更悶死了！車裏黑得很，我暫把信箋和鉛筆收藏起。」

「到了S市，天也黑了，我這封信由S車站寄的。」

「除寫信寄你之外，我像不會幹別種事了！N姊！我現在旅館的一間很狹窄很寂寞的房子裏，一個人坐着沒事幹，我又想寫信了，你不會說太多寫信討厭的吧？」

「我想不到我會有這樣寂寞的一晚！」

「我還有很要緊的話早就想說，還沒有說，我現在對你說罷！你允許說麼？你不答應，我也可以不說，不過，萬一，萬一，萬一……是真的……我的胸裏，像給什麼填滿了，我不能再寫了！你等我下一

次的信罷！

「這封信和前一封信，你或者會同時收到。」

隔一天的日記裏，還有下面的一篇筆記，說明了是那一天寄給她的信：

「我今天早上要搭小汽船向H城進發，以後我要在那邊和人爭麵包吃了，也要在那邊思慕K村了——有你住在那邊的K村，我思慕得更親切。」

「我昨晚在旅館裏夢見你睡在我腕上，我夢見你伏在我胸上，我夢見……！到後來我又夢見他，我在夢中失望極了，我在夢中哭了。」

「我初想不該寫，也不敢寫，現又覺得想寫的不妨寫。他們有他們的真理，我們有我們的真理。他們要把你屬他，不屬我。這不是以五十步笑百步麼？不是的，竟以百步笑五十步了！N姊！你說我們犯罪麼？我說他們都是猶太的祭司和長者們，他們是胡亂把聖者定罪！N姊！你不要卑怯，你不要灰心！你要忍耐着等我！你不要忘記我！待我把愚昧的義理剷除去，把迂腐社會的束縛解了去！」

四

他在以後的日記裏，還抄上了以下的幾封信：

「我常在H城公園的樹蔭下，追憶我們倆的戀愛史中的最得意的幾段。」

「自他來之後，我恨你對我的態度太尋常。到後來你把不理我的苦衷告訴了我，我又自恨太愚  
鹵了，我又自恨愛你的心趕不上你愛我的了！」

「我上學去，你也上學去，他也上學去，我們三個一同上學去。最初我們三個的學生生活算很平  
和也算幸福。」

「他很愛你，他應當愛你，他自然的愛你。他或也知道我愛你，也知道不是像他一樣的愛你。但他  
不知道我們倆的愛比他對你的愛還要正當，還要自然！」

「不知什麼緣故，從那時起，我很恨他了！」

「我恨他之後，我祇讓他伴你同走，每天我一個人先到學校去，我不和他說話，也不和你說話。你  
看見我不理你，你偏向他多說話來氣我，我恨你不過，我再和他講和，祇不理你！」

「我在這時解剖了你一半了，你一個人跑來和我講和，我知道我戰勝了他了！他是死守舊道的  
先生，他是舊樊籠裏面的囚徒，他那裏知道我們倆的神聖的戀愛！」

「我不放心離開你，我要求你給我個憑據——愛我的憑證，你給了我，你並不遲疑的給了我，以  
後我很安心讓你們並着肩走。」

「接姊來信，令人失望！姊！這是我們倆中間的創作！」

「N姊！你莫卑怯！你莫躊躇！你只管把你的心交付我！我在準備戰鬥了！準備向M宣戰！準備向你的母親宣戰！準備向威族宣戰！準備向社會宣戰！」

「N姊！到了此刻，你不能信賴我，也要盲從我！你不要把無罪弄成有罪！我們可以去家，可以去國！我們祇不願做鴛鴦的妥協者！我們為堅持我們的主義，為圖盡我們的責任，我們什麼都情願犧牲！」

「教會中人的顛倒是非不足以證我們的創作為有罪！一班全無根據，瞎評我們，嫉妒我們的人說的話，不足以證我們的創作為淺薄無聊！他們都是徒潔杯盤外面的偽善者！他們是專為自己隱惡揚善的假道學先生！」

「我信教會！我信真的良好的教會！因為良好的教會一定認我們倆的創作！你本無罪，何用懺悔！應盡之責任不盡，藉懺悔為名，遁入教會！像這種偽善的教會！簡直是養成罪惡的遁逃藪罷了！」

「這種創作，是我們倆的最神聖的，最純潔的事業！慈愛的，良善的教會也！忍心破壞我們倆的神聖的純潔的事業麼？」

「他們要恨惡我們，由他們恨惡，他們要反對我們的結合，由他們反對！我並不因為他們的恨惡和反對而生恐懼！我們要替未來的青年男女——不是的，不獨未來，是現在和未來——倡個先例！我們的結合能成功，不單是我們的再生，也是一班青年男女的幸福！N姊！我們倆的責任很重大，我們要徹底的主張我們所抱的主義！我們若中途放棄我們的責任，使我們倆的創作有功虧一簣之歎！那麼



一班熱烈的青年男女們會誤解戀愛是可以不負責任的東西！他們也要誤解戀愛是稍遇困難就可以消滅的東西！他們也要誤解戀愛是一種無意味的習慣支配的東西！他們也要誤解戀愛是必適合於規矩方圓形式的東西！他們也要誤解戀愛是必先預測其對外界所生的影響如何而後可以成立的東西！他們也要誤解戀愛是必得一班愚衆的同意始能成立的東西！

「N！姊！我寂寞的時候，你是我的安慰。我頹唐的時候，你是我的希望。我黑暗的時候，你是我的光明。我愚昧的時候，你是我的智慧。K！村傳來的消息果真，我這些寶貴的東西都要失掉了。他們也會在嘲笑我了！」

「……我夢見他，我夢見他擁抱着你。我夢見他和你接吻。我又夢見他們來對我說，你已有了未婚夫，未婚夫不是別人，是他！我所恨惡的他！如果這夢兆是真，我可憐我自己，我更可憐你，尤其可憐他！」

他的懷疑終成了事實。不知道他和她的關係的人不消說，個個都贊成欣羨，就連知道他和她的關係的人也因陋就簡，以為這才是善後方法，不然K村中就要發生一種與禮教相抵觸的大罪案！

這時候M和她是村人所羨妬的標的，是村中的 King 和 Queen，祇有他——一個逃罪的囚徒在H城咽淚。

她竟和M在H村的小禮拜堂成了禮，她算懺悔了！她算得救了！可是他呢？

M和她結婚後還接到一封信，像他寫的又不像他寫的：

『M夫人！聽說你做了M家的女王了，早已即位了，我聽見之下，撒憐得很。』

『不知道可以問麼？怕夫人要罵我失禮。不過我很想知道夫人是什麼時候行了加冕式的！我想夫人在未即位之前，和他別後沒有多久，就給性的衝動屈服了，是麼？』

『夫人一個人在沉醉物質的享樂，肉的享樂，把一切應紀念的事都忘掉了。他一個人在無情的人海中為夫人痛哭，夫人有一秒鐘的工夫念及他麼？』

『他因為想始終愛護夫人，才離開夫人到H市去團活。他和夫人堅約了一定回來看夫人。夫人也對他發了誓說一定不會對不住他。他信愛夫人像信愛他的祖門，他像為國出征的軍人一般的很喜歡踴躍的去了。』

『夫人不愛他了，儘可當他是夫人穿破了不堪再穿的靴子，置之不理。何必又像誇示給人看似的帶了他所恨惡的M到車站來呢？這不是一種難堪的諷刺麼？』

『夫人對他的態度雖然冷酷，但他還始終一貫的不忘夫人，因為夫人從前的熱血在他血管中還循環着不容易冷息。』

『他在H市像被水圍着的螞蟻，到這邊去不妥，到那邊去也不妥，總找不着一所安身的地點，每

天只覺得失了一件很重要的東西似的。

滯在H市者兩星期！每天不管天氣熱，流着汗上二三百段的石級到有名的H市公園去的是誰？在園內的棕櫚樹下坐着，從衣袋裏取出張相片流着淚看的是誰？看了之後把相片送到嘴邊去的又是誰？世間像這種癡人很多，不算什麼奇事，不過這也得報告夫人知道……」

五

她的丈夫死後三個月，她聽見他和一位H市的女文藝家L訂了婚約。這個消息給了她一個巨大的失望。

「我不信她會把我的王位占了去！」

他是H市Q病院的院長了。他雖然業醫，但在文藝家的發表，不在醫學家的發表之下。她去年跟M來H市，才發見了他的作品。她把前事忘了似的，不時和M來Q病院看他，他反有些不願意會也了。

「愛情是怎麼一種東西？我今知道了！」他常一人歎息着說。

「院長M夫人又來了。」一個年輕的穿着護婦服裝的帶了一位穿黑衣服的女人進來。

「快九點多鐘了，這麼晚還來做什麼？」看護婦出去後，他把室門關上，走近她，替她除去外衣。兩個人低首站在室隅的火爐前。有一種許久不聞，耐人尋味的香氣不時撲進他鼻孔裏來。兩個人沉默

了許久她才抬起頭來。

『怎的許久不到我家裏來？』

『不得空。』他還是低着頭。

『婚約真的麼？』

『真的。』

『爲什麼不先告訴我？』

『爲愛你的緣故！』

『不能再革命麼？』

『時期不同從前了！』

『血還循環着麼？』

『早冷息了！』他走近案前，從書堆裏取出原稿本一冊交給她。她翻看首頁來讀這篇序文，序文的後五節有一段：

『……本書原稿之抄寫悉出吾之愛友——未婚妻——口之手。且……得伊資助者，亦復不少，特誌之以表謝忱……』她氣得幾乎要把這本原稿撕個粉碎。

再翻內容的一段：

「他對他所愛的說……」

「你還在追懷我們的過去麼？」她讀了一句，微笑着翻過頭來問他。

「請再讀下去。」

「我到日市以後寫了多少信給X夫人，求X夫人要恢復從前對我的愛，因為我的靈魂早給夫人收藏在胸坎裏，離開夫人怕不容易活着……但X夫人祇給了我一封比嚼棉花還要無味的信……」

「他對他所愛的總不說X夫人對他不好，他祇說X夫人從前如何的愛他，如何的看護他，如何的安慰他……」

「你不常犯這種罪！」他所愛的凜然的對他說……他和X夫人的關係，他完全告訴他的所愛了……他所愛的也就恕了他從前的一切罪惡！」

她像死人一般的蒼白，也像死人一般的冰冷。他在醫院門首望着她所乘的手車在黑暗中消滅了。

一九二二，十一，二三夜，羊子山礦山。

· 選自愛之焦點 ·

C 今年六月裏在K市高等學校畢業了。前星期他到了東京，在友人家裏寄寓了兩個星期，準備投考理科大學。現在他考進了大學，此後他就要在東京長住了，很想找一個幽靜清潔的，能够沈心用功的寓所。

歐洲大戰沒有發生之前，在日本的留學生大都比日本學生多錢，很能滿足下宿旅館主人的慾望，所以中國學生想找地方住也比較容易。現在的現象和從前相反了，住館子的留學生十個有九個欠館帳，都比日本學生還要吝嗇了。日本人見錢眼開，對留學生既無所貪，自然不願收容中國人了。並且留學生也有許多不能叫外國人喜歡的惡習慣，更把收容中國人的容積縮小了。中國人隨地吐痰吐口水的惡習慣差不多全世界的人都曉得了。

去年我在上野公園看櫻花，見三四位同胞在一株櫻花樹下的石椅上坐着休息。有一個像患傷風症，用根手指在鼻梁上一按，咕嚕的一響，兩根半青不黃的鼻涕登時由鼻孔裏垂下來，在空氣中像振子一樣的擺來擺去，搖了一會塔的一聲掉在地上。還有一位也像感染了傷風症，把鼻梁夾在拇指和食指之間，呼的一響，順手一擡，他的兩根手指滿塗了鼻涕，他不用紙也不用手中拭乾淨，祇在櫻花

樹上一株櫻樹的運氣倒好，得了些意外的肥料。

我還在一家專收容中國人的館子裏看了一件怪現象。我到那邊是採訪一位同學。那時候同學正在食堂裏吃飯，我便跑到食堂裏去。食堂中擺着幾張大檯，每張檯上面正中放一個大飯桶，每個飯桶裏面有兩個飯挑子。有幾位吝嗇的先生們盛了飯之後，見飯挑子上還滿塗着許多飯，便把飯挑子望口裏送。

還有許多不情願洗澡不情願換衣服的學生，髒得敵不住的時候，使用洗臉盆向廚房要了約一千立方生的蜜達的開水拿回自己房裏，閉着門，由頭到胸，由胸到腹，由腹到腳，把一身的泥垢都擦下來。他們的洗臉帕像飽和着脂肪質黏液，他們的洗臉盆邊滿貯了黑泥漿，隨後他們便把這盆黑泥漿從樓上窗口一潑！坐在樓下窗前的日本學生嚇了一跳，他的書上和臉上濺了幾點黑水，氣惱不過跑去叫館主人上樓來干涉。

有了這許多怪現象，所以日本學生不情願和留學生同館子住。很愛清潔的留學生也受了這班沒有自治能力的敗類的累，到處受人排斥，不分好歹。有一位留學生搬進去，日本學生就全數搬出，所以館子的主人總不敢招納中國人。

(1) 在學校附近問了幾間清潔的館子，都說不收容支那人。他傷心極了，他傷心的理由是館主人不說他一個不好，祇說支那人不好。他的頭腦很冷靜，他不因館主人不好便說日本人全體不好，他祇

說東京人對待留學生刻薄，因為他在K市住了三年，K市的館子和人家都招待他不壞。

C 決意不在學校附近找屋子了，他也不想住館子了。他想要在東京市外的普通民家找一個房子寄居，他近來在市外奔走了幾天，尋覓招租的房子。

C 走了三四天，問了十幾所房子，都沒有成功。有的是不情願租給中國人，有的是房租錢太貴，有的說不能代辦伙食，有的是C自己嫌房子太寬或太窄。到了最後那一天他在東京北郊找到了一所房子。

館主人是個六十多歲的老翁，他的家族共四個人，是他，他的兩個女兒和一個小女孩兒。

「先生原籍是那處地方呢？」C的日本話雖然說得不壞，但館主人的大女兒像知道他是外國人。

「我是留學生。」

「啊！先生是由中華民國來的嗎？」

她翻轉頭來望着站在她後面的約三歲多的小女孩兒，很客氣的說：「貴省是那一省呢？」她再望着C說，她像很知道中國情形似的。

「我是K省人。我來日本住了六七年了，日本的起居飲食我都慣了，這點要望貴主人了解。」C是驚弓之鳥，不待她質問，自己先一氣呵成的說出來，可憐他怕再聽日本人說討厭中國人的話了。



「說那裏話！那一國人不是一樣！這點倒可以不必容氣。可是……等我去問問我的老父親，想沒什麼不可以的。」她站起來跑進去了。那三歲多的小孩兒也帶哭似的叫着「媽媽」跟了進去。

C在門口等了一會，那女人抱着小女孩兒再出來了。「那嗎請先生進來看看房子麼？裏面辦得很先生莫見笑。」C多謝，多謝。C一面除鞋子，一面說他心裏暗自歡喜，他到東京以來算是第一次聽見這樣誠懇的話。

二

館主人姓林，我們以後就叫他林翁罷。日本人的名字本來太贅，什麼「豬之三郎」，「龜之四郎」，「不容易記，還是省點精神好些。」C常聽見林翁叫他的大女兒做瑞兒，大概她的名是瑞兒了。C在他家裏住了一星期，漸次和他們親熱起來。晚飯之後，瑞兒常抱着她的女孩兒過來閒談，C才知道她的名叫瑞枝，她妹的名是珊瑚，她的三歲的女孩兒名叫美蘭。

「美蘭像我們中國女人的名，誰取的名？」

「是嗎！像貴國女人的名，是不是？」她笑着說。她不告訴C誰替她的女兒取名。

林家的房子大小有四間，近門首一間是三鋪席的房子，安置一架縫衣車和幾件粗笨家具。靠三鋪席的房子是一間六鋪席的，她們姊妹就住這房子裏。她們姊妹的房子後面有一間四鋪半的房子，和廚房相聯，是林翁的臥室。租給C的房子也是六鋪的，在後面靠着屋後的庭園，本來是他們的會客

室，清貧的人家沒有許多客來，所以空出來租給外人，月中收回幾塊錢房租。

瑞枝每日在家裏替人縫衣裳，大概裁縫就是她的職業了。林翁的職業是紙細工，隔一天就出去領些紙料回來做紙盆兒，聽說每日也有四五角錢的收入。除了星期日和祭日，C差不多會不見瑞枝。瑞枝每日一早七點多鐘就梳好了頭，穿好了裙，裝扮得像女學生似的，托着一個大包袱出去，要到晚上八九點鐘才得回來，門鈴響時，就聽得見她的很嬌小的聲音說：“Tada-ima!”(Tada-ima 是日本人出外回來對在家人的一種禮詞。)隨後聽見她在房裏換衣裙，隨後聽見她在廚房裏弄飯吃。——她的父親，姊姊和姪女兒先吃了，她回來得遲，祇一個人很寂寞的吃。瑞枝不很躲中國人，對中國人像抱着一種反感，不很和C說話。C以後才聽見瑞枝說。瑞枝是到一家銀行裏當司書生，每日上午八點鐘至下午四點鐘在銀行裏辦事，每月有二十多塊的薪俸。四點鐘以後就到一間夜學校上學，要九點多鐘才得回到家裏，C心裏暗想：「原來如此，她是個勤勉有毅力的女子，所以看不起時常晝寢的我。」

瑞枝雖算不得美人，她態度從容，動止嫺雅，也算一個端麗的女子。看她的年紀約摸有二十五六歲，C幾次想問她又覺得唐突，到此刻還不知她多少歲數。家事全由她一個人主持，她的父親，她的妹妹的收入都全數交給她，由她經理。他們的生活雖然貧苦，但他們的家庭像很平和而且幸福。

瑞枝聞着沒有衣裳裁縫的時候，抱着美蘭坐在門前石砌上，呆呆的凝視天際的飛雲。C祇猜她

是因為沒有衣裳裁縫，減少收入，所以發歎。美蘭是個白晳可愛的女孩兒，她母親說她已滿二週年又三個月了。她的可愛的美態，不因她身上的破舊衣服而損其價值。她學說話了，不過音節還不十分清楚。她還吃奶——她母親說本來可以斷奶，不過斷了奶之後，自己反覺寂寞。她給她的女兒吃奶，算是一種對她的悲哀生活的安慰——吃夠之後，坐在她母親膝上發一種嬌脆而不清白的音調，唱「美麗花沙庫拉……」（口語「櫻」之發音為「沙庫拉」）的歌，唱懶了伏在她母親胸上沉沉的睡下去。

聽說美蘭不會說話時，祇會叫「媽媽」和「嘍」。她叫母親做「媽媽」，肚子餓的時候也叫「媽媽」，「嘍」。是她要大小便時候警告她母親的感動詞。她一叫「嘍」，她的母親怕她的大小便弄髒了衣裙，忙跑過來替她解除裙子。近來她能夠區別大小便了。她用「嘍」——代表小便，要大便時另採用一個「嘍」字。

美蘭不能一刻離開她的母親，像瑞枝一樣的不能離開她。瑞枝要做夜工，美蘭晚間睡醒之後摸不着她的媽媽時，便哭着叫「媽媽」！叫過幾次不見她的母親過來，便連呼「嘍」——了。「嘍」仍不能夠威嚇她的媽媽，她的最後手段便是哭着呼「嘍」——，叫得她母親發笑。

在美蘭家裏住久了，有時也帶美蘭到外邊頑。瑞枝要美蘭叫C做C叔父，美蘭便叫「C昏布」。

瑞枝家裏的經濟程度像不能夠把美蘭養成一個天真爛漫，活潑歡樂的女孩子。美蘭先天的不是神經質的，愛鬱寡歡的小孩子；她的境遇和運命把她造成一個很暗慘的女兒。C 後來聽人說瑞枝年輕時是一個多血質而活潑的女兒；美蘭的生身父也是一個不管將來死活，只圖眼前快樂的享樂主義者；那嗎美蘭的憂鬱性質當然是她的運命和逆境造成的了。

### 三

美蘭近來穿的是一件半新不舊的青色間紫花條的絨布衫，衫腳已經爛穿了幾個孔兒，聽說這件衫還是去年中年節隔鄰住的船長送給她的。還有一二件棉衣聽說是美蘭的生身父的友人的送禮。此外幾件家常穿的衣服都是由瑞枝自己的舊衣改裁的。瑞枝背着美蘭出去，在布衣店前走過的時候，美蘭忙伸出她的小指頭指着華彩的衣服說。

『啊！好看的啊！美蘭的美兒要穿！美兒要穿！』美蘭跟着她的媽媽稱自己做美兒。她拼命的抱着瑞枝的頭不肯放，要瑞枝等着足看那華彩的衣服。

『美蘭的美兒想要！』美蘭帶哭着說。

『媽媽今天沒帶錢，美兒！明天再來買給你。』瑞枝臉紅紅的屈着腰硬把美蘭跌了去。美蘭知道她媽媽又騙她了，在瑞枝背上雙肩不住的亂擺，不願離開那間布衣店，她哭了！美蘭回到家後還在哭，瑞枝抱着她也滴了許多眼淚。

「媽媽那裏來錢？美兒！」

瑞枝祇能夠買三角錢一對的木屐給美蘭穿，小屐的趾絆太窄，擦爛足趾皮，美蘭不願穿。她常拖着她媽媽穿的高木屐到外邊去耍。她看見鄰近小兒們穿的皮鞋，羨慕極了，也哭着叫「C」督布美兒。要那啥噠穿！「鄰近的小兒穿着橡皮鞋走路時噠噠的響，所以美蘭叫橡皮鞋噠噠。」C買了一對給她，帶她到近郊的草場裏頑。美蘭高興極了，穿着「噠噠」在草場上蹦蹦跳跳的亂跑。這是C最初的一次看美蘭歡呼。

鄰近的小孩子們都有父親。每過星期日他們的父親都攜着他們到浴室去洗澡，洗澡之後又買餅菓給他們吃。美蘭站在門首歪着頭，望着幾個小孩子在她面前半跳半跑的口裏咬着糖餅走過去，美蘭祇把一個小指頭伸進口裏去把涎水扶出來。她望着他們跟着他們的父親高聲的歡呼爸爸，禁不住一對眼睛發酸。晚間C由學校回來了，美蘭牽着C的衣角呼爸爸。要C帶她出去買糖餅，急得瑞枝跑過來罵美蘭。

「C叔父喲！不是你的爸爸喲！」

「無父的小女兒！不是的，不認得生身父的小女兒！」賦有傷感性的C幾次要替美蘭流淚了。

瑞枝日間很忙，不能陪着美蘭頑。美蘭寂寞得很，使一個人拖着她母親穿的高木屐偷出去外邊耍。她看見外邊有小孩子聚着遊戲，便笑着走前去，想加進他們的團體。美蘭是不容易笑的，她這時候

的笑是巴結他們，望他們允許她的加入。

附近的小孩子們都鄙薄她，侮辱她，罵她『沒爹仔』，罵她『私生兒』，罵她『雜種』，罵了之後還要打她，她常帶着滿臉的傷痕，哭着回來。總之小孩子們歡喜的時候把她來取笑開心，小孩子們爭鬪的時候，都把她來出氣，她是他們的氣袋。有時候瑞枝買些餅乾給她，她便拿去分送給附近的小孩子們，像弱國到強國去進貢。

『相依為命』要算他們母女了！瑞枝常對C說，假使沒有美蘭，她的生存便無意味了。美蘭有時候從外邊回來，遇瑞枝不在家時，哀哭着尋覓。穿入廚房，跑入茅廂，還不見她媽媽時，便哭得天昏地暗。有時候哭進C的房裏來，『C！督布抱抱！看媽媽去！』所以美蘭不聽她媽媽的說話時，瑞枝便穿着屐去對美蘭說『吵啲喲！』（日人別時用語）

有一天下午五點多鐘時候，C從學校回來了。美蘭拍着手在門前唱歌，

『桃太郎，桃太郎，爸爸買麵包，媽媽做衣裳！』

C心裏想美蘭的媽媽果然不錯，會做衣裳，但『爸爸買麵包』却是個疑問。

『C！督布！C！督布！包包給我！包包給我！』美蘭望見C不唱歌了，跑過來接C手中的書包。

C牽着美蘭的手待要進屋，忽然聽見後面有叮噹叮噹的音響，忙翻轉頭來看，原來是一位巡警。叮噹叮噹響的是他佩的劍。巡查後而還有一位穿西裝的，C一眼就認得他是警察署裏的外務課刑

事。他們看見C都行舉手禮，C也點點頭回了禮。警察在門首叫了一聲，瑞枝忙跑出來。

『對不起！那件事怎麼樣？還打算去麼？』刑事望着瑞枝，把帽脫下來點一點頭。

『……』瑞枝臉紅紅的望一望C，躊躇着C是很自重的走過一跪，把靴子除掉，彎一彎腰，跑進去了。美蘭緊緊的靠着母親的膝，目灼灼的望了刑事又望巡警。巡警用手托托美蘭的下頰，

『可愛的小姐！這就是督學官的小姐麼？這就是先生的小姐麼？小姐快要和爸爸會面了。』

『美兒沒爸爸！』美蘭翻着一對白眼答巡警。

『誰說的？』刑事笑着用手摸着美蘭的頭髮——全灰色的頭髮。

『媽媽說的！』美蘭使高聲的說。刑事和巡警都大笑起來，祇有瑞枝滿臉通紅，低着頭。

『先生有信來麼？』

『沒有。』

『那麼你動身的日期還沒有定，是不是？』

『去不去還沒有定。』瑞枝低聲的說。刑事像知道瑞枝的苦衷，很替她同情，不再纏問，說了一句『多擾了，』帶着那位有機體的機器跑了。

四

星期六晚上，瑞枝叫C過去和她們一同吃飯。一張方二尺的吃飯檯，腳祇有五六寸高，放在她們

姊妹住的六鋪席的房子中間。C 占據了一面，對面坐的是林翁。瑞枝、珊枝分坐林翁的左右。美蘭坐在她媽媽膝上。飯桶放在珊枝旁邊，各人吃的飯向她要。各人面前都擺着一碟中國式的炒雞蛋。半節日本式的火燻魚和一紅木碗醬油豆腐湯。美蘭像不常過着這樣的盛餐，看見炒雞蛋炒一回，指着火燻魚又嚷一會。

珊枝恭恭敬敬的用托盤托着一碗飯送過來給 C。碗裏的是紅豆飯。日本人遇有喜事用赤小豆煮白飯，表示慶祝的意思。

「今天有什麼喜事？我還沒有替貴家慶祝！」C 猜是他們裏頭那一個的生日。

「唔，喲，我們這樣的家庭有什麼慶祝……」林翁把鐵的近視眼鏡取下來，拿張白紙在揉眼睛。他那對老眼不管悲喜愛樂都會流淚。

「不是美蘭生日麼？」C 望着瑞枝問，也希望她的回答。

「美蘭的生日不知要到那一年才有慶祝呢！」瑞枝像對 C 說，又像對自己說。「美兒的生日是很寶貴的，不給人知道的。是不是，美兒？」她低着頭在美蘭頰上接了一個吻。

「去年美蘭的生日美蘭要爸爸買匹鯛魚給美蘭吃，都不可得。這樣冷酷無情的人也可做教育家！」珊枝氣忿忿的沒留心有客在座，不容氣的說出來了。C 不得要領的不敢多說一句了。瑞枝瞞了珊枝一眼。



『是喲！最多偽善的是教育界和宗教界。』

『是的，我的兄弟，我有一位兄弟就住在那邊——F病院的旁邊。今天他的第二個兒子迎親。他知道我們不高興過去湊趣，所以送了些紅豆飯過來。』林翁把頭低下來，注視着碗中的紅豆飯，兩手按在膝蓋上用很嚴謹的態度，把紅豆飯的來歷述給C知道。『她是不肯去的，』林翁指着瑞枝說。『並且有了這個餓鬼跟着，也怕人笑話，更不應該去。珊兒說她姐姐不去她也不去。像我這麼老的人還有興趣跟着他們年輕的開洞房麼？』哈哈！林翁的笑是一種應酬笑，他想把她們姊妹間批評教育家的話頭打斷。（餓鬼是日本鄉下人稱自己兒女的謙詞，像中國的小兒，『小女。』）瑞枝沒有正式的結婚，林家和他們的親戚都當美蘭的存在是一件羞恥的事。因為美蘭沒有父親來承認她。

有一天美蘭抱着一張像片跑到C房裏來，交給C笑着說，

『C！督布看美兒的可愛的臉兒！看美兒的寶貝的臉兒！』像片裏面一個年輕的男子約摸有三十多歲，穿着日本的和服，抱着一個嬰兒。男子像向着人猶笑，嬰兒的像貌一看就曉得她是美蘭。

『美兒這是誰？』C指着那抱美蘭的男子問美蘭。

『爸爸死掉了的爸爸！不愛美兒的爸爸！』美蘭睜圓她的一對小眼兒，用小指頭指着相片中的男子大聲對C說。我後來聽見林翁說——美蘭離開了她母親之後，林翁對我說，瑞枝怕美蘭長大之後會根究沒有父親的原委，所以趁美蘭小的時候就對她說她的父親如何壞，如何不愛美蘭，並騙美

蘭說她的爸爸死了，不使美蘭知道這無情的世界中有美蘭不認識的父親存在！瑞枝是想把「父親」兩個字從美蘭腦中根本的剷除得乾乾淨淨！C時常看見珊枝指着像片教美蘭說「這是美兒的壞爸爸」也常聽見瑞枝對美蘭說「美兒沒有爸爸了喲！美兒的爸爸早死了喲！」

C和珊枝都帶個飯盒子出去，日間不回來吃飯。瑞枝打發他們去後差不多是八九點鐘了，才帶着美蘭陪她的父親吃早飯。她們在家的一天祇吃兩頓。瑞枝對人說是胃弱多吃不消化，所以行二食主義。我想瑞枝一個人雖然胃弱，林翁和美蘭爲什麼也吃兩頓呢？我雖然懷疑，但我不敢坦直的質問。果然不錯，美蘭每天到下午兩三點鐘便叫肚子餓，這時候瑞枝祇買五分錢的燒甜薯，三個人分着吃。星期日和放假日C常在家裏，瑞枝要特別整備午餐給他吃。C很覺過意不去。

瑞枝背着美蘭時，最怕是在玩具店和餅菜店前走過。瑞枝有錢時也揀價錢便宜的買點兒給美蘭。沒有錢時，美蘭在瑞枝背上，緊緊的從後頭看着她母親的臉，要求她母親買給她。瑞枝看見美蘭哭了，便說「美兒想睡了。美兒，睡嗎？美兒睡嗎？」她從背上把美蘭抱過胸前來，唱着哄小孩子睡的歌兒，把街上人的注意敷衍過去。其實美蘭何曾想睡？美蘭想睡時，先有一個暗示，她張開那個像金魚兒的口打幾個呵欠。

美蘭近來常偷出去，跑進鄰近人家的廚房裏討東西吃。裝出一個怪可憐的樣子，看見男人便叫「爸爸！」女人便叫「媽媽！」她當「爸爸」和「媽媽」是乞憐的用語了。

C也曾抱着美蘭到玩具店裏去，買了一匹狗，一匹馬，一輛電車，一個用手指頭一按便會哭的樹膠小人兒給美蘭。祇有一個大木馬要三塊多錢，C沒有能力買給她。美兒祇小指頭指着要，她不敢哭着要求，因為她知道C不是她的媽媽，不是她的……

美蘭睡着的時候夢見那個木馬，閉着眼睛說『馬兒！馬兒！美兒想騎！』醒來的時候也思念那個木馬，要C或她的媽媽帶她去看那匹木馬。有時候笑着向瑞枝，

『媽媽給錢給美兒啲！美兒要買木馬去，媽媽！』

美蘭想買那匹木馬有兩個多月了，還沒有買成功。她曉得絕望了，她不再要求媽媽買給她了，她也不要求C帶她去看了，她祇一個人常跑到那家玩具店去看她心愛的木馬。她蹲在木馬旁邊用小指頭指着木馬和木馬談笑，木馬不理她，她便一個人哈哈的大笑。殘酷無情的玩具店主婦——孤獨的老婦人，滿面秋霜的老婦人，生意不好的時候便跑過來罵美蘭，並趕美蘭離開她的店門首。急得美蘭歪着頭笑向老婦人討饒，連說『媽媽！媽媽！』

五

過了好些日子，聽說美蘭的生日到了。C買了一頂絨帽送給她做紀念。C聽見珊枝在隔壁房裏發牢騷。她說美兒的爸爸像野鴨，這邊生一個蛋，那邊生一個蛋，自己却不負責任。她又說美兒的爸爸有錢祇買塗頭髮的香油，搽面孔的香水，去年美兒生後滿一週年，沒有一件東西買給美兒做紀念。她

又說不單沒有買半點紀念品，連一匹鯛魚（日本人喜慶事時用的食品）都不買給美兒吃。今年瑞枝買了三匹鯛魚替美兒慶祝二週年的誕辰。

美蘭的生日後兩天，下午四點多鐘，C還是和尋常一樣回到林家門首來了。從前見的那個外務課刑事又在門首站着，像和門內的那一位說話。C不見美蘭的影兒，也聽不見她的嬌小的歌聲。美蘭每天總在門首頑的，怎的今天不見出來，莫非病了麼？C行至門首略向刑事招呼了一下，刑事也就向坐在門內垂淚的林翁告辭。刑事臨去時，高聲的像對在屋裏沒出來的瑞枝說，

『不要哭！哭不中用的！各警署都有電報去了，叫他們留心。一時迷了路，決不會失掉的。我回去再替你出張搜索呈請書罷。』

林翁說美蘭一早起來，睡衣還穿在身，拖着她媽媽的屐跑出去，到此刻還不見回來。早飯不回來吃，中飯也不回來吃，他們才着忙起來。因為平日美蘭出去最久亦不過一二個鐘頭就會回來向她母親要奶吃的。今天不知為什麼緣故，迷了道路麼？給人拐帶了去麼？天快黑了，還不見美蘭的影兒！就近的警署和站崗所都去了電報或電話去問，現在既過了半天了，還不見有報告到來，大概是給惡人拐了去了。林翁說了之後痛哭起來。她是個不知生身父為誰的女孩兒，現在又和她的母親生離了，C想到這點，也不知不覺的滴了幾點熱淚。她不是渴望着那匹木馬跑出去，就不回來了麼？C想到沒有買木馬給美蘭，心痛得很，他總以為美蘭的迷失是他害了她。

電火還沒有來，瑞枝姊妹住的六鋪簾房內呈一種灰暗色，房裏的東西什麼也看不清，祇認得見界線不清的淡黑色的輪廓。C在他們房門首走過時，房門的紙屏沒有關，在房中間伏着哭的瑞枝的黑影倒認得清楚，她那沒有氣力的悲咽之音也隱約聽得見。C很傷感，想過來勸慰瑞枝，又無從勸。他回來的時候肚子餓了，現在給這件意外的事一嚇，肚倒不覺餓了。

電火上了，差一刻就快到七點半鐘了，還不見警察的消息到來。林翁的家裏像滿積着冰塊，有一種冷氣襲人。瑞枝聽見鄰家小孩子的哭聲，重新慟哭。

八點多鐘瑞枝回來了。平日這時候林翁家裏最為鬧熱，今晚上卻異常沈寂。C心裏想，像這樣的狀態若繼續下去，不單說林翁父女住不下去，就連C也覺得悲哀！

九點半鐘了，來了一位巡警，說T署留着一個迷失道路的女孩兒，約三四歲，要林翁家人去認，不是美蘭。瑞枝在房裏聽見，忙跳出來，跑向T署那邊去。過了半點多鐘，瑞枝惹氣銷沈的一個人回來，那裏見美蘭的影子！

過了十二點鐘了，還不見警署有消息來，瑞枝知道絕望了。她再沒眼淚流，祇覺得腦殼像破碎了，昏昏的睡在房裏的一角。

昨晚上愛兒睡在自己懷裏，今晚上祇一個人。瑞枝像看見美蘭站在她枕畔對她說，「媽媽！你為什麼不把我抱着！你為什麼不緊緊的把我抱着！媽媽！我每晚上睡醒時的哀哭是要

你緊緊的把我抱着媽媽！爲什麼罵我？爲什麼你禁止我哭？媽媽！我以後不再在你面前哭了！媽媽！快抱着我！緊緊的抱着我！媽媽！瑞枝伸出兩手緊緊的把美蘭抱着，忙睜開眼看時，那裏見美蘭的影兒？抱在胸懷裏的是一件秋羅薄被——美蘭專用的秋羅薄被！旁邊的一個小花枕兒也像等她的小主人不回來，等困倦了，歪倒在一邊。

「美兒！你今晚上睡在什麼地方？你在哭着叫媽媽麼？你睡着麼？你醒了麼？你睜開眼睛在尋覓媽媽麼？你在哭着呼『噤——』和『啞——』麼？」瑞枝腦中循環不息的都是這幾條疑問——不再見美蘭，不能得正確解答的疑問。

望見衣架上掛着幾套美蘭的小衣裳，瑞枝便想到美蘭身上穿的是一件破爛的睡衣。「你要去也得穿件整齊的衣服出去，美兒！你穿着那樣舊爛的睡衣出去，人家更要欺侮你！美兒！美兒！沒良心的爸爸虐待了你？命鄙的媽媽累了你！」

瑞枝房裏幾個玩具小馬兒，小犬兒，橡膠小人兒，不見美蘭來和她們頑，也在蓆上東倒西歪的向着瑞枝說，

「小姐病了麼？怎的不見來和我們頑呢？我們等得要哭了！我們等得心焦了！小姐！小姐！你快來安慰我們呀！」

瑞枝看美蘭站在一個渺無涯際，蕭條的曠野，像離羣的羔羊，不知歸路，一個人哀哀的哭，不見有

一個同情的人來看她，瑞枝又看見一個像夜叉的惡狠狠的人拖着美蘭的手，強逼着美蘭跟他去，美蘭在後面狂哭着拚命的抵抗。瑞枝又看見那惡狠狠的人用手按着美蘭的口，禁止她哭。瑞枝又看見那惡狠狠的人把美蘭釘進一個木箱裏面去。瑞枝又看見那惡狠狠的人和一個狡猾的老婦人在那邊爭論身價；美蘭很瘦弱的，臉色也不像從前紅潤，站在那惡人身邊用她的枯瘦的小手揩眼淚。瑞枝又看見美蘭一刻間就長了七八歲了，滿臉黑灰的在一間很黑暗的廚房裏炊火。瑞枝又看見許多兒童一齊跑過來打美蘭，把美蘭撞得滿臉的傷痕，搥得週身的黑腫。

鄰近有許多小女兒，有比美蘭大的，有比美蘭小的，穿的衣服也有像美蘭的，這種種比較都能叫瑞枝慟哭。瑞枝現在祇望美蘭的死耗，不願美蘭離開她活着！

一天，兩天，一星期，兩星期，三星期，一個月，兩個月，三個月，半年，一年，還不見美蘭回來，也不聽見美蘭的死耗。瑞枝哭着說，祇要人能夠去的地方，不論地下天上，她如果知道美蘭的死所，她一定把屍骨抱回來！

瑞枝的心房經兩次的痛擊早破碎了，聽見瑞枝哭美蘭時，便後悔不該沒有把那個大木馬買給美蘭。

一九二二，五十五，於東京巢鴨。

## 約檀河之水

(The Water of Jordan River)

他除了頭上的一條毛中，和腰間的一條短褲之外，要算是一絲不掛。不單是他，在沙汀上坐的，站的，走的一羣學生，個個都像他一樣的裝扮。所差異的，不過毛中和短褲的顏色。

他側身倒在沙汀上，因為太陽正在鉛直線上，不准他睜開眼睛仰望天空。汀上的砂熱得要燦人。但他才從海水裏爬出來，倒不覺得砂熱得厲害。從砂裏面發出一種陽炎 (Cushnie)，像流動的玻璃，又像會振動的白雲，閃得他頭昏目眩。他只得再坐起來。

他左側方面的一羣學生，都三三兩兩聚起來談笑。祇有他一個不開口，好像正在思索學校的微積分難題似的。他祇望着岸前幾塊被水蝕作用侵毀了的礁岩，和對面的天涯海角。天空沒有一片雲；若不是遠遠望見一條黛色山脈線，和天空海角間幾點滿厚南風向北行的白帆，他真分不出水天界線來。

他一個人癡坐在沙汀上，並不是為別的事，不過他此時望見灣內碇泊着一隻小汽輪——那煙突還微微吐出黑煙來的小汽輪——他便聯想到他的家裏。思念到家裏，良心即刻跑出來責備他，罵他不應當為一個女子——並且不是真心愛他的女子——不回家；不應當父親死了兩年，還沒有回



家去看一看。

他夢見他父親墳前的草有丈多高，沒有人薅除，站在墳前，望不見那塊用很粗糙的石英粗面岩做的，上面鑿有『故○○公之墓』七個隸體字的墓碑。他夢見他族人罵他不懂古禮孝道，父親死了兩年多，還不做道場超度，忍心看父親的幽魂在陰司受罪。

良心責備得他很厲害，逼得他二年來沒有一晚不發惡夢，沒有一晚得安睡。但沒有神的良心總靠不住！他精神渙散，神經中心點疲倦，良心沒有表現的時候，他還是思念那女子時候多，思念他的死父時候少。

他受了良心的苛責，近來又新嘗失戀的痛苦，所以他亡魂失魄似的跑到這海濱來。他到這有名的海水浴場，已經一個多禮拜了，他的精神還沒找得集中的地點，他的靈魂也還沒有落着。

他犯罪！他的確犯了罪！他不明白悔罪的方法，所以他只管把責任推給社會，他祇說他犯的罪是社會叫他做的。他不知他是一個罪人。他祇知他身體疲勞，靈魂軟弱，境遇險惡。他祇說他是一個可憐人。

他實在也可憐！他是苦海中激浪狂潮裏的一根浮萍，東飄西泊。他覺得這茫茫苦海雖然寬廣，祇少了一塊能使他安身立命的地點。因為他是淡水植物，漂流到這苦海裏，冷浸浸的氫鹼鹽水，不能養活他。他的形骸沒有寄託地方，還不要緊，只有他胸坎裏的心——淒涼寂寞到十二分的心，好像找不

出安慰他（心）撫愛他（心）的人，始終不能安靜似的。

二

他沒聽過他母親唱哄小孩子睡覺的歌兒。他夢中哭的時候，也沒聽過『孩兒呀！你不要哭了！你不要驚怕！媽媽坐在你傍邊看護你，你安心睡覺！』這些話。但他也不希罕這些話。因為他沒有受過慈母的撫愛，不明白這些話的真價。可憐他才生下來，他的母親就離開了他！

前年他在日本南邊海島上一家客棧裏，接了他爹的痛報，哭倦了，睡在一間小房子裏，半夜醒來，思念到他以後再沒資格寫『父親大人膝下敬稟者……』幾個字的信札公式，他沒眼淚再流，他祇覺得像飲了許多硫酸硝酸等強水，五臟六腑都焦爛了。他爹一死，他的心像在大海上驚濤駭浪裏，失了指南針的輪船，飄來飄去，不知進退。

他未嘗沒有朋友，他也有幾位沉沉然不關痛癢的朋友。——要向他借書籍，借金錢，或有什麼事要向他商量的時候，才去探望他的朋友。——索性說明白些，他們或許把他當做朋友，他卻不把他們當做朋友。他不是不知道他們不是他的真朋友，不是真心探望他，但他還是很歡迎他們。因為他寂寞到極點了！

他寂寞到萬分的時候，聽見她的幾句安慰話，真像行大沙漠中，發見了清泉。他時時對他亡父的遺像，和生前寄給他的書信咽淚，祇有她一個人知道，也祇有她一個人能夠安慰他，揩乾他的眼淚。她

實在是由苦境裏救出他來的安琪兒。他也像愛安琪兒一樣的愛她。他自信終身決不會忘記她，怎料她後日竟離開了他，辜負了他……

不論行到砂汀上，或回來客棧裏，他晝也偏着頭想她的事，夜也偏着頭想她的事。沒奈何的時候，還是取出她從前寫給他的信——可憐他沒有把這些燒毀，還當做一種情書珍藏着——來咀嚙。並且倒在席上，追索他和她沒分手以前他對他的好處。他讀到她信裏的，「我願做你的金錶兒，你得時時刻刻默着她（金錶兒）我願做你的金指環，你得天天帶在指頭上。」他也曾跳起來恨恨的罵道：「果然是沒有思想的女孩兒！什麼東西不可拿來比喻！總離不了燦燦的黃金！」但他再讀到「太平洋也有乾涸的時候，地球也有破碎的日子，只有我對你的愛情，是天長地久的！」他又不禁淚眼婆娑的自言自語道：「她對我的愛情實在不壞！她是一個天真爛漫的女孩兒！她不懂好壞，所以給人騙了！」他那早要滾下來的淚珠兒，此時也再止不住了！

他真癡到極點了！他再翻開舊時的日記，把他和她的戀愛史，從頭再溫習一番。

前年的今天他住在她家裏，差不多要半年了。他記得初到她家裏的氣候，是寒風凜烈，雨雪霏霏。早晨替他送火到房裏來的是她，替他開紙屏和窗扉的也是她，替他收拾鋪蓋的是她，送茶飯給他吃的也是她，替他打掃房間的是她，替他整理書籍的也是她，她的媽祇管理廚房的事，她的妹妹只喜歡淘氣，不會幫忙。

他們兩個既然接觸得這樣親密，他們中間的戀愛自由花，沒半年功夫，也就由萌芽時代到成熟時代了。他們相愛的熱度，達到了沸騰點，不過還沒有行為的表現。但他們彼此都很有表現行為的機會。彼此都滿貯了電氣量，一有機會，就要放電。他們中間尋常空氣早都沒有了，祇有電子飛來飛去！

三

有一天晚飯後，他從市裏買書回來，還沒有到家裏，突然下了一陣驟雨。他沒帶傘，只好默默的站在一家店簷下避雨。在他面前來往經過了無數的人，有帶雨傘的，有穿雨衣的，有乘人力車的，有乘馬車的，有乘汽車的。汽車前頭兩道很亮的白電光，使他看見空中的雨絲更下得大了。

「韋先生！沒帶傘？我的傘是小點兒，總比沒有好。我們同走嗎？」她一手撐一把傘，一手抱一個包袱，好像也是從市裏買什麼東西回來似的，笑吟吟的跑到他面前，他也望她笑了一笑，「多謝了！你是救苦救難的觀世音菩薩！」

「是嗎！你從來都沒好話說的，討厭的……那麼我一個人回去。你淋濕一身，與我什麼相干！」

「芳妹兒！饒我這一回。」他從她手裏奪過那柄雨傘，一手搭在她肩膀上，有聲叫她湊近些同走。

「誰是你的妹兒！羞也不羞！快放下你的手！這樣勾搭着，誰走得動？」

「傘不夠大，我們應當湊近些。」

「前面來的人注意我們呢！」她湊近他的耳朵，低聲的說。

她一呼一吸吹到他的鼻孔裏，好像弱醇性的酵母。他感受了她微微的呼吸，覺得全身發了醇似的，脹熱起來。

他們轉了幾個灣，過了幾條街道，到了一條比較僻靜的路上。雨絲也漸漸疎了。他再也忍耐不住，他不能前進了。

『做什麼發什麼歎？』她推了他一下，叫他向前走。他此刻學她的樣子湊近她的耳朵笑着說了幾句話。她不禁失聲笑了，搖頭抵嘴的說道：

『不行不行！媽在家裏望我呢！』

『不要緊！不到半點鐘。芳妹你依了我罷……』

『我就跟你去，可是要快些。』她像有什麼信他不過的，躊躇了一會，才表示決意的態度。

『是的，是的，但有一句要求你的話，到裏面去切不要辜負先生辜負先生的叫，還是叫我哥哥好聽些。』

『我就依了你罷！』她不禁伏在他的肩上笑了一笑。

.....

從此後他喜歡聽她唱『來！我愛來！我愛你不要管我的膀兒酸！我只望你安心睡！』她唱得很淒

切。他常常聽了就下淚。

他和她如膠似漆的，做了兩個月有實無名的一對小夫妻！

#### 四

涼秋九月，他和同級學生要跟學校教授到鑛山裏實習兩個月。他此時真嘗到了別離滋味。他在鑛山工場寄宿所，每天晚上不寫封信也要寄張明信片給她。她天天也有信來——可憐祇繼續得一個星期——說些孩子話，叫他開心。

她信裏說，他為什麼把她的靈塊帶了去，若不然，她為什麼晚晚夢見他和他在鑛山裏相會。她信裏又說，她情願纏一塊白頭巾兒，到鑛山工場裏當選鑛的女工去，得天天和他相見。她信裏又說，他走了才兩三天，她為他哭了好幾次了。她信裏又說，留級一年不要緊，他今年不實習也罷了，早些回來看她，安慰她才正經。她信裏又說，她近來很想唱『來！我愛！』的歌引他哭。他哭了之後，她好替他揩眼淚。最後她還說，她很望她能夠快做他的兒子的母親。並且問他同意不同意。

他每得她來的信，至少要重讀十幾遍。讀了之後，不是哭就是笑。哭夠了，笑夠了，才得安睡。

可惜他對他的親和力，——在書信裏表現的親和力，——像得了負的加速度，漸漸的弱下來了。她離開了他一星期後寄給他的信：

『韋先生！我不知道叫你什麼，才能表示我的愛！所以我信裏還是用平時對你的稱呼。你答

應我叫你親愛的韋郎麼？我也幾回想寫這可寶貴的稱呼。但我到底還沒有這個勇氣。我也不明白什麼緣故，其實寫也不要緊，是不是？

「韋先生！你不覺得你在那邊昨天晚上沒夢見麼？昨晚我夢見睡在你胸懷裏，你向我說了許多甜蜜蜜的話。我恨了，在你肩膀上捏了一下，你在那邊不覺得臂痛麼？」

「我在夢中不知不覺的把那晚上——下雨的那晚上，我們的生涯中最要緊的那晚上——罵你的話：『討厭的韋先生！不行不行！怎的沒有那樣隨便！』說出來了。媽媽睡在我旁邊，聽見了，叫醒了，我罵我不要臉，不識羞。韋先生！你當真不回來麼？那麼我真不知到什麼時候才得安睡……」

她第二星期的信：

……我想告訴你，我又不能告訴你。不是我不願告訴你，我實在不好意思告訴你。韋先生！我真不好意思。我寫到這裏，我還一面發熱呢！我和你還有什麼客氣對你說也不要緊——不要緊，實在應當告訴你的。這不好意思的事，你也得分擔一半責任——對你說了罷。可是我還覺得很羞人似的。怎麼說法呢？怎麼開口說呢？韋先生！我想到這件不好意思的事——別人或者要說醜事。不要說別人，恐怕媽媽也是這般想——不知是傷心，還是歡喜過度，我的眼淚就像自來水泉，流個不住。有時還要痛哭——我此刻正在流淚。韋先生！你可知道——一直哭到半夜。哭

倦了才睡下去。前時我也對你說過，我很盼望我們倆的戀愛能毅早日結果。但我現在又覺得她（戀愛花）不結果也罷了！因為媽媽天天罵我不該吃怪酸的乾梅子……」她這封信明明疑他沒有能力負責任。並且微微的露出她有點後悔。

## 五

她寫了前一封信之後，七八天沒有信寄給他。他在鑛山裏每天做工回來，就問寄宿所的婢女，R市可有信來？一連幾天都回說沒有。他急了。他有點擔心。因為他一半是真的思念她心切，一半是他對名譽的卑怯心發出來的。他怕她信裏說的不好意思的事鬧出來，他在留學生社會中的信用，馬上要陷於破產的悲運。到第十天才接到她一封信：

『你真惱了麼？你不能恕我麼？我許久沒有信寄給你，也有個理由。我說給你聽，你聽了之後，一定恕我的。因為我是你最愛的人裏面的一個。——錯了，不是這樣說。要說我是你獨一無二的愛人！』

『姨媽來了。她老遠的由東京跑來看我媽，和我，和妹妹。她是我從前對你說過，在東京開一家很大的旅館的姨媽。她沒有兒女，我小的時候，她要媽媽把我給她做養女，媽媽不答應，她就好幾年沒來往了。這次還是媽媽叫她來的，她說下星期帶我到東京看熱鬧去；半個月就送我回來。我起初不情願，因為我捨不得你。但我沒到過東京；我又很想去看看。我想你還要一個月多月才得



回來，所以我後來又答應了她。我去祇要半個月，你不要心焦，恐怕我還比你先回來市呢！

『我因為姨媽來了，天天不得空，要陪她到各處去耍。我昨天陪她到你學校裏看植物園的花，和運動場。我還把你的實驗教室指給她看。但我看她不像我一樣的喜歡。見你的實驗室。』

『這是我好幾天沒有信寄給你的理由。你不能怨我麼？那麼我要發憤的——我說錯了，我拚命愛的韋先生！你若不原諒我，我是要哭的……』

她這封信裏表示的親密話，比從前幾封不自然得多了，也不及從前的天真爛漫了。

再過幾天他又接到她一封信：

『我今天搭急行車和姨媽上東京去。我今天帶的壓髮花兒，是你買給我的。我穿的金碧色夾紬衣和紫紅裙，也是你做給我的。我穿的靴兒，也是我去年生日你買給我做禮物的。我一身穿帶你的東西上東京去，是因為紀念你的。』

『你的小像片，我貼身放在胸前，不給媽和姨媽曉得。你和我共照的大張像片，我用我的襯衣包着，疊在小衣箱裏，也不給媽和姨媽看見。韋先生——我臨去我要叫你一聲親愛的韋郎！你要知道一天不對你的影子，我心上過不去！』

『這封信我昨晚半夜起來寫好的，打算今早偷偷的投在停車場前郵筒裏。我寫到這裏，鐘敲了三下。天快亮了，我便停了筆。我只在信箋上接了幾個吻寄給你！』

她對他不是絕無留戀，不過好像受了一種壓逼。她的錯處，就是借受一種家族壓逼做口實，離開了他，成了他和他的罪惡！

他陸陸續續還接到幾張她在長途火車裏寫的，安慰他的明信片。但他的悲痛，卻和她的安慰話成反比例。

## 六

他實習將要完的時候，接到她由東京來的一封信：

「韋郎！你差不多要回K市了罷。姨媽不願意我再回K市。我想到我以後不能再替你收拾房子，整理書籍，我就下淚。」

「韋郎！我希望你不要多思念我。你的責任很重，你將來回國去做的事業，也很大。不要為我一個女子——不值什麼的外國女子——犧牲了你的前程。我總望你還是照舊的用功——像我還在你的肩膀的時候一樣的用功——這是我對你的一個最後要求。也是你對我的——一個最後安慰！」

「我以後雖不能伺候你，但我的心的振動數和你的相同。你切莫悲傷。你若悲傷，我的心也跟著你的心跳動，響應起來，共同振動，一直振到破碎！你若歡喜，我的心也和你共鳴！」

「我好久不讀你的信了。我想是媽不把你的信寄來給我。我望你也不必寄信到這裏來。我

在這裏再沒有自由讀你的信了！我們只好等再會的日子！夢想罷！沒有再會的希望了罷！

「韋郎！我寂寞得怕起來了！姨媽介紹一位住在她旅館裏的大學生和我來往。他常常請我同乘汽車到帝國劇場去。我前天看的演劇，是託爾斯泰的「復活」。我才想起我身上有一樁事，很放心不下！」

「我下個月也不能再往東京了。韋郎！你應當知道我要到鄉下一個女醫家裏替你受罪。這是媽叫姨媽託她（女醫）的。我總望有機會，把你那塊託給我的結晶體交回你，不過我恐怕到那時我完全沒得勇氣，由不得我自己做主！」

「韋郎！韋郎！我們在這人間，雖沒有再會的機會，將來無論上天下地，我和你一定有相會的日子！」

他回到她家裏，住了一個星期，就搬了出來，並不是她的媽待他不像從前，他實在再住不下了。因為她每天替他開閉的紙屏，拂拭的棹椅，收拾的書籍，和她鑄給他的書夾子，並繡的一個承肘小蒲團，沒有一件不是催淚符。他還有一枝她平日喜歡吹的西洋玲瓏笛。他常常取出來看。那枝玲瓏笛好像對他說：「她怎的許久不來看我了！不來和我親吻了！把我擱在這樣冷靜的地方！她應當早些回來，拭去我一身的塵垢！」

他描想到這點，他眼裏一顆一顆的淚珠，滴在這枝曾經她無數接吻的玲瓏笛上！

以上是她和他的過去戀愛史。他在海岸一天至少要溫習幾回。他並不是沒有清醒的時候，他有時也會說：『我那破碎的心再沒有恢復的希望麼？我醉眠狀態中的靈魂什麼時候才得醒呢？她真的把我的運命踐踏了，我的前途毀壞了麼？為什麼她的影兒，總不離開我的神經中心點呢？』

他還是昏迷的日子多。他實在禁不得思念她。不單思念她，還思念她信裏說的他們中間的結晶體。這是他良心上的不安，他犯了罪！

七

快晴了十幾天。太陽沒有一天不把華氏寒暑表蒸熱到九十餘度。今天她（太陽）癩了，不見出來。但天氣還是一樣的酷熱，還要蒸鬱。傍晚的時候，海風比平日吹得厲害，天空漸黑漸罩下來。

他在房裏，把窗門打開。燒了一柱線香，把嗚嗚的一羣蚊蚋趕了出去。但飛蛾和水蜂卻不怕香煙，一陣一陣奔進來，繞着電燈飛來飛去。他悶悶的坐在案前電光下，取了一張由東京寄來的新聞，想要讀，又擱下了。

『韋先生！有信，是掛號信。』館主人的小女兒，跑上樓來，跪在房門口，打開紙屏，把信送進來。

封面的字雖然歪斜潦草，但他還認得是她的筆跡。那時候，他像感受了電氣，全身麻木。又像從頭上澆了一盆冷水，全身打抖。他想馬上拆開來讀，好知道她近來的消息，恐怕再遲一刻，那封信要飛了。

去似的。可憐他雙手沒有半點氣力，去開拆信封，雙目也閃眩得厲害，再認不清白封面的字。他只覺得封面上『市工科大學校採礦科』……幾個字在他眼前，動搖不定。

她這封信，是由學校轉寄給他的。她信裏告訴他，她在東京市外一個小村落裏過了半年農村生活了。看護她的女醫，是一位基督教徒，為人很慈和，很懇切，常常安慰她。每星期帶她到村中一個小禮拜堂裏去聽說教。她又告訴他，她聽了說教，讀了聖經，才曉得自己是一個犯了罪的女子。她愛他，不算罪；她讀到聖徒保羅寄羅馬教會書第七章第三節，她才知罪。她又告訴他，她近來認識了一個人——能夠代人類擔負一切罪惡的人。祇要我們相信他……她負擔不起的罪惡，她都交託那個人擔負了。她又告訴他，她望他——不單望他，並且勸他——也跟那個人走的那條路，走好打算將來在清虛上界的會合。她最後告訴他，她前月輕了身。女醫說嬰孩在母體中，受悲痛的刺激過度，不能發育，生下來三天，就在禮拜堂後基地下長眠了。

『禮拜堂！禮拜堂！』他讀完了她的信，癡坐了一會，只說出這『禮拜堂』三個字。外邊風吹得更厲害，窗外松濤，像要奔進他房裏來。忽然一陣又悲壯，又慈和的歌聲，跟窗外松風，吹進他的耳鼓。他知道這海岸也有一個小禮拜堂，正在松林後面過了一刻，他又聽見『鐘鏗鏗』的鐘聲。他望着柱上掛的壁曆，他才知道今天是禮拜日！

他心煩意亂，很不安似的。他再也坐不住了。他趕下樓來，急急的往松林裏奔。松林裏一片黑暗，仲

手看不見五指。只有一道燈光從禮拜堂射進來，照着他向光的那條路走。他並不回顧，他只向禮拜堂前奔。不知道他的，要說他是發狂！

他站在禮拜堂門口，不敢進去。他實在不好意思進去。因為他還疑心，他的罪，那個人未必肯代他負擔。他只默默的站在門口聽裏面的歌聲，更加嘹亮，一字一句，都聽得很清楚。

『救……主……離加利利，

到……約……檀河。

不……遠……路長百里，

其……志……維何？』

他不知不覺地跑進禮拜堂裏面去了。他才進去，外邊就淅淅瀝瀝的下起雨來。他没聽見雨聲，他只留心聽唱的歌最後那一節：

『信……賴……救主慈愛，

卸……卸罪惡重荷！』

他信了那個人！——能夠代我們負擔罪惡的那個人！——那人拭乾了他的眼淚。那人告訴他，上帝赦免了他從前一切罪過。他從禮拜堂回來那晚上，他的亡父跑來對他說，他（父）赦了他（子）的罪。她也跑去對他說，她恕了他。並且要他也和她一樣的恕她。因為上帝尚且赦免我們的罪惡，我們

人類那有彼此不能寬恕的道理？  
祇要我們能悔罪，能改過！

· 張寶平選集 · 一八八

一九二〇年六月中旬

· 選自雪的除夕 ·

